

中國西部科學院

特刊

第一號

四川省

雷馬峨屏調查記

常隆慶 施懷仁 俞德浚

181

中國西部科學院雷馬峨屏考察團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仲
驥
教
授
指
正
學生俞德浚敬贈

雷馬峨屏調查記

中國西部科學院雷馬峨屏考察團報告書

著者 常隆慶 施懷仁 俞德浚

出版者 中國西部科學院
四川重慶北碚里

印刷者 大學出版社
北平大石作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雷馬峨屏調查記

PDC

雷 馬 峨 屏 調 查 記

目 錄

緣起	1
第一章 旅程紀要	5
第二章 地理	
(一) 疆域	25
(二) 山脈 萬石坪山,大風頂山,烏拋山,八溪山	26
(三) 河流 金沙江,大渡河,官料河,馬邊河,沐川河,龍溪河, 西寧河,西蘇角河,美姑河,西溪河	27
(四) 交通 叙府至雷波,峨邊至馬邊,雷波至馬邊,雷建通 道	31
(五) 氣候 溫度,雨量	33
第三章 獮獮	
(一) 種類 黑夷,娃子,白夷	38
(二) 生活 裝飾,飲食,房屋,交通,職業喜慶,疾病	44
(三) 語言文字及曆法	55
(四) 社會組織 家族社會,人與人的關係,家與家的關係, 武備	57
(五) 夷族分佈 附夷族調查表	63
(甲) 大涼山各支夷人統計表	
(乙) 大小涼山各地獮夷戶口調查表	
(丙) 阿着阿洛各支夷人調查表	
(丁) 甘蒲田十二支夷人調查表	

(戊) 雷昭所屬大小涼山各支夷人調查表

(己) 雷波所屬小涼山熟夷調查表

(庚) 馬邊所屬大小涼山夷務調查表

(辛) 峩邊十三支夷人表

(壬) 峩邊十二地夷人表

第四章 夷務

(一) 猓獵之爲害 附雷馬峨屏四縣正征糧稅加減表及
人口加減表 65

(二) 民國以前之防夷辦法 防堵,附清季雷馬峨屏兵備
表 安撫,夷官,包山保路,作質當差,附清季撫夷費
用表 68

(三) 民國以來之夷務 75

第五章 動物

(一) 昆蟲類 白蜡蟲,蜜蜂,蠶 81

(二) 魚 類 產地,名稱,飼養法 84]

(三) 兩棲類 鯢魚,白龍,青蛙,木槐,疥蛙 88

(四) 爬蟲類 有毒蛇,無毒蛇 89

(五) 鳥 類 害鳥,益鳥 89

(六) 獸 類 害獸,益獸 90

第六章 植物

(一) 全區之植物群落 乾燥草原帶,常綠闊葉林帶,落葉
闊葉林帶,常綠針葉林帶,高山草原帶 93

(二) 各地經濟植物之調查 木材,藥材,工業用品,特產食
品,農作物 95

第七章 地質

- (一) 時代 寒武紀,奧陶紀,志留記,二疊紀,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 103
- (二) 鑛產 方鉛礦,輝銅礦,孔雀石,煤,瑪瑙,油質岩 105
附雷波,馬邊,峨邊,屏山,各縣鑛產表 107
- (三) 土壤成因 邱陵土,坡地土,高原土,草原土 111

第八章 開發大小涼山之商榷

- (一) 武力蕩平 118
- (二) 法治立信 120
- (三) 墾殖開發 122

附地圖二幅

- (一) 雷馬峨屏四縣合圖
- (二) 大涼山地質圖

附照片目錄

- (1) 雷馬峨屏考查團沿金沙江上駛
- (2) 岷江及雅河中之竹筏
- (3) 屏山觀音堂之鐵鎖橋
- (4) 在雷波西蘇角過溜索
- (5) 小涼山中之獨木橋
- (6) 爬行陡岩渡羊子橋
- (7) 黃茅埂上進之採集隊
- (8) 黃茅埂冷杉林中露宿
- (9) 大杉樹中空可成臨時旅店
- (10) 地質組安全出涼山在峨邊梯子岩留影
- (11) 屏山縣城鳥瞰
- (12) 屏山錦屏山之田土多施以圍墻以防野豬
- (13) 雷波海臘壩及馬湖之遠景
- (14) 雷波馬湖之風景
- (15) 馬邊城外之風景
- (16) 雷波牛吃水之大瀑布
- (17) 金沙江岸之淘沙金者
- (18) 峨邊之防夷大炮
- (19) 三稜崗在民國八年失守現已荊棘叢生
- (20) 大涼山中心之牛牛壩
- (21) 自民國八年即被八溪家佔領之昭覺縣城
- (22) 昭覺城內僅存之四列漢式房屋
- (23) 宣統二年昭覺造城磚
- (24) 創建昭覺城之徐懷璋先生
- (25) 大涼山上之森林海拔三千四百米
- (26) 窪海森林海拔三千二百米
- (27) 人自河中穿過塔千坪森林

-
- (28) 在美姑附近雷建通道之遺跡
 - (29) 雷波悍夷近封千戶之恩札娃兒
 - (30) 獯獯婦人及少女之裝梳
 - (31) 大涼山中獯獯住宅之建築方式
 - (32) 獯獯在野外睡眠之姿勢
 - (33) 獯獯所用最珍貴之食具
 - (34) 黃茅埂上之羊羣
 - (35) 夷女紡羊毛之情況
 - (36) 夷人用羊毛縫製氈衫
 - (37) 夷人打油麥之情況
 - (38) 夷女舂蕎麥之情況
 - (39) 捉頭蟲爲獯獯婦人消閒工作之一
 - (40) 筆摩能文善呪爲獯獯族中之巫者
 - (41) 獯獯火葬後之墳墓

雷馬峨屏調查記

中國西部科學院雷馬峨屏考查團

(一) 緣 起

四川之西南,山脈綿亘,交通阻塞,在地形上自成一區,其人種風俗產物氣候,亦在在與他處不同,而尤以大涼山附近之雷波馬邊峨邊屏山等縣爲甚,即世所稱之雷馬峨屏區域是也。大涼山乃獯獯民族之中心巢穴,爲漢人勢力從未達到之區。獯獯恃其地山川之奇險,負嵎肆毒。雷馬峨屏諸縣,以接近涼山,首罹塗炭,官民交蹙,村里爲墟。乃至談虎色變,道途裹足,消息日窒,棄置堪慮。然此區雖介在蠻荒,而實逼處腹地。縱擾數百里,地當衝要,產物云庶。世常謂“打開萬石坪,世上無窮人,”雖非信而有徵,亦鼓勵吾人深入涼山,研究涼山之名言也。中國西部科學院有鑒於此,爰於民國二十三年春,組織雷馬峨屏考查團,由生物研究所及地質研究所共同派員,赴雷馬峨屏各縣,及大涼山實地工作。對該區之動植鑛產,及地理氣候夷務等,作有系統之考查。是年五月十一日出發,至十一月始先後歸來,周歷雷馬峨屏各縣,及獯獯盤據之大小涼山與昭覺故治。飽經危懼,而所得之成績,至慚細微。徒以涼山以內,從無深入之人,今有此星星之業,又安敢不就正於邦人君子之前也。謹將考查所見,略述於此。至專門報告,則當載生物地質兩研究所之叢刊中,茲

不贅及。

(二) 工作人員

生物研究所	植物部	<u>俞季川</u> , <u>杜大華</u> , <u>孫祥麟</u> , <u>周承烈</u> 。
	動物部	<u>施伯南</u> , <u>康成德</u> , <u>郭倬甫</u> , <u>楊紫綬</u> 。
地質研究所		<u>常隆慶</u> , <u>羅正遠</u> , <u>殷學忠</u> , <u>王道濟</u> 。

(三) 工作要項

(甲) 植物調查事項：

- 一、各山植物之詳密採集
- 二、全區植物分佈情況之觀察
- 三、各地農作物之調查
- 四、各地經濟植物之調查
- 五、各地藥用植物之調查
- 六、森林區域之調查及估量
- 七、木材標本及籽種之採集
- 八、最適宜墾荒農作物之調查
- 九、最適宜荒地造林植物種類之調查

(乙) 動物調查事項：

- 一、全區動物之詳細採集
- 二、全區動物分佈情形之調查
- 三、魚類及其產量之調查
- 四、有關經濟之野生獸類及產量之調查
- 五、害蟲及益鳥之調查
- 六、各區著名經濟特產之動物之調查

- 七、業經飼養之家禽家畜狀況之調查
- 八、最適宜於各區域內畜牧之種類之考查
- 九、最適宜畜牧地點之調查
- 十、可闢漁場之適當地點之調查
- 十一、適於各漁場水族動物之考查

(丙) 地質調查事項：

- 一、測製考查團經過各地路線圖
- 二、測製雷馬峨屏地質圖及岩石剖面圖
- 三、鑛產之調查
- 四、土壤之調查

(丁) 氣象紀錄 於雷馬峨屏各縣擇適當地點,設三個測候站,每站設一專員,逐日詳載氣象情形,其項目如下：

- 一、溫度 每日最高最低度數,每日平均數,及每月平均數。
- 二、濕度 逐日空氣中所含水蒸氣度數。
- 三、風向 每日風向。
- 四、雨量 每次雨量及每月總數。
- 五、天候 晴明,陰雨,大雨,暴雨,霜雪等。

(戊) 夷務調查事項：

- 一、猓羶之生活
- 二、猓羶之分佈及人口
- 三、猓羶之現勢
- 四、治夷方略
- 五、其他

(四) 工作中所得之助力

中國西部科學院雷馬峨屏考查團自出發以至歸來,皆承董事長劉甫澄主席及郭文欽廳長之關照,頒令各縣妥爲保護,處處予以便利,至深感謝。在宜賓屏山一帶,又蒙周團長瑞麟龔營長伯淵之助,調查工作,乃得順利進行,在馬邊則得朱縣長恆修之助,在峨邊則得葛委員長成之之助。至在雷波時,則蒙雷縣長義榮,郭科長淳之,劉委員長殿籙,謝委員長福五,王督察長元吉,李委員仲雲,林委員子柏諸公,切實指導,並予以實力上之援助,使得周歷涼山,安全通過。其他各地官紳,或賜箴言,或頒圖籍,嘉惠實多,未及一一列叙,統此致謝。再同人等學識謫陋,觀察疎忽及錯誤之處所在多有,此篇之所以印行,亦就正於邦人君子之意,尙望高明不吝珠玉,進而教之也。

第一章 旅程紀略

(一) 屏山道上

雷馬峨屏考查團團員十二人，於五月十一日，自北碚出發。在重慶置備醫藥用品及旅行用具後，即起程西上。十五日到叙府，即沿金沙江上駛，船重水急，於二十一日始抵屏山。即在縣城附近及錦屏山開始採集動物植物標本測候氣象及調查地質。

金沙江自叙府以上，即深束於高山峻嶺之中，河道窄而水流急，波濤洶湧，舟行困難。夏季水漲時，尤為危險。

屏山城位於金沙江北岸，海拔三三〇米，依山為市，人口不及四千，商業蕭條，一切生活習慣，皆與內地毫無差別。按屏山雖為雷馬峨屏之一縣，其所受獠蠻之害實少，僅西寧溝極西部份，有少數夷人出沒，為患鄉閭。故以全局言之，殆不足以言邊地。不過境內有五指山及老君山橫亘其間，常為盜賊盤據之所，旅行者遂亦視為畏途也。

六月五日全團分三組離屏山出發：第一組為周承烈孫祥麟二人，搭船上行至蠻夷司，遵陸路經中都赴馬邊。第二組為康成德羅正遠二人，搭船至蠻夷司工作。第三組為俞季川杜大華施伯南郭倬甫楊紫綬常隆慶殷學忠王道濟等八人，由龍華寺越老君山以至秉彝場，與第二組會合，同赴雷波。

老君山海拔約一八五〇米,山上多屬叢竹灌木,全係荒地。舊時道路,大半湮塞,荊棘縱橫。近年時有土匪出沒其間,故農民不敢居住,行客往來者亦稀。

秉彝場即蠻夷司,在屏山西一百二十里,爲中都河與金沙江合口處。其上五里,又爲西寧河入金沙江處。金沙江上流航行,亦以此爲終點。故其地扼水陸交通之衝,爲屏山西境之門戶。街市依山建築,極其湫隘。居民約百餘家。

六月二十三日,赴雷波之一組,由秉彝場經冒水孔,由沙灣拾金沙江上山,而至雷波之黃螂。冒水孔以上之金沙江,多行石灰岩峽谷中,兩岸皆叢山峻嶺,竹木交蔽。途中如大崖洞,青杠背,豬圈門等地,均爲叛夷殺人越貨之所。沿途設有護商步哨,旅客須成羣結隊,方少危險。至芭蕉灘沙灣等地,亦僅有漢人四五家,但均年納鈔米,請獠夷爲保護人通稱保頭。

金沙江在沙灣以上,雷波以下,繞成一大弓形。舊時沿江修有大道,商旅往來。近年因沿岸夷匪甚多,村鎮荒蕪,故赴雷波之大道,改經黃螂。雖仍有夷匪之擾,但路程則減七十五里,一般肩輿負販均取道於此。

黃螂在雷波西一百二十里,爲縣屬之唯一大市集,有居民一千餘口,海拔及一一〇〇米。四圍皆山,近市集處,則爲一大平地。中有二湖,一稱小海子,一稱馬湖。

(二) 馬湖勝景

馬湖在黃螂之南五里,海腦壩之北一里。海拔一一〇〇米。湖長三十里廣八里,最深及八〇米,係由石灰岩侵蝕後,崩陷而成。蓄水極深,凡大寶頂及分水嶺以東之水,皆匯於此。湖無出口,僅自

湖底石灰岩罅穴中滲透而出。中有大島一，小島二，風景極為秀麗。然四圍山地，除黃螂場及海腦埧附近而外，均屬裸夷出沒之區，荒林滿山，僅有一二處耕作之土，且均歸夷人保護。故湖側遠近諸山，皆呈青蕪一色。雖足倍增馬湖之秀麗，而目睹昔時之隴畝殘蹟，則足令人興夷禍殘烈之感也。

(三) 初次受裸羅保護

由黃螂赴雷波，行三十里之水路，過馬湖，到海腦埧。又三十里，越海拔二〇一〇米之五指坡，至牛吃水。再三十里至雷波。由海腦埧至牛吃水，中經分水嶺五指坡箐口等地為夷匪常時擄人劫財之所。在本團過此之前一月中，漢夷交戰於五指坡，漢軍陣亡三人，被擄六人，失槍十一枝。此路現歸恩札家認保，每月由雷波縣府給鈔五十千文。凡來往客商，均須結隊同行，由黃螂到箐口，均由恩札家派夷兵護送，每二日來回一次，並由漢兵數人，隨同監視。本團經過此山時，亦由恩札家長之長子名鐵嘴者率隊護送，平安通過。

箐口為清代汎地，原有居民十數家，今只五家。每家鍋灶均不全備。牛吃水有人口一千，市場尚完整，但日夕均處夷人恐駭之中。二十二年三月，漢夷曾交戰於場後山上，漢軍死七人，被擄二十四人，迄今仍未放回。又失槍三十四枝，隊長亦被擒去，聞去銀二百五十兩，方得贖回云。

(四) 雷 波

雷波海拔一二六〇米，在金沙江北岸一椅形平原上。由金沙江河谷，上至縣城，須上一陡壁，乃至平原。此平地東西長約二十里，南北廣約八里。地勢平曠，阡陌交通。北去十餘里為錦屏山，巉岩

壁立，至爲壯觀。城築於平原之偏北上方，氣象開曠，街道整齊，人口約三千。往時爲漢夷互市之地，又過江即通雲南，鹽布交易尙盛。自民國以來，漢夷交惡，稅捐亦重，市面頗爲蕭條。城北有一水渠，將錦屏山龍洞之泉水，引入城中，分流各地，供給飲用。碧水繞街，汨汨作聲，別具佳景。渠水流出城外，則縈迴於平野之間，爲溉田之用，水源無時或竭。故雷波近郭，地勢平坦，風景佳麗，米產豐富，爲馬峨屏諸縣治所不及，俗有小成都之號，實非過譽。

(五) 入涼山手續

七月九日，考查團抵雷波，即準備入涼山手續，並同時在附郭錦屏山採集動物植物標本調查地質等。直至八月五日，乃離雷波，西入涼山。入山之手續，至爲繁難，故將經過情形，畧記於此。

涼山本非一單純之山脈，凡雷波以西，建昌以東，峨邊以南至於金沙江岸之一大段地面，非漢人勢力所能達，而爲獯獯民族窟穴之區，普通皆稱爲涼山。接近漢人之區，則稱爲小涼山。其中心部分，爲獯獯巢穴者，則稱爲大涼山。凡漢人入涼山，自來即須請涼山中一剽悍之夷人，或親仁善鄰，冤家稀少之夷人爲保頭，率領同去。保頭剽悍，則莫之敢撓。保頭親仁，則左右逢源，困難自少。但民國以來，漢人無武力可憑，入涼山客商，常被拐賣爲奴，終身不得出山。故非在漢地全無生活之客商，絕不入山貿易。至官紳士人，則從未有作深入涼山之夢想者。蓋保頭一不可靠，則終身在山爲奴。即使保頭可靠，而涼山勢力範圍，至爲複雜，若環境變更，保頭不能完全負責，又須另換保頭，一一轉遞，始能通行，其危險實有不堪言喻者。此次考查團之人數既多，行跡又與一般商賈大不相同，故到雷波後，即引起涼山夷人之注意，因此更須格外小心。時雷義榮縣長到任未

久，恩札吳奇等支夷人，每致輕慢。在漢地之商民亦常遭其擄掠。故欲深入其盤據之巢穴，當先使恩札等支投誠，並須使涼山各支夷人，了解考查團之目的，方可減少阻力。乃於七月十一日，設宴招待拘禁於雷波之作質夷人，說明考查團入山，僅為遊歷，並無惡意，并使傳諭各家，盡心扶助，以資互惠。同時即積極接洽各支家長，並預備鹽布針綿等物，以為入涼山後，換取食宿之用。旋雷波縣乃招致恩札支，於二十二日，舉行投誠式之鑽牛皮典禮，殺牛飲血為盟，封為千戶，獎以酒錢。即以保護考查團入涼山，為投誠之條件。恩札支為小涼山最繁衍，而勢力最大之支族，其家長亦可與為善。自恩札家投誠後，深入涼山，始有把握。

七月二十四日，再招集恩札娃兒及其子鐵嘴，磨石達夷，里區畢初，角石等三支之家長，在縣政府中，商訂護送入山手續，及酬勞等事。旋經商妥由三支家長帶槍十枝，親隨護送。由考查團一次犒勞彼等各色土布六十四匹，並每日支給伙食錢三十千文。其路線由雷波越黃茅埂入大涼山，至牛牛壩，大小谷堆，三稜崗，分水嶺等地，仍返雷波。並訂於八月初起程，往返約須七八十日。卅一日，縣府接得密報，知里區支夷人有在涼山中擄劫全體考查團員之密謀。於是行止之間，大感躊躇。乃復磋商各支夷人，各留一人在縣府為質，於是雙方疑慮叢生。至八月二日，恩札里區二支，均潛行出城。入山之計劃，乃行擱淺。

磨石支夷人，素性和善，其家族不盛，而冤家極少，親戚特多，為大涼山中行動極自由之支族。凡商賈之入涼山者，得磨石支為保頭，從未被其反噬，蓋涼山中一極有體面之支族也。此次擄劫考查團之謠傳，本與磨石支無關，而恩札里區二支之詭謀，亦未先與磨石支一商。磨石達夷認為與己為難，頗為忿激。遂自告奮勇，自願獨力

護送考查團，周歷涼山。惟須縮減團員，少携行李，並決定不經過恩札里區二支夷地，以防危險。乃將議定之保路費，全數贈給磨石達夷，並加給雷波質夷犒銀四十兩，即日起程。

因上述關係，康成德楊紫綬二人，遂由雷波返秉彝場，入西寧溝工作。羅正遠則押笨重行李標本等，直返重慶。

(六) 小涼山

八月五日晨，俞季川杜大華施伯南郭倬甫常隆慶殷學忠王道濟等七人，長工四人，力夫二十二人，由磨石支十三夷人護送，自雷波往西，向涼山進發。行十五里，至烏角汛，有新建市房十六間，居民數家爲雷波漢人與夷人交易之極西市場。過此以後，即全無漢人，漸入山地。路未修治，行動極緩。十五里至扒哈（ᠪᠠᠬᠠ），爲投誠熟夷胡姓所居，有夷民二十餘戶，爲首之黑夷習漢人語言文字，與漢人常相往來，而起居飲食仍沿夷俗。更三十里至三鷄窩，在一山溝中，多屬胡姓夷地。

八月九日，由三鷄窩越一八四〇米之壘口，直向西蘇角河谷下降，坡度極陡。三十里至黑角汛，僅存殘址。更下行至小河壩，過那裏溝小溪，順河北行，約五里，過西蘇角故址，海拔七六〇米。又五里，至吳家墳。此段地帶，皆爲漢人失地，現爲各支夷人娃子住居之所，黑夷極少。次日過西蘇角河溜索，上母狗坡。此地爲清代漢夷交戰之所，地勢陡峭，河流急湍，夷人攻守較易，故在雷波誌上，成爲有名之戰場也。在母狗坡之海拔一〇二〇米處，可遠望馬頸子及三稜崗故壘，又田家灣及長河壩等地。大道在河谷南側，行懸岩上，繼折向西南西而行，約四十里，至裏腳槽，皆吳奇家地，有居民三十餘家。民國十九年王麟生團長剿辦涼山，曾到此地，駐劄七日，並將各家夷人

編成里甲,現時門牌猶有存者。

由裹脚槽下山,向西行三十里,至羊子橋($\Sigma \Pi X I \Sigma \eta Y$)。橋係用粗籐編木條搭成,置河心一大石上,下臨急流,同人匍匐以過,二時乃畢。過橋上山,地漸開闊,岩質疏鬆,耕種亦盛。行二十里,至拉米($\eta Y \Pi I$),位於半山之一微斜地上,海拔一六八〇米。爲阿着吳奇家等支住地。有夷民千餘家,皆散處附近,爲黃茅埂東側惟一繁盛之區域。

拉米後山森林茂盛,附近水源亦極豐富,爲採集生物標本適宜場所。惟以各支雜處,治安堪虞,本團初入涼山調查,謠傳甚多,保頭夷人不能負責,無已,乃繼續前進,深入大涼山工作。

(七) 大 涼 山

八月十四日,由拉米向西北行,出門即爲阿着吳奇二支夷人所阻。幾經交涉,始克通行。由耕作之斜坡,漸上至冷杉林內。老木參天,一望無際。大路兩側之樹,則經燒去,以便通行。約行三十里,至窪也木土($X Y I \Sigma \Pi X \Sigma X$)海拔二八〇〇米,即入草原。路折向西南西上山,氣溫漸低。更十里,至羅莫泥秋($\eta \Sigma \Pi Y \Gamma I < I X$)。海拔三四〇〇米,達黃茅埂之壘口。氣溫降至華氏六十度。過壘口後,路向西行,曲折於水草地中。漸向下行,更十里,入毛角老林野宿。其地海拔三三五〇米。次日自森林中,穿越若干小溪。先向西南行,旋改向西北。約十里,即到省己,海拔二八〇〇米。此後即入大涼山範圍矣。

省己爲黃茅埂西側半山上一大斜坡地,土地平坦,尚稱膏腴。惟地勢太高,不宜稻麥。地屬阿着支,有居民百餘家。但其北則爲吳奇支,其西則爲補既支,計自雷波至省己,凡費十一日,然實際不過

行七日,平均每日僅能行三十餘里。大半路程,皆在小涼山中。小涼山,多爲叛復無常之黑白夷住地,夷匪出沒無常,旅行涼山,以此一般最爲困難。此行人數既多,行李笨重,力夫又多吸食鴉片,經行懸岩絕澗之中,亦須魚貫同行,不能先後遠隔。途中護送夷人,則間插行列中。每過遠山夷家盤詰,即由彼等將保頭姓名,厲聲答知,以壯聲勢,及過黃茅埂,則道途平坦,往來熙攘,惟夷人恃勢凌人,強索財物,迄未稍變。有一黑夷因向一力夫強索鴉片,一怒之下,竟用柴塊將力夫頭骨擊破,力夫昏絕及三小時。幸急施醫藥,始免於死。而同人等亦惟有事事退讓,與以小惠,以免阻礙通行,不能深入工作也。

八月九日,由省已起程,順山向西南西方向進行。經耳堡黑尺三崗等地,野宿一宵,次日即到耶路那打,住保頭磨石達夷家。共行約九十里,多屬補既家地。

耶路那打在一斜坡上,皆磨石支住地,有黑白夷百餘家。此地已屬大涼山中心,考查團至此,即分路四出,調查地質,採動植物標本。

(八) 牛牛坝之形勢

八月二十二日,由阿候家護送,自耶路那打西北行,四十里至牛牛坝。該地爲涼山中心,自三河以打流來之野車河與自連渣腦流來之美姑河,交匯於此。牛牛坝北負大山,三面環水,爲一平台地,海拔一五六〇米,高出河面一百米。河壁極爲陡峭,南北約長四里,東西約寬二里,地形極似雷波。產紅米及綠鸚鵡。由耶路那打西北行,越牛毛紅山,約四十里,即到特喜烈妥(去另丁 | 力另去),更下十里之陡坡,即到野車河。河面廣約百米,水勢湧激,深可沒頂,渡河須請水邊夷人牽引,指示水道,方能涉過。地屬烏拋家,今則爲阿

侯素葛 (Y X 3 及 P X < < Y) 二家之娃子所住,但僅三家人耳。蓋此地海拔較低,天氣較熱,夷人不重衛生,最易生病,故不敢居住而遷居高山地帶。由牛牛堪往北行,可至峨邊,往西南可至昭覺,往西可至越嶲,往東可至雷波,爲涼山之交通中心。地勢又極險峻,爲用兵涼山所必爭之地。清宣統元年,英人布爾克在連渣腦被戕,趙爾巽飭峨邊建昌諸軍,進剿涼山,會師於此,而牛牛堪遂益有名。談涼山者,莫不知之。

(九) 竹核堪附近

八月二十八日,俞季川常隆慶殷學忠王道濟四人,由阿烏家護送,自耶路那打向南行,約五里,至易子角,爲馬家夷地,乃合雷建通道。更二十五里,至過一出 (《X I 里 X),乃折向西南行。三十里,至美姑。此地濱臨美姑河,海拔一四〇〇米。地屬阿烏家 (Y X) 爲阿六 (Y ㄉ X) 及素葛磨石等家娃子所住。有居民數十家,屋宇極整齊。本團涉美姑河,正值阿六家與西雅家 (T I I Y) 打冤家,凱旋歸來。有百餘夷人,同時涉水渡河,或戴紅纓帽,或戴吼班帽,有馬十數匹,槍四五十枝,自西岸蜂擁而來,橫涉美姑,狀如飛馬,勢至獐惡。見同人等之能至此,極爲驚異。由此涉水過河,次日順樹葉溝 (P X I 世《X) 小溪西南行,二十五里至林蒙橋。折向西行又三十里,下山到竹核。

竹核爲山中一大平地,寬約六里,長約十里,皆屬稻田。中有四五小溪,蜿蜒流出,海拔一九〇〇米,皆馬家夷地。居民約千家。阡陌相連,稻禾吐秀,平地之東北角,有溫泉一。泉源暢旺,水溫及攝氏四十五度,誠山中不可多得之地也。

八月三十日,由馬家護送,自竹核西行。十五里至豹口梁子 (

ㄅ ㄨ ㄟ 《 ㄨ ㄎ ㄚ ㄣ ㄟ 》。更西南行，十里，至西溪河，海拔及二〇〇〇米。再由八溪家夷人護送。是日狂風暴雨，黃昏時，涉過西溪河。河寬約一里，深及五尺，橫涉誠屬不易。又五里，即抵昭覺城時已夜深矣。

(十) 昭覺形勢

昭覺城海拔二〇五〇米，在西溪河西岸，附近爲一寬十數里長及百里之大沖積地。四圍山勢低緩，土壤肥沃，宜於農作。多種紅米。阡陌相連，爲入涼山後所見第一肥美之地。清宣統元年川督趙爾巽既飭師進剿涼山，乃於交脚舊汛置昭覺縣，委陝西孝廉徐懷璋署縣事，披荆闢草，督工築城。城作正方形，周二百五十三丈，高二丈五尺，共用銀二萬零五百餘兩。成於清宣統二年，全係石建，非常精固。民國初元，防軍撤去，城外之八溪夷家，連合各地夷人，大舉反叛，各鄉先後失陷。並於民國八年六月初十日破城。時城中官府兵卒，早已逃避一空，僅有居民八十餘家，所有壯丁，皆被殺死，婦孺則被擄以去。至今城中房屋官署寺廟，除當時縣長之私宅十數間外，全被拆除，成一大塊園地。此碩果僅存之房屋中，住有夷化之漢人三家，共老少十五人。自承非娃子，僅年納巨金與保頭，以賣酒爲業。

昔時自建昌經獐獐溝四塊田等地而至昭覺，凡一百九十里間，皆爲漢人勢力範圍，可任意通行。此後則建昌以西三數十里，即遍地腥膻，除間有一二冒險之商人外，幾無復漢人之足跡。而昭覺自失陷至今，從無規復之議，僅由官方委任縣長一人借駐建昌，以資掩飾，寧不令人痛心。按美姑至昭覺一帶，皆涼山中之高原，土壤肥沃，氣候溫暖，極適於農作，誠蠻荒中不可多得之地。且四圍皆屬漢地，交通便利，而昔賢開拓，已有成規，遵循亦易；奈何任其荒棄，至覺可惜也。

(十一) 連渣腦事件

八月二十八日施伯南杜大華郭倬甫三人,由素葛家護送,自耶路那打向東北行,渡野車河,次日抵美姑河東岸之連渣腦。地在半山上,爲素噶家所居。素噶爲涼山最強悍之族,自稱爲孟獲之嫡裔。蓋其人民狡詐好鬪,性喜擄掠,宣統元年(己酉)英人布爾克率繙譯等十餘人,由保頭護送,自建昌入涼山探險。行至連渣腦,素噶家以其形跡可疑,執而碎殺之,盡擄其隨人及衣物,幾至引動國際交涉。時趙爾巽方督四川,飭建昌崑邊馬邊兵進剿,次年會師牛牛。實則官軍仍用保頭導引,沿途妥協,並未剿辦。兵至連渣腦,僅燒去若干房屋,殺數娃子,隨置昭覺城而還。自此事後,素噶勢焰稍戢,然輕視漢人,妄自尊大,則較前更甚。本團到此,猶及見昔年英人所用之裝箱木花,回憶往事,令人悚慄。然彼等初仍和平接待,並示親暱。殊數日之後,竟藉故發揮,又欲將考查團諸人置於死地。一時形勢危急,幾至動手,繼知本團尚有一部在其他保頭保護之下,而其本家亦有一姪輩在西昌作質,故暫得保全。及赴昭覺之一組,回至牛牛,着人往接,始得安全脫逃。

自連渣腦事件發生後,謠言四起,夷人皆虎視眈眈,不可一利久留。乃分途出山,藉減夷人目標。俞季川杜大華施伯南郭倬甫四人,率同夫役,運行李標本等,由磨石達夷護送,自耶路那打取道大小谷堆三稜崗而返雷波。常隆慶殷學忠王道濟三人輕運簡從,取道窪海萬石坪,而達峨邊。

(十二) 由耶路那打赴峨邊途中

九月十八日,赴峨邊之一組,由阿侯家及素噶家護送,自耶路那

打向北行,約三十里至若各也打 (日カ《ㄛ | ㄝカY),涉渡野車河。又北行,順一寬廣之河谷,逆行而上,約三十五里,到城子,海拔二一二〇米。次日由阿侯家單獨護送,仍往北行。五里到磨稜,又十里到烏兒果。乃順一小溪北行,往返涉水十六次。約二十五里,至哈末烈。因避恩札家地,乃上山順山脊行,道路至難行走。又二十五里,至按曲 (九弓<日),高二四五〇米,屬業日家地,亦阿侯之支裔也。九月二十日,由業日阿侯二家護送,向東北行十里,至業日木的,始見小板橋,建築精緻。上山向北約十五里,至烘鷄 (厂Xㄥㄣ |),遇夷匪,因有業日家護送,得安全通過。自此過一小山,向東北行,又二十里,至祝侯捷,海拔二〇〇〇米,爲烏拋家地。房屋櫛比,夾河而居,約有三百家之衆。在此接洽保頭,並着人赴窪海囑甘家派保頭於中途接引。八月二十二日,由烏拋家護送,向北行約四十里,至知午角 (ㄝXㄣㄛ),海拔二三四〇米,在一小溪側,兩側皆灌木林,甘家保頭於夜中來此。同時遇里區家一黑夷,識余等非通常客商,並陳雷波漢官無禮之狀,亟爲解釋,並以禮遣之。以後路程,多屬甘家住地,然烏拋家亦有人雜居其中,蓋二家皆互爲姻婭,因仍請烏拋家會同馬家同行,護送至峨邊。

二十三日,向北行,十里至鷄耳窪鷄,地高二六〇〇米,爲金沙江與泯江之分水嶺。在此以南之水,皆入牛牛渠,以北之水,則入馬邊河。山上多冷杉,林木蒼鬱。過此向東北行,四十里到窪海,海拔一六八〇米,四圍皆屬森林。居民千餘家,皆散處馬邊河東側山坡上。由此順河北行,三日可達馬邊,蓋涼山北部之要地也。

(十三) 萬石坪

由窪海北行,五里,漸入森林,又十五里至勒加母 (カ另ㄣY日

又),海拔二三八〇米,爲馬邊河與大渡河之分水嶺。過山以後,雨水較多,樹林亦茂。更東北行,沿溪而下,行大森林中,渺無人煙,即所謂萬石坪老林也。樹枝殘幹,到處皆是。腐葉積地成潦泥,深可及膝。中多螞蝗,時時沾附衣袂,吸入血液,討厭之至。路沿溪行,每遇絕壁,則須橫涉。更十里,至司米時(ᠰᠢᠮᠢᠰᠢ)野宿。遍地腐葉亂草,無一乾處,乃懸釜而炊,席水而臥。次日仍順溪行,或行斷樹之上,或行腐葉之中,荆棘遍途,常須屈身猿進。又遇二夷家在林中械鬪,沿途警備,至爲嚴重。同人忍苦急行,三步一跳,五步一爬,約行八十里至司各角。本日皆沿峨邊長灘河行。計共涉正流二十八次,支流小溪,更不計其數。水深由沒膝至沒腰沒胸,逐漸加深。幸天氣晴和,正午溫度,猶可到華氏七十度。然河水自林中流來,冷氣澈骨。每涉水一次,脚部總須痠痛數分鐘也。司各角在一支流合口處,河谷寬廣,至此乃見牧羊人,因野宿焉。其地海拔一七〇〇米。

二十六日,仍順河北行,仍穿行於森林中,但路稍好,因此段路途,來往之人較多也。然斷樹腐葉,仍到處皆是。約行二十里,涉河而西,出森林。又五里,至萬石坪。爲河西山腰一斜坡地,皆種玉蜀黍。沿岸居民,約二百戶。房屋整齊。又涉水二次,入兒拈角老林。又三十里,至塔千坪(ᠲᠠᠻᠠᠨᠠᠭᠠ),地高一四一〇米,有居民數家,清初時有漢人居住焉。

(十四) 峨邊

二十七日,行十里到斯粟坪(ᠰᠢᠮᠤᠯᠠᠭᠠ)。河水至此,成一大曲。乃上山行。十里,到基窪布打垭山,由此可望峨邊。又五里,涉長灘河,上梯子岩。有漢人驗卡,但無人駐守,然已可謂入漢人境地也。回望涼山,重巒疊嶂,雲霧迷離,乃攝影以爲紀念。更西北行,

經一斜坡地，隴畝遺址，猶可按尋。十五里，至乾流溝。此十五里，皆係漢人棄地，而夷人亦不往放牧，乃一中立區域。過乾流溝，乃見漢人。熙熙攘攘，大有太平景象。更五里，即至峨邊。

長灘河自萬石坪來，至冷磧關下，合自兩河口流來之水，名官料河。峨邊城即在官料河東岸之一斜坡上。海拔九四〇米。城依山而築，人口僅一千，商業至爲蕭條。蓋此城之設，全爲防夷，在交通及經濟上，並無若何重要之點也。

(十五) 由峨邊至馬邊

馬邊在峨邊東南，由峨邊至馬邊，本應直向東南行，經萬石坪至河口以入馬邊。則全程不過二百餘里，然皆屬夷人盤據之區，通行非易。現時行旅往來孔道，率由紅花溪沙坪等處，繞道至峨眉縣，達嘉定，計程三百〇五里。再乘船赴犍爲，行一百二十里，遵陸行二百三十里，乃至馬邊，共程六百三十五里。其小道則由沙坪等處一百四十里至毛坪，經樂山屬之五渡溪而至慈竹坪，再經屏山茶園堡、夏溪而至縣城，共程三百八十里。本團係由小道行走，其中只由茨竹坪經茶園堡至榮丁之一段小路，共程九十里，稍涉荒涼。然近年樂屏鄉社成立，漢人武力足以自衛，夷人亦不敢出沒其間矣。常殷王等，於十月二日自峨邊起程，於十月九日到達馬邊，共行八日。

馬邊城位於馬邊河之西岸，海拔五六〇米。馬邊河繞城而流，蜿蜒北去。城依山而建，有人口四千，市面之繁盛，爲雷馬峨屏區中第一。蓋城區附近，田疇交錯，皆爲產米之區。而北去犍爲不過二百二十里，東南至秉彝場，亦只二百里。故雖城南山地，多入夷人之手，仍能保持其原有之繁榮也。

(十六) 由馬邊至嘉定

常殷王等三人,於十月十二日離馬邊,由靛藍填中都越五指山經沐川宋家村以至清水溪,乃搭船逆馬邊河而上,以至黃丹。遵陸路以至牟路口。計此段路程,共陸路三百八十里,水路一百二十里。乃搭船順大渡河下駛,於十月二十二日至嘉定。即結束工作,過返北碚。

(十七) 黃茅埂上

九月二十一日,俞施杜郭等率同力夫二十餘名,及保頭通司等,由耶路那打動身返雷,臨行時保頭之婦人,及其長女,送至十里外,頗有依依不捨之意。

離耶路那打西行,約五里,即登雷建通道,其遺跡尚存,寬丈餘頗平坦,於宣統二年計劃開工,繼因恩札家搗亂,事遂中止。原擬由建昌通大涼山腹地,經大小谷堆而出雷波,於川南交通及治理涼山,至爲重要。且所取路線,尙稱便捷,其未興工者,只大谷堆至黃茅埂一段,僅餘三日程,實開發邊區之一要政也。午後捨路登黃茅埂,龍頭山適在前面左側,懸崖巍聳雲際,極大自然之雄偉。時陽光西斜,雲霧四散,黃毛埂上,遠望無際,一時心神舒適已極。山上青草碧綠,沼澤澄清,實一天然牧場,亦高山動植物之最好採集地也。惜保頭催行,謂有冤家尾追,且埂上多雨,非速行三十里,難保安全。是時思歸心切,又值平路,於是載謔載奔,樂而忘倦,本日竟行八十里,宿山上一老林內。

九月二十二日,晨起寒甚,吃完炒麩冷水後,繼續前進,白雲從足起,高峯成島,此時景象,較峨眉雲海爲尤佳。下午一時,順埂西南下

行而入小涼山森林界內，夜宿大小谷堆之施指也大，磨石夷人家。

(十八) 田家灣與三稜崗

二十三日自施指也大順一小溪行，三十里田家灣。乃羣巒環抱之一較平山頂，土質肥美，森林極密，所植包穀，實長尺餘。昔曾有於此設土司之議。近年大涼山叛夷，多會衆於此。又行二十里，宿三稜崗下。三稜崗爲昔日治夷要鎮，有大員駐此，城爲半圓形，幅員可三十餘畝，位於高山頂。曾住兵一營，有商店茶肆，爲夷漢交易之場所。自民國八年夷人大叛後，遂成城後荒土矣。此地屬馬家夷人，但夷人迷信，不敢居此。城牆輪廓磚瓦猶存，即前武官橋夫跣跡所踏之石板路，仍未損壞。城內之武廟，石基尙存，惟四壁不知何處去，只紅牆一抹，可資憑弔耳。城之海拔二千四百米，有三門，其東門外有礮堡二，用石築成，至爲堅固，以之保護全城者。馬頸子亦防夷重地也，在其西三十里，田家灣在其東五里，大小谷堆在其東北五十里，黃茅埂在其北，雷波城在其南九十里。前爲陡壁，有豬圈門獨路，後爲千仞懸崖，有急流沖過，實不愧爲籌邊雄鎮。聞此地之失，因夷匪圍攻日久，飲水不給乃陷。長官邱某遂被擄，現仍在省已爲娃子。迨余等觀查攝影畢，保頭謂此地爲其冤家勢力範圍，宜速行，遂自城背後履險崖，攀藤附葛，息聲徐下，抵急流邊，橋已毀，逆水而行，約十里，宿大火地。

(十九) 平安返雷

大火地爲通雷波馬頸子三稜崗中山坪之十字交叉路，昔時有漢人三百餘戶住此。現爲各支夷人會聚之所。余等經此時，曾有二日前在雷波牛吃水月夜行城未逞之叛夷數人，尙留此未去，與保

頭津津然道其經過情形。二十四日由此跋三百米之陡坡,至旗桿頂,瓦寨子再經荒山穿竹林,五十里而至向陽坪。又五里夾夾石,爲近年漢人防夷之最末防綫也。現有兵一班駐此。距縣城僅十五里。斯時心胸大快,漢式房屋,重現於眼前矣。此日共行七十里,爲以前雷波至三稜崗之大路,鋪路石板全好。惟沿途竹林過密,又值大雨淋漓,馬蝗逞兇,其中苦味實難消受。及到雷波,備承當地官紳之歡迎,以前所歷,乃如一夢。

(二十) 犒賞保頭

余等此次得安全出山,實保頭之功,其犒賞辦法,除履行前規定之條件外,對其隨行娃子,每人賞壁山布一疋,醉宴三日,並特賞保頭藍色中山服一套,大旗一面,上書中國西部科學院雷馬義屏考查團,獎千戶磨石達夷字樣,因夷人喜小惠,愛誇耀,是日適逢場期,雷縣長並將獄卡作質諸夷,喚出曉以達夷之功勞,並鳴炮奏樂,街上遊行一匝,當時鼓炮連天,頗極一時之盛。

(二十一) 雷波事件

俞施杜郭等於廿四日到雷波後,即分訪城內官紳致謝,同時準備東返,殊雷波官紳旋起衝突,情形至爲嚴重。道路封鎖,官民交困。本團以作客該地,對地方政治,原無所曲直於其間,遂應雙方之請,調解一切,始和平了結。直至十月十七日,乃由施杜押大批行李經牛吃水赴黃鵪,俞郭二人順金沙江下行,約會於屏山之秉彝場,同轉馬邊。

(二十二) 倒馬坎之圍

自雷波事變發生後,恩札家夷人,爲報縣長宿仇,匿兵箐口山路

深林內，同時補即家黑夷亦在此趁火打劫，搶殺行人。故數日來，行客已完全斷絕，及本團行期已定，商旅願隨行者，有一百餘人之多。本團爲防萬一計，請里區支黑夷畢初作保，第一日宿牛吃水，次日午時大隊行抵倒馬坎，乃一陡壁獨路也。此地去箐口約十五里，忽見山前林中有夷匪四十餘人，各持武器，飛奔而來。首將先行之三商人，及黃螂鎮民衆代表錢某，擁捆而去，畢初見勢有異，立即鳴鎗示威，一時鎗聲四起，殺氣沉沉。同行諸人，齊奔至附近一碉堡內避難，即以重賞請人到牛吃水請援。迨日落西山，隊長張俊德率團隊來此，圍始解。當畢初赴對方辦理交涉時，張隊長猶未趕來，而鎗聲時起，空氣緊張，斯時思念本團才脫連渣腦之危，復遭倒馬坎之險，漢人地內，亦有夷匪橫行，誠可歎也。

(二十三) 天姑蜜之墾業

俞郭二人，於施杜行之次日，即沿金沙江下行，抵天姑蜜，參觀劉殿邏甘靜夫等所辦之墾殖事業。天姑蜜爲雷波一大場，昔時人口僅亞於城內及黃螂，而土質肥美，迨尤過之。惟以夷亂，人多逃亡，現只有二百餘戶，皆墾社開辦後由外移來者。附近尚有大生裕農等墾社，皆尚有可觀之成績，誠邊地之一新氣象也，因墾社附近，森林密佈，動植物標本甚多，遂由民團護送，登山採集，得山驢一隻，大小與家驢相近，亦此次採標本之新紀錄也。

(二十四) 大小險

離天姑蜜後，順江行二日，經一絕壁懸崖，下臨千仞急流，路狹僅容一人行。大險小險相距僅五里，草深沒人，飛鳥罕至。此路昔時爲通城要道，近因夷患中阻。本團經過時，適隔岸有雲南人警告，謂

日前曾有一措鹽夫，經過此地，爲夷匪捆去，蓋邊民畏黃螂稅卡，而由此冒險偷渡，終不免爲夷所害也。余等聞訊前視，徑草，果有形跡。此時護送之兵亦膽縮不進，終以不便後退，仍鼓起勇氣，屏息疾進，幸得安全渡過。是夜宿糖房，次日仍由民團護送至冒水孔，乃出夷人範圍，可放膽無事矣。十月二十五日至秉彝場與施杜二人相會。

(二十五) 西寧溝

秉彝場當金沙江與馬邊來之中都河會口，傍山爲市，街道狹長形。有木船直通叙府，趕場期頗鬧熱，山貨鹽巴乃其主要交易物，有小學校一所，圖書館一所，去此西南五里，爲石角營。順西寧溝上行，九十里爲西甯。西寧溝源自小涼山來，經雷波之東林鄉而入屏山境，在石角營會合金沙江，兩岸以產絲茶著名，惟自東林鄉被夷人佔據後，不復有絲茶出口矣。康成德楊紫綬兩君，曾於八月間來西甯地採集動物標本，據云西甯昔有人戶千餘，爲東林鄉所產絲茶及生鐵之總市場。但自東林鄉失後，此地亦屢遭焚燒，現只有人數十家，日夕數驚。聞自羅某任該地民丁隊長後，充實民間鎗枝，及辦理墾業後，氣象較佳。西甯溝又以產細鱗魚出名，肉嫩味美，亦名嘉魚。

(二十六) 由中都至馬邊

中都爲屏山西南一大場，離秉彝五十里，附近地勢平坦，有中都河灌溉。人口稠密，街道潔整，商號亦多，較屏山城有過而無不及。有小學校，團務局，治安亦好。場原址在去此五里之廻龍場，因水災移此。去此五十里，爲馬邊屬荅堪鎮，亦一大場也。又二十五里爲靛南，乃昔時數千戶之大場，經火焚後，僅留四五十戶。再五十里爲馬邊城。留馬團員孫周楊等聞吾等至，早已倚門相候矣。相見

後得悉常殷王康已由嘉定返院,且馬邊時瘟盛行,孫周等皆滿面病容,邊地無良醫,爲旅行中一大苦事,乃準備東返。

(二十七) 馬邊之採集工作

留馬團員,因時疫關係,動植採集均未照計劃進行,俞施等抵馬之次日,即繼續工作。動物組以夏溪爲中心,在附近鎮家廟兩河口一帶採集。因馬邊河以產娃娃魚著名,雲南宜良之紅鯉新種,於此地得之。鎮家廟以產野牛白熊見稱。植物組則以大竹堡爲中心,至杉木崗一帶採集。因二年前靜生生物調查所於此地發現瑞德木新屬。該山出產木材茶葉竹筴甚多,農作物之產量亦好。大竹堡昔本馬邊之一大鎮,因匪禍居民多遠逃,三年前有華陽縣廖旭齡君來此辦墾,成績斐然,現已有漢人三百餘戶,夷人之投誠來在者亦多。廖以信威服人,可見事在人爲,邊事非無望也。

(二十八) 束裝返院

因院中連函催歸,各組即結束工作。俞郭周孫等押大批行李,經濫池子採集,并調查該地屯墾事業後,同行出嘉定。施杜楊由中都穿五指山,稍事採集,經沐川到犍爲。此後兩組復在犍爲會合,遂取道叙府,直返北碚,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抵院。

第二章 地 理

(一) 疆 域

雷馬峨屏區域，多在北緯28度至29度，東經103度至104度之間。面積雖不甚大，而地形複雜。各縣相隔之鳥飛距離，僅二三百里，而各縣互相往來之道，則翻山涉水，踰越險阻，其距離常超出五六百里。蓋山高水深，跋涉至難，而路綫亦因之加長也。此區之西側，即爲大涼山脈，皆爲猓所窟穴，常爲邊害。故此一區，形成一特別之政治區域。東界宜賓，北界樂山峨眉，南以金沙江與雲南分界，西以黃茅埂與猓分界焉。

廣義之大涼山脈，凡黃茅埂以西之地皆是。在前清設置雷馬峨屏四縣時，即以黃茅埂爲漢夷分界之線。然黃茅埂以東，固自始即有猓，不過彼時尚不至爲害耳。通常以接近漢人之猓區域，稱爲小涼山。而黃茅埂附近，及西溪河以東之地，乃稱爲大涼山。故世所稱謂之涼山，實非一單純之山，凡猓所居之地，皆得包括。其中有平原，有大水，有邱陵，蓋一區域名詞也。而真正之大涼山脈，蓋在西蘇角河以西，會通河以東，自北緯27度至29度，寧南以北，峨邊以南之地皆是也。涼山本不在雷馬峨屏區域之內，惟以與雷馬峨屏有特殊之關係，故並述於此。

在初設縣治時，雷馬峨屏四縣之疆域，皆以黃茅埂爲界。及至清季，武力不足懾諸夷，於是黃茅埂以東之地，喪失不少。然如雷波

之三稜崗、馬頸子、西蘇角、小屋基、獐子村、黑角、石板灘、中山坪、濫坝子、馬邊之油榨坪、煙峯、三河口，等城堡仍在漢人手中，皆有重兵駐守。雖處夷人四面包圍之中，孤懸數十百里以外，而互相策應，仍可收牽制之効，猺獞亦不敢公然侵犯也。及至民國七八年，川亂四起，夷人相率大反。於是諸汎地，完全失守，而雷波之邊界，遂縮至烏角以東，僅縣城附近，及沿江道旁，未爲夷人所佔。馬邊則縣城以南數里之地，亦行失去。峨邊則梯子崖附近之地，皆不可以居住。雷馬峨之疆域，至此遂大形縮小。惟屏山距涼山較遠，所失者僅西寧溝八十里之地耳。凡失於猺獞之境域，皆稱之爲小涼山。及今小涼山之範圍，猶擴充未已。則談雷馬屏峨之地理者，所當知者也。

(二) 山 脈

貢噶山山脈，自西康南來，盤結於四川省冕寧越嶲之間，爲小相嶺。向東伸出，爲金沙江與大渡河之分水嶺，即稱爲大涼山脈者也。分爲四支。第一支最北，盤結在峨邊馬邊之間，在夷地稱爲萬石坪山脈，爲大渡河與馬邊河之分水嶺。此支山脈，向東北伸出，爲峨邊之藥子山，馬邊之雪口山，屏山之茶園堡、濫池子等山。第二支盤結於雷波屏山一帶，在夷地中爲大風頂山，爲馬邊河與美姑河之分水嶺。亦即岷江與金沙江之分水嶺，可稱爲大涼山之正脈。此支山脈，向東北岐出，爲峨邊之涼風頂、胭脂山，（或作煙遮山）折南爲屏山之五子山、老君山等。向東岐出爲雷波之三稜崗、錦屏山、五指坡等。向南岐出即爲黃茅埂，而止於龍頭山。其最高峯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爲雷昭一帶最高之山。第三支盤結於烏拋夷地，及竹核坝子等地，即烏拋山。爲美姑河與西溪河之分水嶺。第四支最南，盤結於昭覺與寧南之間，爲八溪山脈，爲西溪河與惠通河之分水嶺。

(三) 河流

金沙江 金沙江在此區之南,由巧家向北流來,自寧波橋入雷波境內,旋折向西流,經獬子村而至溜筒河即美姑河口,凡一百七十里。乃折向東北流,經小屋基石板灘那比渡而至豆沙溪,達雷波平台地之下,凡一百三十里。又折東南,經回龍場至新灘,凡七十里。乃折而北流,經獬子渠,大漢槽,沙灣,芭蕉灘,大岩洞,冒水孔等地,入屏山境,而至蠻夷司,凡二百一十五里。又折向東南流,經平夷司石溪場而至屏山,凡一百二十里。又東流七十五里,經福延溪樓東等地至塘房彎入宜賓境,又三十五里至安邊,匯橫江。又東北流九十里,經枯樹溪而至敘府,合岷江。計自雷波至屏山,凡四百零五里,自屏山至敘府之一段,則爲二百里。

金沙江在屏山以下,終年暢行五萬斤以下之木船,屏山以上,則崖岸陡峭,水流湍急,不利行舟。然在蠻夷司以下,亦可於小水之季,直接通船至敘府。蠻夷司以上,即多險灘,最著名者,即撐腰灘,芭蕉灘,新開灘,大漢槽,鍋圈灘,霧基灘等。清乾隆十二年,爲運輸滇銅起見,曾開通金江水道分段航行。由昭通陸運至黃草坪,運下霧基灘爲一段。至鍋圈灘爲第二段。至大漢槽爲第三段。至新開灘爲第四段。由此即可直航叙瀘一帶。此段水運,在初經整理之後,每年曾運一百五十七萬餘斤之銅出口。現時河道之所以不能航行者,固因水流過急,然金江之水量宏深,河心礁石殊少,如將河道轉折之處,稍形修治,並鑿成繹路,以備逆行,則行舟之易,當甚於馬邊河與大渡河也。即若不能使雷波以下,直航無阻,而效法清初之逐段盤灘,爲利亦將不小。於開發雷屏及涼山產業上,確有絕大之價值。

大渡河 大渡河亦稱銅河,自瀘定流來,經清溪縣境入峨邊深

溪溝，東流四十里至國魯崖，四十里至巴巴崖，又經永鎮場，凡五十八里至金口河，合自洪雅界內流來之金口河。又五十三里，至斑鳩嘴，合自峨邊流來之官料河。二十里至沙坪，四十五里至等分溪，流入樂山境內。又八十里至五渡溪，九十里至牟路口。又一百二十里至嘉定，合青衣江及岷江。

大渡河在牟路口以下，可以終年航行。至冬季水小時，更可上航至沙坪。但一般船隻，均於五渡溪以上，分段航行，蓋大渡河在牟路口以上，皆束於峭壁之中，又多險壩，航行實屬不易。至牟路口以下，則山勢忽然開展，水流平野之中，綠島交錯，支流散漫，下行時，可不施槳楫，而舟行如矢。水流之湍急，波濤浩蕩之態，可以想見。然以其接近嘉定之產鹽產絲區域，而河流沿岸，又富於森林，若利用大渡河之水以發電，為製鹹製紙製絲等工業之原動力，則其所具之經濟價值，或竟較開闢航線為大也。

官料河 官料河有數源，皆發源於大涼山，其一發源於勒加母山下，向北流經萬石坪森林中，凡流二百里而至峨邊峨項頸，名長壩河。合自西河口流來之大河，名為官料河。由斑鳩嘴入大渡河，為峨邊境內第一大水，但不通舟楫。前人對於長壩河之智識，極不完備。一般地圖，皆以為發源於梯子岩，才距峨邊二十里。而峨邊縣志所載，亦僅謂其發源於萬石坪，才距峨邊八十里。蓋梯子岩以南，即非漢人可達之區，而當地人士，又不求甚解，遂並此通涼山之重要水道，亦不加深考也。

馬邊河 馬邊河發源大涼山中，經窪海流出河口觀善而至馬邊，即可分段通船。北流經夏溪入屏山境，凡一百五十六里。至舟，即可終年通航。更四十里至黃丹，航業更盛。又一百二十里，至清水溪，為犍為第一大場，水流益大。又四十里至河口，入岷江。馬

邊河在清水溪以上,河道極狹處不及十米,河中並多巨石,水流復急,然船家之航行術,極為穩練,小舟常曲折其中,逐浪飄沉,雖危險之事亦多,而能在此種河中航行,實可驚異也。

沐川河 沐川河源出屏山五指山之北麓,經沐川羅柘溪炭庫場以入泯江。羅柘溪以下,可以分段通航,所經之地,皆屏山最肥沃之區。

龍溪河 龍溪河發源於屏山之馬皇岡北流,經龍華寺五間房箭板場等地,凡流二百四十里而入岷江。

中都河 發源於馬邊臘脂山(煙遮山)下,向東流經叅壩中都等地,由蠻夷司入金沙江。全長約二百里。不通舟楫,但為古昔自岷江流域入金沙江之衝衢。

西寧河 西寧河發源於大涼山黃茅埂東側,流經雷波之濫壩子中山坪而至西寧入屏山境,長約一百里。更東北流經撕栗沱而至夏溪,凡八十里,又五十里至石角營入金沙江,距中都河入口之蠻夷司,不過五里。此河沿途多屬荒地,中山坪一帶,鑛產尤豐,清季到此河沿岸墾殖者,有千餘人家,入民國後,夷亂日甚,日就消滅。今所存者,僅夏溪以東十數家耳。

西蘇角河 發源於黃茅埂東側拉米山上。向東南流經裏脚槽,匯夷坐河及田家灣長河塢三稜岡等地流出之水,經吳家壩西蘇角,匯那裏溝水,在小霧基下游五里入金沙江。此河全長約百餘里,水勢湍急,不易涉越,在雷波西境,為清代漢夷之分界河流,可稱天塹。但終至不守,早淪入夷人腹地矣。

美姑河 美姑河有二源:一出大涼山內吉耳窪基山下,匯業日目的之水,經三河以打若各也打各地,凡二百餘里而至牛牛壩。其源出鑼鼓那打山,經連沱腦之西而至牛牛壩,與自三河以打來之

河相合，即稱美姑河。在牛牛壩之河谷，即寬約百米，平均深及一米，水流頗大。流至美姑，匯自竹核流來之水，爲大涼山中第一大水。兩岸河谷寬廣，土宜稻麥，極易開發。自牛牛壩以下，即可分段通船，牽輓亦便，稍加整理，則可全部航行小船也。

西溪河 源出孟獲山，流經昭覺城東，向南流，匯三灣河之水，由打鐵壩入金沙江。在昭覺附近，水量頗大，河身寬在五百米以上，深及一米。河谷極廣，成一大沖積平原。極宜種稻，爲夷地中極肥沃之地。此水經流之地，爲一高原。在昭覺附近，海拔高度，及二千米，然而氣候溫和，地勢平衍，土壤肥美，極易開發。昭覺河在昭覺附近，即可行船。下游一段，當更有希望也。

昭覺一帶之地理知識，在現在極不完備。竹核之水，一般地圖及陸軍勘測圖，皆以爲北流，在牛牛壩以上合美姑河。而不知其在牛牛壩以下數十里之美姑合流。而昭覺之西溪河，則與現時市上流行之地圖所載者，更不相符。如亞新地學社之大中華民國分省圖，以昭覺之水入安寧河。而申報館之中華民國新地圖，則引西溪河爲匯通河之上流。至十萬分之一之陸軍地圖，所載之昭覺附近支流，尤紛如亂麻，幾至頭頭是道，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實則西溪河與會通河（亦作黑水河）之間，有梭梭梁子及裹脚梁子等大山阻隔，西溪河不能入安寧河，亦不能入會通河也。而昭覺附近河流，亦不複雜。僅城北有小溪一道，由城東出，過昭覺河，即可上豹口梁子，入竹核平地中，以達美姑河流域。蓋建昌以東，雷波以西之地，皆爲獐獍盤據之區，漢人不易達到。而能達到此等地帶之人，又不能注意此等重要事實也。

(四) 交通

雷馬峨屏之水運,如上所述,亦有可以整理之希望。至陸地交通,以前大道有叙府屏山雷波大道,峨邊馬邊大道,及雷波馬邊大道等,皆頗平整。

叙府雷波大道 沿金沙江上行,二百里至屏山。又一百二十里至蠻夷司,經大崖洞芭蕉灘等地,上豬圈門山,至黃螂,凡九十里。更行三十里水路,過馬湖,又行九十里,越五指山,經牛吃水等地,而至雷波。此路皆寬大平整,惟入民國後,大崖洞芭蕉灘等地,已逼處夷巢,而馬湖沿岸,已不能自陸地自由通行,五指山更為獠夷出入之門戶。凡客商通行各地,非請夷人保護,即須用重兵接送,乃能免除意外。故昔日康莊大道,今已日就荒蕪,荆棘叢生矣。現兩地郵件來往,皆取道雲南轉遞。

峨邊馬邊大道 峨馬兩城,相隔僅一藥子山,約二百里許,然為夷人所窟穴之區,久成莫闢之荒榛。故由峨邊至馬邊,皆繞道於紅花溪沙坪等處,至新場一百里,又經峨眉縣城行一百五十五里至鎮子場,由蘇溪行五十里至嘉定,又乘舟行一百二十里,至犍為。再陸行經屏山屬之宋村利店等地,凡二百五十里至馬邊,計共六百五十五里。其小道則由峨邊至毛坪,百四十里,經樂山屬之五渡溪,銅街子,屏山屬之茨竹坪,鳳村,榮丁等地,凡行二百四十五里至馬邊屬之夏溪,又行四十里,乃至馬邊。全程計四百二十五里。若由茶園堡荒林中行走,亦有三百八十里。其路線迂迴繞越,商旅咨嗟,阻碍交通,莫此為甚。

雷波馬邊大道 此路係由雷波行二百一十里,至蠻夷司,順中都河上行,越臘脂山,行一百九十五里至馬邊。全程凡四百零五里。

若自雷波北行，經西寧溝直去，則不及三百里。皆由夷務不振，故轉運不便，官民交困，而無可如何也。

至於雷馬峨屏各縣境內之交通，最完整者，當以屏山爲最。蓋其場鎮較密，產物較富，設施較易。除道路而外，重要市鎮，皆有團川電話，城中並有軍用電報。至雷峨屏各縣，因場鎮稀少，又遠在諸大城鎮之旁，故交通幹線，迄無進展。以前在二十四軍督辦屯殖時，亦曾安設軍用電話，但不久即爲夷人破壞。至此四縣之郵務，除屏山外，皆爲代辦所，郵件亦稀。民國十七年，二十四軍改組雷馬峨屏屯殖處，爲開發四縣計，正式成立馬路局，按年劃撥八萬元，以作專款。並召集雷馬峨屏四縣行政長官人民代表會議，決於民力可能限度內，每年共攤籌四萬餘元，以爲補助，擬興修長約一千四五百里之馬路。擬定第一期，由犍爲至馬邊，第二期由馬邊至雷波。第三期由雷波至屏山。第四期由馬邊至峨邊。然而完成者，僅爲犍爲至沐川之一百餘里，既無貨可運，亦無車可通，徒壯觀瞻，充建設之資料，勞民傷財，毫無所用，至屬可惜。

至於涼山中之交通，則極形幼稚，夷人不修道路，不築橋梁，所有道路，皆由頻頻踐踏所成。高山大水，一任自然。即昔年漢人所經營之道路，亦多加破壞，不使存在。故涼山內實無所謂交通系統。若地位重要，來往之人較多，則道途天然加寬，否則經行之人，類須披荆闢茸，自行開道也。

大涼山內，以牛牛垵爲中心，蓋此爲美姑河與夷車河合口之地，天然成爲三條大道交匯之點。而由牛牛垵東行，經省己拉米等地至雷波，約三百八十里。由此北行，經窪海萬石坪等至峨邊，約四百九十五里。由西經美姑竹核而至昭覺，約一百二十里。更由昭覺西至建昌約一百八十里。均爲夷人時常通行之道路。

雷建通道 雷波與建昌相隔,只一涼山,以夷患之故,漢人不敢通行。凡由雷波赴建昌者,皆須經行屏山,以轉叙府或馬邊,而至犍爲,上溯嘉定,歷越蘆以達建昌,總共路程在二千里以上。然自雷波直赴建昌,則路程僅及六百里。阻碍交通,有如是者。清督趙爾豐爲澈底整理涼山計,於宣統二年,飭雷波通判葉錫祺,招土勇三百,名曰雷建通道勇,冀溝通涼山,便利交通。乃營堡未成,恩札家即率衆來劫,未幾而同志會亂起,全部停工。雷波部份,僅修至距三稜崗三十里之扇子坪。但建昌部份,則已溝通昭覺,越過美姑河,至於耶路那打之下矣。其路不繞向牛牛坝,係由雷波經三稜崗,扇子坪,大谷堆,天喜,羅脚,三崗,噶合,底衣,美姑,竹核等地而至昭覺,全長四百六十里。僅天喜至三稜崗一段,地形複雜,修治較難。其昭覺到天喜一段,皆坡度低微,施工簡易。已成之一段,路寬五尺,平整如砥,幾可馳駛車馬,然今已大部被夷人毀去矣。

(五) 氣 候

雷馬戛屏四縣之經緯線相距皆一度之內。然以涼山支脈盤結其間,各地高度,極端不同。高山可至海拔4000米以上,而低地則僅海拔300餘米,是以氣候之變更至大,幾至各縣不同。此次調查時,附帶作氣象測候。雷馬屏三縣,曾得半年以上之紀錄。惟戛邊一縣,未曾久住,故無可參考。

欲談一地之氣象,非有多年之紀載,及可靠之材料,則陷於空疏。此次所得之材料,因紀錄時間甚短,幾無何等特異之處。雖紀錄方法簡單,而紀錄時間則均劃一,確極便於比較各地氣象之變化也。

(甲) 溫 度

雷馬屏三縣溫度,以屏山爲最高,其紀錄爲 $27^{\circ}.6$ 。各縣最熱

之時,多爲七月。但二十三年七月,屏山降雨量特多,溫度下降,其最熱月份爲八月。馬邊最熱之月份爲七月,達 $26^{\circ}.5$ 。雷波亦爲七月,僅 $25^{\circ}.2$ 。其餘各月之溫度,皆以屏山最高,馬邊次之,雷波最低。其相差率,由一度以至四度不等。此蓋雷波海拔爲 1260 米,地勢較高,溫度自低。馬邊在海拔 500 米處,屏山則在海拔 330 米處,故以屏山爲最熱。若非本年七月份雨量特多,其最高溫度,當不止 $27^{\circ}.6$ 也。

(乙) 雨 量

屏山雨量較雷馬二縣爲豐富,其七月之雨量達 150 公糧之多。馬邊最多爲八月,達 161 公糧,雷波最多爲七月,達 128 公糧。就其他數月之紀錄觀之,屏山之雨量皆多於馬邊及雷波。雖馬邊八月份之最多雨量,較屏山七月份之最多雨量尤多,然僅可視爲特例。又屏山雨量,在六七八數月中,皆較均勻,而馬邊七八九等多雨之月,各月雨量,可差至一倍以上。雷波七八九等月,則每月相差至四倍以上,可見雷馬一帶已接近高地氣候,雷波則尤爲顯著也。就屏山雨量觀之,其半年雨量,達 400 公糧以上,雷波雨量,亦在 300 公糧以上,實可稱雨量豐富之區,極適於植物之生長也。又就三縣之溫度而論,屏山最高溫度僅 $29^{\circ}.6$ 。在十二月份,雷波之最低溫度亦僅 $8^{\circ}.4$,雖高山之上尙有更差別之氣候,然以全局而論,實極適於農作物之發展,爲其他邊地如松理茂及西康諸地所不及者也。至若雷波之氣候,則夏不過熱,冬不過寒,雨水調勻,則爲更適於居住之地也。茲將雷馬屏三縣之氣象表,附載於後,以備參考。

馬邊縣城二十三年六月至九月份氣象記載總表

月	天	候	溫 度 C°			降 時	水 間	降 水 量 mm	濕 度				氣	壓	
			上午	下午	最高				最低	平均	乾球示度	乾濕兩球差度			絕對濕度
六	晴	6											上午九時	下午三時	
	陰	2		4	26°.6	18°.4	22°.5	47 時	42.3		22°.9	1°.3	18.02	87.0	69.4
	雨	5		3											
	晴	16		13											
七	陰	7		5	29°.1	24°	26°.5	67 時	60.3		21°.2	1°.2	16.35	87.0	68.7
	雨	7		12											
	晴	15		7											
	陰	7		7	27°.3	21°	24°.2	59 時	161.3		23°.7	0°.6	20.44	94.0	68.9
八	雨	6		14				30 分							
	晴	7		5											
	陰	4		7	24°.1	18°.6	21°.3	29 時			21°	0°.5	17.47	95.0	70
	雨	3		2				40 分	6.9						67.7

屏山縣城二十三年六月至十二月份氣象記載總表

[illegible]

第三章 獯 獯

(一) 種 類

雷馬峩屏考查團經行之地，多屬獯獯盤據之區，而此區域之政治交通實業等問題，又在在與獯獯民族有密切之關係。故獯獯之生活及其社會組織等，皆考查者應所注意。今略述於此，以資與雷馬峩屏之各種現象互相印証。

漢武帝時始通西南夷，置犍爲郡，而司馬遷稱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則當時之西南夷，已非一族。獯獯民族之來源，已不可考，而其盤據之涼山，則屬古犍爲郡，當即西南夷中之一支。獯獯民族，皆自稱爲孟獲之後，亦無從証明其真僞。推原其意，亦不過如漢人尊黃帝爲祖宗，以民族英雄爲代表，即以自高身價而已。然諸葛南征，五月渡瀘，其所討伐之民族，性格與地點，皆頗與獯獯相吻合。則傳說之來，不爲無因，今大涼山中，猶有自認並公認爲孟獲之嫡裔，亦有諸葛孔明之若干傳說。則獯獯民族，其真漢代之南蠻歟。

獯獯民族，在古昔當爲西南極重要之一民族。現時蕃殖之區，除四川外，雲南亦夥。其在四川者，則以大涼山爲中心。涼山附近各縣，如雷波馬邊峩屏山及越嶲冕寧西昌昭覺寧南會理鹽源鹽邊等縣，皆爲其勢力所支配之區域。

在大涼山中，獯獯分爲黑夷白夷二種。黑夷爲真正之獯獯，白夷爲黑夷之奴隸，乃均係被擄去之漢人，轉變而來。惟黑白二夷，不

通婚媾。種族及階級上之限制，極端分明。漢人爲便利起見，皆呼之爲夷人，甚至呼之爲蠻子。獯獯二字，反不常用。

四川獯獯，既以大涼山爲中心，故研究獯獯之絕好區域，當然爲大涼山。蓋其他各地，接近漢人，其原來之風俗習慣，雖未全脫獯獯本色，但多少已與漢人同化。關於獯獯之記載，近來所在多有，但皆以越巂或建昌之獯獯爲代表，其論風俗習慣等，與此篇所論者，稍有不同，蓋地域有異耳。然黑白夷之分別，亦議論紛紜，或指白夷經過若干年代之後，可以晉級爲黑夷，或指黑白夷爲同種，認白夷爲戰敗而逐漸混有漢人血統者。此因接近漢人之故，黑白夷皆爲平等博愛之漢族社會所薰染，黑夷漸忘其尊貴，白夷漸忘其卑賤，其嚴格之種族界線，遂不易爲外人考見。況黑夷數少，白夷數多，其原有之黑貴白賤之制度之所以能存在，全由於其原有社會之能保存，至在漢夷雜處之區，其社會制度，乃根本動搖。白夷既有出頭之一日，又安不與黑夷爭平等也。故夷漢雜處之地，所見之獯獯社會，已非真正之獯獯固有社會。不獨其風俗習慣已變，即黑白夷之性質亦變。執此以論獯獯之風俗習慣，恐有未當，而以論黑白夷爲同源或可以合源，則去事實甚遠矣。大涼山中黑白夷種族制度，係極端嚴格，絕對不能混淆，即白夷本身，亦有若干之等級，亦不容混爲一談也。本篇所述，全以大涼山之獯獯社會爲根據，照事直書，不加臆說，其未能目睹之事正多，闕之而已。

(甲) 黑夷

黑夷乃真正之獯獯，爲涼山之貴族。重武勇，不尚操作。鼻高而目微陷，微作八字形。顴骨微突，耳輪長大。額扁平，而頰微陷。牙床整齊。皮膚多黃黑色。眉稀，鬍子尤少。髮黑而粗。身高而大。手掌及足掌皆長大。足趾碩大有力。蹠皮頑厚，善走，雖懸岩

絕壁之上,及荆棘塞途之區,亦能從容通過。其行路也,上身不動,兩手亦靜止,而只移動其腿部,然行動絕速。其坐也,或蹲或踞,手多抱膝。女子僅身體較低,行動較敏活,少帶扭捏之勢。無羞態,亦有姿色秀麗者,但千不得一也。

黑夷之性質 黑夷皆莊重自持,惟嗜酒,每飲必酣。醉則叫囂狂浪,無惡不作,無禮法以自持。性沉悶,多疑,敬鬼。凡事不如意,則諉之於鬼祟。事事舉行之先,皆決之於占卜。好體面,重感情,雖以死爭,亦不惜。作事非常固執,自尊心極甚。除自族而外,任何民族皆不在眼底。喜取漢人之物,而不仿造。喜漢人之多能,而不思學習。故常擄漢人,劫漢物。酷好戰爭,而不重燒殺。極好小便宜。喜盜,喜劫,喜鬥。畏威而不懷德。

女性中心 黑夷之女子,極為尊貴,為一家之中心。凡家政上之一切事務,皆取決於女子。未嫁之女子,為家庭中財產之一部。若本家勢力雄厚,財產富足者,則所有閨女,尤可得善價而嫁。貴者可換銀三四千兩,至賤者亦得百兩,從未有百兩以下者。至娶入之婦人,則除娶時已值相當之價值而外,其附帶而來之姻婭關係,尤有價值。蓋夫家有事,即可由婦家互助到底,生死以之。故男家高攀貴女,即可獲莫大之保障。因而貴女之市價,隨之高漲。以此關係,婦人之地位,在一家竟有神聖之尊嚴。設男子稍有拂意,可自由施以鞭朴及各式懲罰。而男子對婦人,則絕對不能毆擊,或有犯者,即被舅家或親戚壓迫,無法伸訴。然男子亦有別營窠室者,惟須得原妻及妻家之默認,並須納與娶新妻所用之等量禮幣於原妻家,方免異言。新舊兩妻,在名義上無大小之分,各住一地,不相往來。在妻子未死之前,男女兩家之親戚關係,無論如何,皆須維持到底。但在婦人死後,則須視感情之如何,或則即時變親家為冤家,互相殘殺。

(乙) 娃子

黑夷性喜劫掠漢人,沿涼山一帶人民,備受其禍。其劫人也,不獨取其財,擄其人。且棟梁窗扇,石磨鐵鋤,牛羊鷄鴨,甚至一釘之微,一縷之細,凡可移動者,亦皆席卷而去。通常稱此種搶擄爲洗劫,實吻合之至。方其將漢人擄到,即將衣服盡行褫去,痛打一頓,名爲見面禮。若此漢人係多數夷人共同擒得,則須備受諸夷之輪流毒打,但婦孺則待遇稍好。擒得之人除幼兒外,均於頸上繫以粗羊毛繩,牽之行走。若稍抵抗,或不能行走時,即行殺却,或用石錘死。至家以後,即迫供操作,強使習夷語。日惟給以苦蒿葉所作之飽飽數個,強使充饑。渴時則飲冷水。日間則圍破羊皮以資護體,夜間則使宿地窖中,並須綑繫手足,窖上猶加重板,嚴密覆蓋。設數人共囚一窖,則矢溺充斥,往往一宿即斃。又禁漢人私語及作漢語,犯者痛責。若行私逃,捉回後,則集當地各家漢人於前,當衆痛責之,以爲各漢人之戒。每用荊棘爲鞭,令漢人自行毒打,暈絕後,則用椒末水噴其全身,使痛苦極端,而不至死。蓋猓獞之視漢人,猶漢人之視牛馬,爲家中財產之一部,可以鞭撻之,而不願殺斃之。總以其不敢逃逸,日就馴服爲度。故被擄之漢人,往往求死不得,備受慘毒,淪於畜類生活。天地間之至慘,莫過於此也。擄得之人,若有過剩,或係同一家庭,同一里居,即須轉賣遠方。雷波之人,多賣入昭覺。建昌之人,則賣入峩邊。又不使同在一處,強令其父子夫婦,彼此分離,鄰里鄉黨,莫由再見,以免同謀逃竄,陰畜異謀也。其索價之標準,則如漢人之買牛馬。身強力壯者,可得銀百數十兩,次者數十兩,老者最賤,僅值數兩。小兒極易死亡,價值僅由數兩以至數錢,蓋與一鷄之值相差無幾。小兒不能行走者,可以由母撫育,稍大即須另賣。

漢人自爲俘擄後,飲食言語,完全改變,晝服力役,夜囚縲絏。稍

有觸犯，即遭鞭撻。若身屬富人，親戚尙盛，被難之後，可備重金入山贖出。然若輾轉變賣，買遷多次，贖人者雖有返珠之願，而被難者仍如石沉大海。其能生還漢土者，蓋千不得一焉。

漢人入涼山後，即稱爲娃子，備受異族之賤視殘待，極易死亡。其得苟延殘喘者，蓋不過十分之一二。每年被擄去之漢人，雖常在一百以上，而實際存在者，非常之少。此等漢人，在一二年後，自知出山絕望，日就馴服，謹慎執役，亦可自由行動，可免縲繫之苦，且可與獯夷同等起居，僅衣服飲食，稍爲粗劣耳。凡獯羅家中之一切操作，如耕田打柴牧羊煮飯等事，皆由此等人任之。黑夷惟袖手而食，督飭一切而已。

(丙) 白夷

在涼山中苟延殘喘之漢人，歷年既久，事事將順獯羅之意，或能先意承志，爲其忠僕，則可得獯羅之歡心，特加賞識，配以異性漢人，使成夫婦，另組家庭。惟此奴隸夫婦，須雙方均爲其忠僕。成婚後，即自建小屋一所，由獯羅分與田土若干，使自耕作，自謀衣食。惟須時時聽候差遣，不得違誤。遇有戰事及劫掠等事，皆須躬臨戰陣，爲獯羅効死力。且在年終獻豬頭一個，雜酒一桶，即盡厥職。此外則無一捐稅，各方皆非常自由，其主人對之，並負有極端保護之義務。其生活之有保障，可使其永遠不思歸漢土。此等人之起居言語，至是蓋完全獯化。然仍可自稱或被稱爲漢人。其生出之小孩，則視其父母之是否完全忘本，是否仍教以漢人言語，而定其親近漢人之程度。然無論如何，此種家生小兒，已全化爲白夷。彼絕不自稱爲漢人，他人亦絕不敢妄稱之爲漢人。蓋漢人在涼山中，皆爲奴隸。此漢人二字，隨之變爲低劣之名詞，反不如娃子二字之受人尊敬矣。至白夷二字，在彼輩視之，固爲冠冕堂皇，與黑夷二字，幾有同等尊貴

之價值。凡白夷之姓,皆從其主人,其原來之漢姓,多不可考。

管家娃子 然而無論如何,白夷世代相傳,仍爲白夷,仍爲娃子,仍爲黑夷之奴隸。即能生財有道,子孫蕃衍,蔚成大族,然仍須恭順主人,絕不能踰越一步,絕對不能與黑夷通婚姻。惟若其主人特垂青睞,可令其照料家務,助理管轄田地房屋,較其他娃子,地位高陞一級,稱爲管家娃子,氣宇自屬不凡。管家娃子之婚姻,則仍擇管家娃子爲親家,又絕對不與一般白夷爲偶矣。

三灘娃子 白夷亦可買漢人爲奴隸,或擄漢人爲奴隸,用裸獵馴服其祖先之方法,虐待其苦同胞。此等被馴服之漢人,即成爲白夷之娃子,同爲白夷,然此則稱之爲三灘娃子。灘者,土話等級之謂。而三灘者,則管家娃子爲頭灘,普通娃子爲二灘,娃子之娃子,則淪爲三灘娃子矣。三灘娃子之論婚姻,亦僅限於門當戶對之三灘娃子。其地位之低落,在涼山中,至屬可憐。其興起門楣之唯一方法,即爲投入黑夷保護之下,逐漸認一黑夷或多數黑夷爲主人,以圖振拔。然其三灘娃子之歷史,固不能因此爲人忽視也。

白夷之性質 白夷因皆爲漢人之子孫,故面貌完全同於漢人,而資質亦較黑夷爲聰慧。但既習染夷俗,言語同化,已不知五倫八德爲何物。只知順從裸獵,即爲美德,成爲奴性極深之人。因而逢迎阿附,見惡勇爲,恃其遺傳之聰明,鼠竊狗偷,爲虎作倀,魚肉漢人,其害蓋有甚於黑夷。此等白夷,對漢人之弱點,容易了解。對於漢人之消息,容易探知。故常爲涼山中之重要謀臣。治邊者,每以白夷爲漢人,多予優容,彼遂益售其技,盡其漢奸之能事,誠爲民族之污點。然白夷之中,亦不乏追遠懷古之人,深慕漢人文化,不以片時之安樂,忘進化之重要者,亦所在多有。此則多屬涼山中之反動份子,及受盡壓迫之三灘娃子而已。

黑夷對白夷之待遇 獯獯之家私，通常以娃子之多少，定貧富之等級。所畜娃子，多者至三四百，可以隨意買賣，遺嫁均賸以娃子。娃子之姓名，隨主人而更改。黑白夷之界限極嚴，白夷有過失，可以任意生殺予奪，號令須絕對服從。遷徙婚嫁，皆唯黑夷之命是聽。然每年僅納豬頭一個，雜酒一桶於主人，並爲主人鋤地若干時。若主家有嫁娶之喜，則賀酒一桶，有喪事，則往哭之而已。平時安居終歲，自種苡子而食，自作氈衫而衣，無催科之繁，及兵匪圍等之騷擾。遇有旁人欺凌，則主人必出而迴護之。蓋黑夷極重面子，凡有欺其家奴者，即引爲欺己。雖捐棄生命財產，亦須拚鬥到底，以期保全。故娃子之生命財產，皆有保障，皆樂爲之用，此種精神，實可欽佩。無怪白夷之能出涼山而不願永離涼山也。黑夷在平時之對白夷，雖階級上有尊卑之分，工作上有惰勤之別，而飲食服用，則毫無差別。其同住也，雖一勺之酒，一醬之肉，亦須分惠諸娃子，使同沾口福，若漢人賜彼什物，僅及其身，而不並及其娃子，則怫然不樂。遇戰爭恒身先娃子，自臨前敵。有先娃子之憂而憂，後娃子之樂而樂之風味。故雖有主奴之分，階級之限，而娃子皆心滿意足，從無反叛之事。

(二) 生 活

無論黑白夷，其生活方式，皆屬一律。故總括述之如下。

(甲) 裝飾

獯獯不能織布，而涼山中亦無棉麻之屬，故山中所用布匹，皆須由漢地輸入。其自造之衣料，通常有二種。一即氈子，係將羊毛壓平，揉緊所成。二爲牟子，（邊地另造一字，以牟字加毛旁，大可不必）係將羊毛搓成細線，用編竹籬之法製成。後者製作頗爲精美，價值

較貴。裸體在十歲以下，無論男女，均一絲不掛。男子着一布褲，通作藍色，或黑色。褲極大，寬約二尺。講究者，脚口鑲三寸寬之別色布一條，並鑲細欄干一轉。（欄干爲絲麻織品，形似花邊，前清婦女衣飾多用之）然其最外邊緣，並不縫上。蓋褲脚最易磨壞，縫上亦須時時修理，不如任其自行磨滅，反爲經濟。此種褲子，須用寬八寸長二丈八尺之布一匹，方能縫成，而腰布及鑲邊布，尙不在內，可謂碩大無朋者也。平時穿此褲，兩側垂地如百褶裙。在跑跳時，將兩個褲脚，向上挽捲，即可將多餘之布，壓於褲帶之上，全不現穿褲痕跡。大小便時，亦如法辦理，非常便捷，可謂兼合乎保溫與藝術者也。富者上身亦着一布製之短衫，則以合身爲度，長僅及腰。緣邊嵌以紅白等細欄干，極似清末婦人上衣。除此一衫一褲而外，更披氍製或牟子製之披衫一襲，狀類一口鐘，而無領，夷名擦耳窩。至冬日仍着一衫一褲，僅可多披一件擦耳窩。男女均不着鞋襪草履，冬夏皆然。至貧窮之娃子，則終年只裹一塊羊皮而已。女子不着褲，而圍牟子製之百褶長裙，或用數色土布織成。愈富者裙愈長，裙綳愈多。裙上垂烟袋口琴玉牌等，每行轉時，曳地有聲，如迅雷風雨，塵埃大起，見者撲鼻。女子上身仍着短布衫一襲，外套擦耳窩，終年赤足，不着一。擦耳窩之爲用，無論男女，皆極寶貴之。涼山氣候寒冷，時刻不物可離。至夜間亦無被蓋，無論乾地水地，家居野宿，皆縮頭擦耳窩中，裹之而睡。遇雨時，則以之避水。晴時，則以之避日。可謂夷人日常生活中的寶貝也。男女出門，皆戴小尖竹笠或負背上行坐不離。裸夷男子，皆在頭頂上蓄髮一方塊，長約三四寸，名之爲天菩薩，爲全身最尊嚴之地位，不容他人亂摸。其餘毛髮，皆全行剃去。尤惡鬍子，不用刀剃，恐其易滋生。修面時，用鐵鉗一一拔去，往往血流被面。其新捕獲之漢人面上有鬚，亦施此法除去。男子皆穿左耳，富者戴

珊瑚或瑪瑙,垂垂四五粒。貧者則僅穿一黑線耳。富者手腕戴銀鐲或銅鐲,手指上更飾以銀製大戒指。然普通均不常有也。除此而外,自頂至踵,更無一飾物。獮夷女子,皆蓄髮。通常分成二辮,盤於頭上,於後腦總結一髻。有謂未嫁結辮,已嫁則否,其梳頭之形式亦異,皆無稽之談耳。婦人多戴一方巾,幾覆其額,至女則否。富者兩耳皆綴大耳環,並附珊瑚等珠飾,手上亦戴銀鐲及戒指等。所有飾物,夷地不能製,皆自漢地得來,殊鮮珍品。

無論冬夏男女,皆不沐浴,及洗濯衣服。頭面油膩斑斕,手足尤爲污濁,腥臭撲鼻。然男子出外,常爲雨水淋洗,或過河涉水,亦有強迫洗澡之機會。惟女子則否,故尤爲惡臭。然彼等對洗臉洗澡,使身體潔白,亦頗愛慕。惟厭香料等,指爲漢臭。至於白夷,則間有洗澡洗衣之事。

(乙) 飲食

涼山海拔較高,通常均在一千米以上。而夷人喜涼爽,又多住在二千米以至三千米之地。涼山產紅米之地,僅美姑河沿岸,及西溪河沿岸之低地,並竹核壩子等地。產量並不多,而夷人又不喜食米。涼山地氣既寒,皆種苽子,以其耐寒易種,且可年收二季也。故成爲大涼山中惟一之主要農作物。其餘如玉蜀黍及燕麥等,則產量稀少。苽子分苦苽甜苽二種。甜苽產在較低之區,故苦苽之種植尤廣。洋芋在十年以前輸入涼山,近亦成爲極重要之食品。其種植之廣,蓋與苦苽略等。涼山土壤深厚,本可大行種植,以備全年之需。然夷人懶惰性成,不事經營,常感缺乏。其一般食品,在夏季則食洋芋及苽巴,爲彼等之黃金時代。秋季則磨豆成漿,連粕糞食,謂之連渣腦。冬季則吃蘿蔔葉。春季最苦,僅將苦蒿葉,作成巴巴

而食。極富者則有餘糧，仍常以菽子爲食。油麥爲大涼山最佳之食物，磨成粉後，可以用涼水調食，旅行攜帶至便。至於菜蔬，則除黃豆及蘿蔔而外，極少栽種，且亦不可栽種。而夷人對飯外之菜，亦未感若何興趣。有客至，量其尊卑，分別以雞豬羊牛等爲招待品。殺牲皆不用刀，捏死之，或錘死之而已，故名曰打牲。其手術極敏捷。往往牲未死而皮已剝，皮未脫而肉已入鍋中。連腸帶肚，一同鍋煮。甚至水未沸而肉已盛木盤中，獻諸貴客，殷勤勸吃。若客不吃，或食之不力，則主人猶怫然不快。涼山中鹽最貴，極少用鹽，多用木香子及辣椒爲汁，用鹽少許，稍示調和之意而已。至鹽之用途，在涼山中，則多用以作羊之飼料，蓋羊不吃鹽則病瘟，於其財產上即發生直接之損失。平均涼山夷人，每年所吃之鹽，不及一兩。故多患喉部甲狀腺腫脹病。

夷人不飲茶，此爲與西番極主要之一分別。冬夏皆飲冷水。極喜飲酒。其酒以菽子和玉蜀黍四五升，煮熟，加酵母置桶中，酵母則來自漢地，三數日後，即成。飲時沖水桶中，水自桶底小孔流出，稱爲夷酒，亦頗醉人。隨飲隨加水，可獲酒多量，可使飲者痛飲連日，由醉而醒，忘乎其形。夷人在平時，亦知自重，及其醉也，則叫囂狂浪，嘻笑痛哭，無惡不作，益見野蠻。

夷人喜吸旱煙，用煙葉揉碎，置煙斗中抽吸。煙斗或泥製，或石製，形狀極似歐美人之派蒲。民國初元，政府嚴行禁種鴉片。涼山爲漢人勢力不及之區，故獮獵競種鴉片，鬻售漢人，以換槍械。然自煙禁大開後，漢地鴉片價低，夷人亦不更種。夷地亦無人吸食，不過常往來漢地之熟夷，或在各縣當差，爲官民勾引，亦有上癮者，然爲數極少。今政府又重申煙禁，涼山夷人或又將大種鴉片，以換槍械矣。深願邦人於此，多加注意。

(丙) 房屋

裸羅房屋,不論貧富,皆係依一定之形式而建築。通常只有一列,分爲三間,且不一定有牆壁隔開之。其正中之一間爲廚房,及客房等混合之用。其靠壁左側,有一火炕,旁立石頭三塊,支鍋其上,名曰鍋莊。此爲日常炊爨之所,或爲烤火取暖之用。火炕中之火,須令其終年不滅,有客來,圍爐席地而坐,但有一定位置,靠壁面之一方,爲客位,客人多時,則順延至右側,靠大門之一側,爲娃子位。炕之左側,乃爲主位。客人絕對不能坐其地。若爲白夷家,則其主人來時,須延之坐左側,而自居近門之一側。客人來家,飲食居住,皆在此火坑之旁。夜間睡眠,亦在是處。夷人家具,均極簡單,無桌椅及被褥。食具亦僅木碗碗(木杉杉)數個,極講究者乃有木勺以供飲湯,大木盤以供陳酒菜。惟鐵鍋一口,家家不可少。但皆來自漢地,極爲珍貴。故一口鐵鍋,即爲裸羅托命之所,可謂爲其全家之至寶。而火爐者,又爲全家之中心地點也。故關於火爐上之禁忌頗多,最要者,爲不能自火爐上跨過,及腳踏鍋莊石等,犯者必遭奇辱。又主位近後壁之處,爲夷人供祖宗之所。凡夷人死後,其子孫即取樹枝一條,包之草中,立於壁側,積久則與一小柴把,無二致。若不慎而焚之取暖,則取禍之大,非可想像也。

正室左側之一間,爲重要器物儲存之所,及主人內室,不容外人亂走。然雖名爲內室,而主人夫婦,固常在火爐旁邊,與一般客人娃子等共寢處。所謂內室,不過爲一燕居之處而已。

正側右室之一間,爲牛欄及畜養豬羊之所。在富家,則不畜牛羊,而爲馬房及磨房等。在貧家,則兼爲養雞及存儲雜物之所。

無論黑夷白夷,其所居房屋,皆如此佈置,絕無例外。不過富者

構造較大,而且可以隔開,使此三間之範圍,特別確定。次等者,則畧具三間之規模。而貧者,則省去右側之一間,或則並左右二間一同省去,僅有一小間房子,仍照三間房子佈置而已。

所有房屋,皆用土牆作壁,其上再支棟梁,構成房子間架。室中柱頭極少,故常有倒坍之虞。屋頂皆用木板,平排蓋覆,極講究者,方重蓋二層。然遇大雨,亦有屋漏之患。木板不用釘,僅用巨石壓覆其上,極單調之至。

最講究之住宅,尙築有土牆包圍之。牆與正房之距離不等。但均約如正房地基之大小。更往往在牆角作礮樓一個,或二個,以資防衛冤家及漢兵,然其構造至爲簡單。

裸羅家中,皆無廁所。有圍牆之家,其屋前爲堆亂草之地,其屋後空地,即爲便旋之所。貧者則不分屋前屋後,大可隨心所欲,隨地施行。其爲彼等作除糞工作者,則爲猪狗二畜。蓋涼山中猪狗,皆不需飼料。其飲食皆由此等排泄物上直接取得。惟狗強猪弱,享受自有多少。因之涼山之猪,常畜養三數年,而重不盈十斤,且味劣不堪入口。由夷家所畜猪狗之數目,常可判斷其家造糞能力之大小,直接推測其人口之目數。

裸羅屋外,均有平地一小塊,爲日間起居之所。蓋裸羅夜不燃燭,天晚即睡,黎明即起,即出屋外,坐此空地上。日間飲食起居,或睡午覺,皆在於此。客來亦起居於此,非天晚不入室。風雨不改,可謂外客堂也。

裸羅房屋,皆不打掃,塵埃四積,臭氣薰人。初入其室,每難習慣。惟富足之白夷,衣食既足,亦知考究起居,稍爲清潔耳。

世人嘗稱涼山諸夷,如何豪富,金杯銀盞,窖藏衆多,皆想像之詞。若以衡論中國一般農村之眼光論之,則涼山夷人,實一破落戶之集

圖。若以文明程度而論，則涼山夷人，蓋仍在原始生活之中，尙未進於接受文明之地步也。

(丁) 交通

獮獵皆不修治道路橋梁，所有之路，皆係天然走成。常爲人經過之處，則草木不生，自成道路。高低曲折，一任自然。遇崖岸陡峻之地，則繞行他處以避之。故涼山中路，皆鳥道羊腸，至難行走。又絕不築橋，小水跳躍以過，大水則涉水泅泳，習以爲常，不感困難。然涼山中繁盛之地，亦有仿漢人方法，作簡單之木橋者，如連渣腰，業日目的，窪海等地皆是，但皆鳳毛麟角，不可多觀。至鄰近漢人之地，木橋與繩橋皆有人經營。且屬營業性質，漢人渡者須納重金，始克通過。若漢人原來建築之道路及橋梁，則皆被毀過半。以獮獵惡漢人，並所建設之有利事物，亦盡力破壞也。

清季川督趙爾豐，既會師牛牛垵，飭通判葉錫祺，招土勇三百名，關由雷波至建昌之道，名曰雷建通道。由雷波及建昌，同時興築。其在夷地者，則賂沿線夷人，自行建築。每人每日給鹽一斤，西路已修至黃茅埂，東側已修至扇子坪，即遇恩扎支夷人阻撓，戕殺兵弁，全體停工。未完部份，蓋差二百餘里。其計劃之雄偉，實堪欽佩。民國以來，無暇備邊，而此路亦被夷人掘毀過半矣。

夷人無論男女，皆終年赤腳，足蹠厚而有力，行動不畏荆棘，狡捷善走。不常騎馬，有大典時，方騎馬以驕其富。蓋涼山路徑狹窄，溪流衆多，騎馬反不如步行之簡捷也。

夷人通信之法，通稱打木刻。即由發信者，刻木爲符，令其親信人持此傳話，頗類令箭。其制取樹木一塊，或一枝，用刀砍其上，各人有相當之紋理，可資識別。不用文字。此在嚴重之事件乃用之。

若平常通信,即令人傳話,不用木刻。

傳話之法,有附耳而說,及隔山遠送二種。後者爲用極大。傳話人先立高處,曼聲高呼一“啊”字,然後將所傳之話送出。凡附近住民,無論與此事有無關係,聞此啊啊之聲,皆當出聽,代爲轉送。頃刻之間,可以將一種消息,遞送數十百里,有如電報。漢兵一至,涼山中即時震動,俄頃之間,可集各地夷人,共同抵禦,即用此法。

(戊) 職業

夷人聚族而居,自成村落。黑夷爲之領袖,白夷則出力以奉養黑夷。大都務農,其耕種法,與漢人相似,有犁有鋤,皆自漢地購來。大涼山產米地僅美姑河及西溪河沿岸,故多種菽子。種地不施肥,地愈高寒,則常六年或五年一種,以恢復地力。然夷地人口稀少,自俸甚儉,春食苦蒿葉,冬食蘿蔔葉,雖不知增進產物,亦粗足自給。然糧食不足,亦流爲盜,害及漢人。至農家副產,則爲採藥及養白臘蟲,以銷售漢地,值金甚巨。至工業方面,木石匠工,皆自漢地擄來。鐵工亦有,然至多只能作刀鋤而已。此外之能自製者,爲紡羊毛以製牟子,壓羊毛以製氈衫,挖木爲碗,削竹爲琴,編竹爲筮而已,皆不足以言精美也。又能向漢地買漆,以漆器具,成各種簡單花紋,其圖案皆爲果蠟所畫,乃涼山之原始文明。夷人皆不經商,土產有餘時,方始出賣,多以易鹽布或生銀。實則涼山之銀,尙不如鹽爲用之大。此外漢地通用之銀銅幣等,在涼山中,絕不能行使。金塊亦有之,但僅爲夷人傳家寶,不能作通貨用。夷人買賣,既因無銀鈔之便,仍屬以有易無,又無市場,故夷人交易,常跋涉數十里,費時若干日,而交易仍未成。漢人旅行涼山,尤感其苦。

(己) 喜慶

裸羅歌詞非常簡單，其聲沉鬱單調，每一句歌畢，即作“カニカニ”之聲，多屬男女愛慕之詞。青年多善歌，成人則否。其惟一之樂器爲口琴，長約四寸，以二薄竹片削成。吹時置唇際，並用指撥動，其聲細小，如蠅蜂飛鳴，如泣如訴。亦有簡單之跳舞，與巫師所跳略同，但習者極少。歌舞二事，在裸羅皆不重視，爲此民族與西番不同之一點。蓋其民族極沉悶，不喜熱鬧，是以大鑼大鼓，金石絲竹，皆與彼無緣。又忌喧嚷，雖數千數百人，同處同行，皆低聲軟語，無狂呼亂叫之怪習。

男女婚嫁，僅一部份係男女雙方自動結合，一般多由父母主持。聯婚須門當戶對，黑夷配黑夷，白夷配白夷，絕對不能相混。而有力黑夷，配有力黑夷，管家娃子，配管家娃子，似成定律。先由男家着媒人徵求女家意見，議定身價。若女家勢力雄厚，財產豐富，則身價可至三四千兩。白夷身價，則最高不過百數十兩。黑夷聘金，可由所屬各娃子分出。議定身價後，當由巫師占驗吉凶，乃先交一部銀鈔爲定禮。若定婚後，男子旋死，女家即退其聘禮。女子旋死，則女家須另以一女子頂替。

娶親之日，男女兩家皆置酒肉。由男家擇壯男子多人，持酒布等往迎。女家亦集男女於門，用水潑拒。旋擁入室中，共食酒肉。食已，男女兩家人，又於門外抱腰爲戲。蓋如漢人相撲及貫角也。又或雜以歌唱，以消永夜。次晨早餐後，又相撲戲，即由男家於紛亂中，將新娘負走。女家即率衆尾追，至相當距離而還。負人者，體皆碩大有力，能將新娘兩腿同攔於一側，挾之而走。新娘被挾後，乃大聲痛哭，極似不願前往者。誦者恆於中途置女下，俟其破涕爲笑，乃

負之入洞房，共同飲宴。食已，賀客共相撲爲戲，新郎新娘亦共撲。若新娘不倒地，是夜新郎即須獨宿。三日，新夫婦同赴岳家回門，並牽羊担酒爲禮。次日，新郎獨回，新娘亦常常來夫婿家相會。然非生子後，不在夫家長住。斯時女子，爲一生最自由之時代，交際行動，皆克於可掩飾之下，獲其方便。故夷家長子，多私生，然亦有竟不生育者。至十數月後，乃由其丈夫迎回長住。男子成婚後，即自建房屋，另組家庭。

夷人重聘禮，其娶婦也，往往耗盡父母或本身之蓄積，甚至累債終身。故對於婦人盡量利用，每有亂倫之事發生。夷制，除生母外，凡家中任何婦人，於其丈夫死後，皆可配合任何家屬。故兒配父妾，父配兒妻之事，所在多有。惟自家閨女之價值，遠在寡婦之上，當屬例對外，不能亂配。此種婚姻，全由買賣而來，故夫婦二人，多屬不成對偶。老夫少妻，或少夫老妻，幾到處皆是。然婦人爲裸羅家庭之中心，雖由買賣得來，而其地位之尊崇，權力之偉大，皆足使其忘却一切離奇之景象也。

夷人送賀禮，皆係用酒肉。若送一羊，則屬大禮，若更以牛，則極尊崇之至矣。

夷人節日殊少，每年劃分十月，僅十月中有過年之舉，全家聚飲，或雜以歌舞。俗名爲跳鍋莊。然各家日期不一定由巫卜占定之。此外之娛樂日，僅有六月中之剪羊毛節，然未畜牛羊者，即不參加也。

(庚) 疾病

裸羅信鬼，凡不可解者，皆諉之於鬼。禳鬼之巫有二種，一曰筆摩，能識夷文，占驗吉凶，並能畫符唸咒，但不跳躍。二曰師孃，不識夷文，不能書符咒，惟能解禳能祈禱。祈禱時，且唱且跳，手搖羊皮鼓，一

手持火把，裸上身作天魔舞。大禱臨風，飄然急轉。必至口角飛沫，聲嘶力竭，仆地而後已。筆摩與師孃，皆屬男子，由白夷充任，黑夷不爲也。其任務殊重，凡水旱凶年，家口不順，皆須延彼等禳解。冠婚喪祭，旅行貿易，修建房屋等，皆由彼等主持。夷人病不服藥，皆延筆摩或師孃至家祈禱。先打雞以禳鬼。不癒，即打羊。更不癒，即打牛。打牛而不癒，則以爲人事已盡。即將病人送入深山崖洞中，置數日之糧食而去，聽其生死。死則擇一葬地，用新布裹屍，下積核桃木，舉火焚之。同時由筆摩唸咒，乃聚骨灰平埋之。上值石板數塊，更覆一竹籃其上。周圍插以木牌，上書符咒，哭之而返。巫師之報酬殊高，打雞值銀數錢，打羊則需五六兩，打牛則須數十兩。富有之家尚可酌加，如一般市僧醫師之例。打雞或打牛羊後，其毛爪角均須懸於門前，以木牌書符，掛其側，以避鬼也。

夷人不重清潔，故易病，若住於較低熱之地，益易生病。故皆視有水田之地，爲多鬼之鄉。極忌痢瘡與癩疥，因此種病之傳染性甚大。每一處染病，則四圍各地，皆禁人來往。道路戒備，至爲嚴重。其所謂嚴重者，亦不過殺雞犬於道路之上，以戒通行而已。然有此符號，即無人敢走，其立法亦至爲森嚴。

裸鑼家中，任何人將死，均須移置戶外。人死屋中，爲大不祥，須將全屋撤去，另建新屋。

夷人弔喪未到門時，即放聲而哭。以聲大爲哀，不計淚之有無。及入門，則由喪家給酒一碗，即收聲而痛飲之。疏遠者，即可道謝而去。而真情者，亦涕泗滂沱，盡性率真，可至發狂。居喪者，每至一地，親戚恒聚於山頂，迎之而哭，聲動天地。若一人遠在異鄉，不知其家之喪事，其家屬親戚，均匿不以相告。有洩漏者，恒遭人毆擊，或罰以酒。蓋夷人重親屬，懼死亡，情發乎中，其悲亦能盡性也。

(三) 語言文字及曆法

(甲) 語言

獮獵語言,完全與漢人不同,發音沉重而混濁,多喉音。音調簡單,多Y ɛ二音。其文法主詞在前,動詞在後,頗類日文。涼山各地夷人,語音皆屬一致。僅昭覺一帶,稍有不同,但亦可與其他各地夷人,暢談無阻。

獮獵之地,四圍皆為漢人,故語言直接受漢人之影響,凡漢字中之名詞及動詞等,如非夷人所固有,則多沿用漢音。如五子槍,委員,當差等字是也。且夷人文化,多由漢人所輸入,故所用之漢音,至為常見。而夷人本身亦多能作簡單之漢語。蓋黑夷家中之奴隸,皆屬漢人,即可由彼等以學得一二漢語。至白夷則原為漢人,其不忘本之父母,亦多教以漢語。而每年被搶入山之漢人,皆在一百以上,雖即被禁止說漢話,而短期間,亦不能全習夷語,反為傳導漢語之媒介。故涼山中能解漢語之人,實不在少數。至於通常應付漢人之話,如“針一顆給我”,“好極好”,“就不安逸了”等等,似是而非之話,則皆家喻戶曉,童叟皆知。然獮獵自是之心極重,故歷數千年來,除採用若干必需之漢音而外,仍能保持其固有之獮獵語系。

(乙) 文字

獮獵文字,僅筆摩用之,而筆摩又皆白夷,真正之黑夷,皆以為識文字為賤役,皆不能識,亦不願識也。其寫字,皆用竹片,錘碎其一端,蘸木炭鍋煙等寫之。書符咒則用鷄血。亦有由漢地輸入墨及鉛筆,以供書寫者。寫字皆在木板上。近漢地者,乃用草紙等書寫。獮獵之唯一用途,為書符畫咒,故文字極乏常用字,而多鬼怪之詞。

即識字之筆摩，亦不能明其意，實無大用，此一般夷人之所以不願學習也。

傣文亦作四方形，畧如篆書，一字一音，然有同音同義者。此種文字，當由象形而來。其數目究有若干，遍訪涼山筆摩，皆不能道。或云三百，或云無數，皆無確說。且各筆摩所寫，又多不相同，似乎變換之性極大。蓋習此者極少，而精之者更罕有。故轉相師承之後，真象愈晦。在短期之考驗中，莫由窺其端緒也。

傣文既多用於符咒，故日常生活之事，如寫信記賬等，幾無人用傣文書寫。蓋字數既少，用時極不方便，至必用時，則將不能書寫之字，用拼音法寫出。此種拼法，通無一定。故往往自身所寫，反不能自行識別。

其能統一之文字，則一二三四五等數目字，及十二支之名稱等是也。蓋傣文流通不廣，用途又稀，亦無成套之經典，可以轉相傳授者。其紛亂無緒，乃勢所必然耳。

傣文來源，頗難深考，就其形式而論，頗似仿照漢字製成，其書法係由右至左，橫行。茲將傣文原字，舉其常用者，列為表格，并以國音字母注音，附以漢文意義，以供專家之參考。（表見另頁）

（丙） 曆法

傣羅之曆法，用十二支記日，依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之次序，而以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鷄狗猪為各日之稱呼。周而復始，與漢人相同。其推算之十二支，亦與漢人曆書所載者相同。即漢人定是日屬牛，涼山亦同為屬牛之日。此蓋筆摩記干支之法，胥由漢人得來者也。凡積三十支而為一年，均分為十月。每月三轉，共三十六日。但與漢人交涉時，亦以三十日為一月。每在十月中，即舉行過年節。

日期臨時請筆摩選擇,若過年之時,有人死亡,即永不用是日過年。故彼等過年之日,互不相同,可差至一月以上。

夷人之曆法,既係由漢人傳授而來,故雖具雛形,而其基礎未定。故其一年之起始,究在何日,皆無人能道。通常亦有以漢人之元旦,爲一年之始者。

夷人節日極少,相傳涼山有所謂火把會,然詢之涼山夷人,皆茫然莫悉其名稱。惟在每年八月中,立秋之後,處暑之前,約當於陰歷七月,夷人之六月,夷家男女,皆上大涼山黃茅埂剪羊毛,人畜雜沓,遍山皆是,蔚成大觀。剪羊毛之日期,相差不出十日,過早過遲,皆無人去,爲涼山最重之時節。

(四) 社會組織

(甲) 家族社會

相傳獯獯爲同一祖宗所發派,各支皆爲兄弟行,及傳代較遠,又各以名爲姓,支派更繁。最重要者,爲甘蒲田十二支,阿着阿洛阿侯素噶,八溪阿什等支。合計涼山大小支派,已有一百餘支。

夷人婚姻,皆限於同種,而涼山上獯獯,皆由一支發派而來,故嚴格推之,皆可謂爲同姓結婚,不過年代湮遠,其血統上之親疏,稍有差異耳。如阿侯與素噶,烏拋與甘家,皆屬弟兄,今則互爲姻婭。大概涼山夷人,在三代以後,即可通婚也。凡通婚之支派,即稱爲親家,皆有互相提携,患難與共之責。其有仇之支派,即稱爲冤家,有互相殘殺,不共戴天之恨。

每一支夷人,皆有一定之住址,此種地帶,或係自漢人搶劫得來,或係先人遺產,或係用銀布買來,皆有充分之自主權,不容任何人侵犯。境中之一草一木,固皆屬其所有,即旅客之通行及寄跡,亦須得

該支之許可，方敢入境。凡此同支之人，皆住於此區之中，儼如一小國。至境域之大小，則視該支之強弱爲斷，大者縱橫至百數十里，小則僅三數方里，但皆有完整之獨立性。

各支住地，於可以居住之區，自成村落。然皆無市街之組織，各住戶亦不相連屬。或依山，或傍水，自成院落。星羅棋布，歷歷可數。

又以夷人婚後，皆須自行建屋，自立門戶。故旅行一地，其人口之多寡，皆可於登高一望中，得其梗概也。

黑夷皆與白夷雜處，房屋建築，皆同一式樣。惟黑夷生活，較白夷爲優裕。故其居舍，較爲崇高，然白夷亦有善治家業，自成巨宅者。又白夷住宅，皆接近其所屬黑夷，以便供應雜役等。

裸羅之社會組織，可謂爲一純粹之家族社會，并無具體之政治組織。其惟一之習慣法，爲任何黑夷皆可以管理任何白夷。故同一支派之住地，又形成一多頭組織。即一黑夷，不獨能管理其本家之娃子，並可管理全支娃子。惟其如此，故各黑夷對本支各事，皆有負責之義務，不容苟且。他家之事，亦須視同本家之事，因而促起全支黑夷，一致行動，蔚成一完密之家族制度。凡同支之各項義務，重要事項，皆須共同商議，共同執行，打牲爲誓，不容反覆。夷人無官長及家長之設。然實際上，本支中之英武善戰，工謀略，巧言語，或富經驗，識大體者，即所謂硬都都之黑骨頭，皆爲族衆所推重，有領袖群衆，專斷一切之權力。亦不啻一公認之家長，可以代表全支。然其權力，僅及身而止。其子孫之能否承繼其威力，則視其子孫之能力如何也。

在此種似會議，非會議，似專斷，非專斷之下，涼山中之一切不成文法，皆由此而生，無敢非難。積年既久，浸成規制。涼山全境，皆歸一律，無稍差異。

(乙) 人與人的關係——禮教

裸羅之禮教,亦有可述者。夷人淡倫常,重英武。男子漸長,即可毆擊父親。若得勝利,人猶向之致賀,並賀其父之已得虎子。故男兒既長,即成爲父老之勁敵。常須令早分居,以防其逞兇。至遲在完娶後,亦當分居也。然夷人爲父之慈,則與漢人不相上下。故病則爲之卜祝,子長則爲之婚娶,勞心力,費錢財,亦勉爲之。其所得之報酬,惟死後子輩之哀哭耳。至弟兄之間,情如手足者固多。而怨如寇讎者,亦不少。蓋夷人以家庭爲社會,僅認父兄爲社會之一員。則孝弟二字,似形狹隘,不足爲之罪也。

白夷對黑夷,異常忠實。凡有所命,雖赴湯蹈火,所不敢辭。此固迫於黑夷壓制之淫威,亦涼山樸質之風氣,有以使之然也。蓋黑夷與白夷間,亦極重忠實,一班黑夷,對於自己之領袖,絕對聽其指揮。故有冤家相犯,則各出死力相衛,以保全本支之土地財產名譽等,亦不私相妥協,自爲奸細。如遇漢人相犯,或欲侵犯漢人,更將其忠於本支之心,忠於全族。各支夷人,不問是否冤家,是否親戚,皆連合於同一組織之下,共同行動,與漢人對抗。直將對外任務終了,方自認恩仇,互相嘶殺,頗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之狀。

夷人重信,一諾之後,即無翻悔。故涼山中插血爲盟,即成定案。其互相之買賣交涉,率由一人爲證,不用文字,殺雞發誓而已。遇人請求,則承認之後,即冒萬難,亦須全力赴之。若不能履行前議,則遭人鄙棄,認爲與雞羊同類,人人可食其肉。故發誓時,皆打雞羊爲例,分飲其血,以誌不悔。事故更嚴重,則椎牛插血。如各支共同出兵,行此典禮,即能一洗猜疑。向漢人投誠,行此典禮,即可得漢人之信任,兩相和好。然向漢人投誠之夷人,未始非鑽牛皮者,而叛服跳梁

如故，則漢官二三其德，朝令夕改，有以致之也。

夷人之禮至簡，要不過貴賤分明，人能相安之二原則而已。其基於貴賤分明之原則者，如黑夷不與白夷同食，而所食之物則相同。黑夷不與白夷通婚，即姦淫白夷婦女者，亦爲人所不容，認爲有玷族類，不與往來。婦女私通白夷者，雙方均須處死。故能維持其種族至千數百年，而不被漢人同化。間有所謂黃骨頭者，爲不自愛之黑夷，私通白夷，所生之子女。然不敢自認其父母。而黃骨頭一名，在涼山中之辱人，較漢地之呼雜種，尤屬下賤，此如亦可見夷人自愛之重也。其基於人能相安之原則者，如主客相待，有一定之地位，無喧賓奪主之相。群居無狂呼大叫之醜態，雖數十百人同行同處，不覺其喧鬧擾攘，皆自命文明上邦之士大夫，所不能及者。又如據鍋莊而蹺脚，當羣衆而放屁，亦認爲有害公安，罪可至死。至若揭婦女之長裙，或摩男子之天菩薩，則更認爲意含輕薄，屬大不敬也。

夷人以社會爲家庭之擴大組織，故待他人如家人，遇未自備糧食之來客，亦共同飲食。若不願接待，亦惟與客人共忍饑渴，不自獨享。如遇戰爭事，則各出家藏，以厚軍實，齋餼糧，從不自隱。同支有事，全力赴之。同族有事，全支赴之。此猓羅之所以能組織大軍，不慮給養之缺乏，以抵抗漢人者，義氣爲之也。

猓羅性貪，爲其大劣點。其貪得無饜，尤爲可鄙。即一針之細，皆思無償取求。且求之而不得自己。然百金之賜，亦不能滿其所欲。故一針之細，即可結其歡心。厚爵之賜，不能保其不怨。惟其過貪，所以爲漢人利用。惟其無饜，所以爲漢人所深惡。即此劣根性，常將其固有之忠信禮義諸美德，敗喪無餘。所以大打冤家，終至爲漢人驅使，自尋絕滅，皆此貪字爲之耳。

夷人本有其自身之尊嚴，不容或犯。否則犯之者，與被犯者，不

容兩立,必至以死相拼。惟惜此種精神,因貪之一字,常不澈底。故任何事件,在涼山中,皆可以銀子說和。黑夷至貴也,而人命亦不過五百兩,殆成一定之市價。其他之姦淫燒劫等事,更可用錢買好。常使其有耻而不知耻,此其終爲劣等民族也。

(丙) 家與家之關係

夷人每家所住之地,皆有一定範圍,儼如一小國。其鄰近之家族,若爲冤家,則防範尤嚴。一草一木,皆時時在監視中,以防被人侵犯。若亂入其境,則可任意處置,或竟被殺却。若附近爲親戚及近族,則可互相通融,阻礙極少。但亦須事先得其許可,或給禮物,不稍客氣。蓋夷人自尊心極大,尤好體面,順之者可得無窮方便,稍有拂意,則嫌隙以起,極難說合。其對漢人如是,其對同種亦然。涼山中之冤家,率皆由一鷄蛋,一針,一綫,所引起。其結果,則互相殘殺,家喪人亡,而不能自己。

夷人對同支親族或至戚,皆互相連絡。遇有危難,則互相救濟,生死以之。遇有錢財,則互相分享。涼山中極重大之恐慌有二,一爲冤家壓境,二爲漢兵入山。當冤家壓境時,則親戚相連,親戚又約親戚,往往牽動數十支夷家,範圍及數百里,組成一軍。約日相戰。一次不能解決,改日再戰,再接再厲。終至雙方力倦,氣忿全消。或得婦女干涉,及有力中人調解,方能平息。又若漢兵入山,則更爲全山裸羅之問題,不問是否親家冤家,皆一致殺牛爲誓,同抗漢人。任務完畢,乃各認恩仇,恢復原狀。此種互相組織之精神,完全基於信義。在承認之後,切須澈底履行,不容中途變節。否則人人將以冤家視之,其制度之簡單完美,實與裸羅之能長期生存,有寶貴之價值。

(丁) 武備

獯獵所用之武器,皆就漢地買得,或爲白夷所造。往昔皆重刀矛木石,不重弓箭。旅行者,幾人人佩刀。清代夷人,尙不用槍,及民國五年及七年,楊春芳駐防雷波,以九子槍換夷人鴉片。每槍一枝,換煙二百兩。當時鴉片二百兩,可值銀千兩,其利極厚。據云當年輸入涼山之槍即在一千枝以上。民國七八年,輸入尤多。而夷人四出侵略漢人土地,劫得槍枝,亦不在少數。至於今日,涼山中通行之槍,最多者,爲九子槍及毛瑟。次多者,爲手工造之五子及單針槍。手槍亦多。最近之手提式,衝鋒鎗等新式武器,間有輸入,皆二十二年川戰後所得者。統計涼山夷人現有槍枝,步槍約及萬枝,手槍約百枝。新式武器則僅涼山北部接近峨邊之夷人有之,然不過三數枝耳。

夷人對於槍械之構造,皆能了了。壞則不能修理。故保護之,不遺餘力,皆日夕不離。夷地不能自製子彈,故爲節省子彈計,將彈倉拆去,其子彈帶,亦粒粒分裝,蓋夷人對槍械之効率,未注意也。

夷人因愛惜子彈,不易發一槍。因而射擊術非常下劣。其交戰也,非到可以肉搏時,不用槍,故亦能命中。

涼山槍枝之分配,以南部較多。最多者,當推吳奇及恩札二家,各有槍一千以上。蓋吳奇及恩札,皆爲涼山巨族,又常劫掠漢人。雷波屏山失地,皆爲二支所佔。接近漢人,得槍亦易也。次多者當推昭覺之八溪家,有槍約一千枝,此支爲洗劫昭覺之獯獵,非常強悍。此外各支,或有槍數枝以至數百枝不等,皆無足重要。

涼山夷人,既以漢兵入山,爲打冤家以外之惟一恐慌。故所有槍枝,皆可集中於此目標下,以抗漢人。其調集至爲敏捷,只須登高

一呼,片刻之間,縱橫數百里之涼山槍枝,皆可於一種指揮之下,集中於各要隘,充分發揮其効力。故即此區區萬枝之槍,其作惡之劇,實堪驚異。夷人作戰,恒槍少人多,即戰敗人死,槍亦不失。故槍枝之在涼山,直爲獮獵之第一生命也。

現時雷馬峨屏各地,對於販賣武器入涼山之漢奸,取締極嚴。犯者殺無赦。然漢奸之貪心,常爲此種嚴法所不能制。且作奸犯科之人,如楊春芳輩,恒有其特殊之地位與權力,雖欲制之,又奈之何哉。

(戊) 分佈

涼山獮獵,在雷波者,支派較爲複雜,亦較爲強悍。在昭覺者次之。在馬邊者,又次之。峨邊則最爲單純,亦最爲馴靜。雷波重要之支派爲恩札家,亦稱甘蒲田十二支,即甘家及蒲田二家之總稱。蒲田又分十一家即吼普,豆峨,石岡,立別,庚兒,水陸,立兔,阿支,烏拋,暖峨等十一支。恩札家之蒲田一系,大部在雷波邊地居住,支族繁衍,無慮數十,又皆強悍,爲歷年侵畧雷波最重要之支派。此外則阿着阿落二大支,亦接近雷波,朋比爲奸。故雷波夷患,爲雷馬峨各縣之冠。至昭覺境內,則阿侯素噶,及阿落馬家等巨族,雖不若雷波支派之繁雜,然甚旺盛,勢力極大,故能併吞昭覺全縣。至馬邊夷人,向分中左右三路,中左二路,純爲烏拋家,極少叛變,其右路則爲害較劇,然亦不過吼普水蒲,僅爲甘蒲田十二支中之一小部分支派。若雷波恩札家不敢復反,則峨邊之二小支,亦當不敢動。至峨邊獮獵,雖號稱十三支之衆,然皆爲甘家一族。考甘家獮獵,有名肇滋者,生有四子,各分爲十三支,即住峨邊邊地。且皆非常馴和,族支不盛,極少爲害。至其所謂嶺夷者,則爲漸漸脫離黑夷羈絆之白夷,已極接近漢

人，無足輕重。此民國以來，峨邊失地之所以極少，而當地夷務，亦不如其他各縣之緊張，且鮮爲當地人士之所深切注意也。

至獮羅人口之密度，則以昭覺附近爲最密。雷波次之，馬邊又次之，峨邊最稀。此因昭覺境內，地形皆平坦，川河交錯，氣候與土壤均較爲優美；又全在獮羅勢力控制之下，故人口之繁，爲全區之冠。至馬邊境內，夷人勢力，均隨雷波爲消長。而漢人交通，亦較便利，故夷人住居其地者亦稀。峨邊爲涼山凸出部份，更近漢人，雖漢人未加經營，但夷人亦不願遠出。故萬石坪以南，至勒加母間，凡百五十里之地，皆無一人居住，成爲涼山中惟一原始之森林。其人口之稀，可以想見。

統計涼山現存獮羅，就已詳細調查者而言，昭覺及雷波馬邊峨邊等縣邊地之黑夷人數，僅及一萬。而白夷人數，亦不過四萬。然已調查之區域，已佔涼山之大半，即所剩之小半區域中，有同樣之人口，則涼山之獮羅，合黑白夷計之，亦不能超過十萬。而此區區十萬之獮羅，憑據此四面被漢人包圍之山地，其不能久久生存，爲理至明。然漢人至今仍莫如之何，而獮羅反得日肆其虐，以荼毒漢人，則又漢人本身之缺點太多，而邊地問題，又鮮爲社會注目，故成今日頗爲嚴重之局面也。

茲就本團此次旅居涼山時所見夷人村舍房屋之估計，或就曾在現在涼山居住漢人之約略報告，製爲人口調查表二，夷族譜系調查表四，以見涼山獮羅各分布之概況。精確調查，尙有待於異日專家之工作也。

第四章 夷 務

(一) 猓獮之爲害

猓獮在涼山中，對於農工等業，不知振作。其日常生活不足時，即厲行節儉。至無可節儉時，則向漢人購買。至無力購買時，則向漢人劫奪。加以涼山中，絕無鹽布等必需品之出產，因而猓獮之劫奪漢人，遂成爲不可避免之事實。故饑饉之年，猓獮即大批出山，劫掠漢人。其來也，如餓虎撲食，莫之能禦。夷常勝而漢常敗，遂作成猓獮輕視漢人之心理。夜郎自大，自命高貴。使俘擄之漢人爲奴隸，嚴定階級，不通婚媾，而同化之希望以絕，漢夷相疾之思想，乃更養成。以前因窮蹙而出山劫掠者，今則乘隙窺伺，鼠竊狗偷，凡可以逞其殘暴者，皆可於任何便利之下，爲所欲爲。涼山附近各縣，遂無寧歲。而夷務一事，亦成爲邊縣惟一之政事。任邊職之官吏，能安撫夷人，即能使四境清宴，政聲卓著。否則邊地騷然，民無寧歲，而在職者，亦不能久安於其位矣。

猓獮劫掠成性，常爲邊害，鼠竊狗偷。甚至各支相合，傾巢出山。所至之地，鷄犬不留。即土地亦爲之強佔，淪爲化外。清初夷人住地，均在黃茅埂以西。至道光後，夷勢大熾，遂漸向漢地侵入。至清末，則峨邊之官料河沿岸，馬邊之中山坪大垣子，及雷波之大小谷堆，長河壩等地，均先後失陷。每年損失之人口財產，尤不可勝數。入民國後，戍邊之制軍巡防軍，或則撤去，或則改組，兵力已單。加以川

戰頻仍，邊地痛苦，無人顧問。猓羅更乘機而入，大展其狼吞虎咽之勢。計完全爲夷人佔領者，在屏山有撕栗坨及西寧等地，在峨邊有三叉河梅嶺頂，龍柱山，麻雀埂等地。在馬邊有煙峯，油榨坪，大垣子，三河口，袁家溪，菊花埂等地。在雷波有東林鄉，獐子村，廣餘鄉，雙河口，仁義鄉，大漢鄉，穀米鄉，那古鄉，青山鄉，李子坪鄉，廻龍鄉，鳳凰鄉，祛裏密鄉，箐口鄉等十五鄉。蓋雷波原有十八鄉，今所餘者，除城區及黃螂而外，只天姑密海腦埂及牛吃水三鄉。然亦只街市存在，田土已大半爲夷人佔去。至鄰近建昌之昭覺縣，則已於民國八年，被猓羅全體佔領，已無一漢人居住其地矣。迄於今日，猓羅之勢力，猶方興未艾。而住居邊地之漢人，其身體財產及土地常爲猓羅侵佔，惟恃自身抵禦，官府不加救助。及縣中人民日少，土地日削，稅收減少，則以報荒了之，而不問其方喪失之人民，亦國家之公民，人民所失之私有土地，亦國家之土地。至於今日，因夷患而棄地遠徙者，蓋日有所聞。而每年被攜入涼山爲奴隸之漢人，則遠在一百名以上，此天地間極慘之事也。

夷人之擾漢人，即至日常交易，亦無不爲之。至狡黠之夷人，則凡可以取人錢財者，亦罔不盡其欺詐撞騙之能事。故常佔借財物，強除飲食，裝瘋假醉，引起夷漢爭端。若不滿所欲，則率衆相迫，終至於擄人掠貨。故人人畏避之如蛇蝎，而官府遇漢夷相爭，則袒夷抑漢，以息事寧人，而糾紛反以日多。漢人惟有暫時躲避，棄家遠徙之一法。邊地人口之所以稀，由於被夷人擄去者固多，而自動遷走者亦不爲少。人口既稀，邊地自日就荒蕪，而夷人更易於進展矣。

茲將四縣正稅消滅情形，列表於下，以見邊地之日蹙，惟近年荒地雖日多，而荒糧常隨糧彌縫。峨邊彌縫之法尤甚。屏山亦將民國元年報荒之糧銀加徵，非失地已收復也。於此可見邊民負擔，常

隨失地而加重。讀者以下表與書後所附之雷馬峨屏失地圖對看，此種情形，更為明瞭。

雷馬峨屏四縣正徵糧稅加減表

治 別	正 稅	民 國 元 年 正 稅	二 十 三 年 正 稅
雷 波	銀 18,3955 兩 米 227.6 石 豆 280.4 石	18,3955 兩	13,396 兩
馬 邊	銀 1899,005 兩 苡 92.5 石	712,8846 兩	400,000 兩
峨 邊	銀 610,370 兩 苡 23,3石	荒糧隨糧彌補 並未報荒	610,371 兩
屏 山	銀 3451,963 兩	3200,623 兩	3451,956 兩

至於人口之損失，猶不在少數。據民國元年調查，雷馬峨三縣之人口，凡十六萬四千餘人。現在所存者，僅六萬餘人。此所減少之人口，一部係被夷人擄去，一部則為無法立足，舉家遠徙者。其減少之速，誠屬可驚。至屏山一縣，在民國三年，有人口十五萬。近年因商業較盛，夷患又微，其人口反有增加。由各縣人口減少之多少，即可見各縣夷禍之情形也。

雷馬峨屏四縣人口加減表

治 別	民 國 元 年 人 口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人 口	差 數
雷 波	63,839	11,350	- 52,489
馬 邊	47,047	17,106	- 29,941
峨 邊	53,486	32,520	- 20,966
屏 山	150,000	186,985	+ 36,985

由上表可見雷峨馬三縣,在最近二十三年來之人口,竟減少十萬以上。至於財產之損失,雖無確切統計,當屬甚鉅。方今盛倡移民實邊,而已住居邊地之人民,尚銳減如是,此誠川省之一嚴重問題也。

(二) 民國以前之防夷辦法

一 防 堵

歷來治夷務者,皆於要隘之區,設置大員,相機處理各事。故沿邊多置郡縣,蓋所以重關防,資保障也。自漢武帝通西南夷以來,雷馬峨屏一帶郡縣,建置之可考者,在蜀漢時,已置馬湖縣。唐代爲馬湖部,並置平夷軍。又置羅目縣,即今之峨邊縣也。旋於宋時,裁去。羅目之名,當與徕羅不無關係。元時分其地,置六長官司,曰雷波,泥溪,平夷,夷都,蠻夷,沐川。並設馬湖路總管府於蠻夷溪口之南岸。雷波平夷蠻夷沐川等名,即始於是時。明洪武二十六年,置雷波鄉。萬曆十七年,乃設屏山縣,領四長官司,並設黃螂巡檢司。清康熙初年,雷波土酋始投誠納土。雍正六年,乃改雷波衛。乾隆二十六年,

改爲雷波廳，設通判。二十九年，又於新鎮鄉設通判，曰馬邊通判，屬嘉定府。於是雷馬峨屏各縣之政治組織，乃臻完備。更於馬邊置副將一員，雷波峨邊各置參將一員，督理軍政，以資防守。

清代經營凉山，不遺餘力。除以漸進方法，完成邊區政治組織而外。更於沿邊，按置重兵，多設關卡，以防猓羅之騷擾。衝要之區，則築城寨爲營壘，以資鎮懾。計雷馬峨屏四縣，共設汛地一百三十有八，分卡多至五十有七，兵勇多至一萬數千名。歲費餉銀三十萬數千兩。佔清末四川全省正糧之半，以全省稅收之所得，耗其半數於猓羅之防護，其嚴重蓋可想見。茲將各軍設置情形，略述於下，蓋亦談掌故及邊事者所欲知也。

(甲) 雷 波

清雍正七年，提督黃庭桂剿米貼土婦駐師黃螂，土司國寶畏威納地。事平，乃於雷波設普安營，於黃螂設安阜營，皆隸永年協。乾隆二年，改普安遊擊爲參將，而以安阜營隸之。道光十九年，川督寶熙於籌議邊防長策案內，增設普安右營，駐三稜崗。又於四廳練勇一千六百名，撥戰守練四百名，以三百名隸右營，一百名隸左營。

合計普安三營，馬步戰守兵及練勇凡一千五百五十六名。同治八年，更設雷威軍，招募土勇三百。繼又設巡防第六七八三營，分防大岩洞，牛吃水，羅三溪等地。及宣統末年，議闢雷建通道，又增護路勇三百名。總計雷波一縣，共設汛地三十四，分卡五，官弁五十三員，兵勇二二五六名。歲支餉銀七萬二千二百二十四兩。

(乙) 馬 邊

清道光十九年，始移綏定協，駐防馬邊，轄成城左右三營，及屏山新設之萬全營。又於四廳練勇一千六百名內，撥七百各分附該四營。計存城營戰練一百四十，守練二百一十。左營戰練四十，守練

六十。右營戰練二十,守練三十。萬全營,戰練八十。守練一二百十。合經制戰兵凡二千三百三十四名。咸豐元年,設平安營,駐防屏山之龍華寺,仍歸馬邊協管轄。繼設鎮邊營於廳城,又設巡防九十兩營於柏香坪,永樂溪二地。共計馬邊設汛地三十七,分卡一十四,官弁五十五員,兵勇二千六百五十六名,年納餉銀七萬五千三百八十兩。

(丙) 峨 邊

道光十五年,始移城守營參將,駐防峨邊。額設馬戰守兵一千一百二十三名。同治十一年,更增土勇一千二百名。道光十九年,添設鎮邊營。又於四廳練勇一千六百名內,撥入戰練八十名,守練一百二十名,計共馬步戰守兵五百四十三名。又於同治八年,添募土勇八百名,駐防廳城。光緒六年,復調泰安營,駐防沙坪。總計峨邊共設汛地三十七,分卡二十四,官弁五十一,兵勇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年支餉銀七萬四千五百三十五兩。

(丁) 屏 山

道光十九年,寶熙等議防邊長策案實行,乃築石城於茨竹坪,移馬邊萬全營駐之。並於咸豐元年,撥平安營駐隆華寺,並設邊防第六八九營,駐防縣城,及檨栗沱,榮丁等地。又置秉夷鄉,及西北鄉屯勇。蓋屏山夷患雖不如其他三縣之烈,而匪患則爲獨多。故所設兵額,亦不爲少。總計屏山共設汛地三十三,分卡十四,官弁四十一,兵勇一六六四名,年支餉銀八萬五千一百兩。

二 安撫

清廷對於雷馬峩屏猓獞，極端重視，駐重兵於各地，爲數達一萬有奇。以當時之兵力論，即欲犁庭掃穴，殄除全山猓獞，亦有可能。然邊地軍事長官，恆倚寇自重。往往捏造夷情，大肆張揚。有一二夷人出山，即以傾巢出山，猓獞大反，申奏朝廷。及遣兵調將，虛糜巨金，則又捷報羣醜蕩平，猓獞向化，同時竊得不次之陞擢，而糧餉已虛糜，邊民已遭兵禍矣。故涼山猓夷，即無反叛殺人越貨之事，漢官亦當設法致之，以激成變亂。每次平夷軍費，動輒及數十萬，膚功一奏，則濫保至數十百人。甚至素不相干，及從未一到雷馬邊地之人，亦因交通關節，附驥保章，坐致騰達。蓋當時行政統一，國內宴安，欲陞遷非立功不可，此猓獞區域，即爲極好之立功地點，成爲陞官發財之終南捷徑。又以當時行政長官，多無遠大志趣，總以維持現狀爲原則，不圖進取涼山，爲澈底整理邊事計劃。而京中朝貴，方沉醉於粉飾太平，厭聞戰亂，即有談開發涼山者，亦惟恐擅開邊釁，擾升平之好夢。昔道光十八年，川都蘇廷玉，籌度邊防大事，以夷匪好亂，天性使然，歷來大兵進剿，不過勉強受降，於邊事毫無裨益，而亂且益熾。若欲百年無事，非用大兵不可。乃合同成都將軍凱章，四川提督張必祿，奏請撥餉三百萬，調漢土官兵二萬人，由峩邊越嶲馬邊雷波四路，同時大進，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奏上，奉嚴旨誥責。以各邊夷務，自來無此辦法，原奏諸臣，並降黜有差。自此以後，無敢進言剿辦涼山者。辦理夷務之人，遂皆以設防爲惟一政策。然猓獞聚處涼山，以逸待勞，我防晝則彼夜出，我防東則彼攻西，又不能多增防軍，將沿邊堡壘，連成一線。亦不能將沿邊防軍，預集於一處，以迎擊其出巢之衆。故我散而彼聚，猓獞出沒無時，益爲所困。而防夷政策，亦不能實行，於是乃有撫夷之政策。

辦理涼山夷務，最感困難者，爲涼山無一整個之政治組織，無一能統馭全山傑羅之酋長，以爲對手交涉之人。故辦理夷務之人，在雷波有雷波之對象，在馬邊有馬邊之對象。且各縣對象，猶非一人，稍有勢力之支族，皆可挺身與政府交涉。若不能利益均沾，則一支不服，即牽動全族，故談安撫者，亦感受極端之困難。於是分頭並進，或尊之爲夷官，或賄之以保路，或拘之以作質，邊地乃無寧日矣。

(甲) 夷官

安撫夷人，不外給與金錢與授予官職二種。因涼山夷人，支派繁雜，故此種授予方法，雖極爲審慎，而結果不得不出於普遍之一途。官名稱至爲繁多。有土司，土舍，千戶，副千戶，百戶，副百戶，酋長，土目，當差，夷約，夷兵等階級。年支巨俸，以安其心。

各種官職之授予，皆視其支派之強弱爲標準。若一支而有數家俱強者，亦可於一支之中，多授數職。故涼山中夷官之多，乃如過江之鯽。然彼等並不以此爲榮，其目的蓋不過欲得漢人每年給予之薪俸而已。一班夷人對之，亦不因受漢人之官職而尊仰之，受其節制，亦不過知其支族強大，理應如是。或且引起其覬覦之心，厲兵秣馬，反向漢人，以求分羹。故即在涼山中，設置土司，甚至設一夷王，亦無人過問。蓋夷人除服從其本家親長而外，從無服從領袖之習慣。漢人所封之官職，在彼輩心目中，固以爲僅能代表受封者本身之貨價，完全與彼等無涉。故封一夷官，至多僅能得其本支之歡心，不能因此號召其他各支夷人也。

涼山夷人，以雷波爲最複雜，故雷波所設之夷官最多，且設有土司土舍等職。然究其實，毫無所補。且夷人入城領餉，出城即殺人越貨之事，亦有所聞，足見安撫政策之無效也。

(乙) 包山保路

至於接近漢地之夷人，與漢人關係，尤為密切。若不能安之，則漢人之子女玉帛，房屋田產，時時有被其侵奪之可能。否則偷盜果麥，踐踏禾苗，亦足以擾其生活。若此等夷人，無設官之資格，則給以年金，使其負責保護該地村莊，不得侵略漢人。此種制度，名為包山。其年金可由數兩以至數百兩。若此地為他支夷人所劫，則由彼代為清償，然而包山夷人，果能賠償之事，可謂極少。只求其不參加共同魚肉漢人而已。至於通商大道之間，凡常為夷人出入所經者，亦請夷人保護，年給巨金，名曰保路錢。與包山制度相等。

(丙) 作質當差

夷人之家族，情感極重，凡一人有難，往往傾全支全族以救之。故為鉗制夷人計，常將夷人拘留城中。若該支有叛變殺劫之事，即惟被拘之人是問。被拘之人，即可打木刻以告誡家屬，息事寧人。此種方法，謂之作質當差，皆須黑夷任之。作質之夷人，恒拘留於一特殊之夷卡，每月發給一定之錢糧，並不時發給酒錢，牙祭錢，巴巴錢等，開支甚大。黑夷在卡中，皆由其隨從之娃子，代為炊爨。其娃子則可自由出入，為傳達一切。作質之人，滿一定之限期，則由嫡系家族，來城相代。但若稍形失察，因致死亡，或代替之人，為一娃子，則該支夷人，即可不服縣城調動矣。大致在城作質之人，多係用兵之後，向漢人投誠者。因其為漢人惟一有效之治夷方法，夷人太受束縛，故夷人絕不自動來城作質。實則在城作質者，並非讐服聲教，實為貪得漢人之牙祭錢巴巴錢。而當夷人出山劫掠時，則又多方推諉，指為別支所為。然即殺斃人命，諉無可諉，亦不過罰扣夷餉二三十兩。至若漢人殺傷夷人，則賠償之貴，動輒數十百兩，則所謂因繫夷酋，挾以制夷者，亦不過使其作一中證人，替雙方說合而已。

同光之際,上下嬉宴,武力不足以懾諸夷。於是由防夷而退爲撫夷。設土司,土舍,千戶等名目,歲給餉糈,聊示羈縻。更立坐卡當差,包山保路之制,因沿敷衍,毫無辦法。而年耗巨金,及二萬數千兩之巨。及犒賞不繼,則殺掠如故,且更加甚。斯誠所謂養癰成患者也。茲將清季撫夷費由,列表如下。

治 別	勞 金			餉 項			口 食			賞 需		雜 費		歲支 總數	歲 額 總 數
	名目	員額	歲支	名目	員額	歲支	名目	員額	歲支	類目	歲支	類 目	歲支		
峨 邊 廳				千戶	9	216	當差		1294	大賞	72	辦理夷務	1284	6256 兩	6256 兩
				正 百戶	13	208				月賞	149	雜項	916		
				副 百戶	5	70				加賞	1064				
				夷約	19	152									
				夷兵	24	192									
馬 邊 廳				千戶	10	320	看路		504	大賞	372	辦理夷務	162	7632 兩	原領 5855兩 新增 641 兩
				正 百戶	2	56	當差	31	1637	月賞	45	雜項	246		
				副 百戶	3	72				加賞	1777				
				酋長	64	1408									
				土目	86	1023									
雷 波 廳	土司	1	100	千戶	13	416	當差	46	1060	月賞	110	辦理夷務	144	5599 兩	原領 4351兩 新增 1148兩
	土舍	1	40	百戶	42	1008				加賞	200	雜項	15		
				夷兵	20	2406									
屏 山 縣				千戶	12	348	當差	15	373	大賞	223	辦理夷務	200	2728 兩	2100 兩
				百戶	22	484				加賞	42	雜項	256		
				夷兵	73	803									
總計			140			9191			4867		4691		3226	22115	21351

清庭對涼山猺獞,偏重防堵與安撫之法。然至忍無可忍時,亦用重兵以資鎮懾。雖多枝節從事,不能澈底討伐,亦有成效卓著,功

不可沒者。如在道光十七年，雷波夷因小事滋擾，由四川提督余步雲，以鄉勇一千八百人，官兵三千八百名，金川屯兵五百名，由雷波，經吳家壩，羊子橋，大小谷堆，進至夷車壩，入美姑河谷，橫斷涼山，由越嶲還師，兵威遠震。其後同治七年，周軍門達武，建昌率師深入涼山，至牛牛壩，久戰天晚，竟徑大敗。麾下楊鎮軍陣亡。損失雖不小，然而全山鎮伏，得於交脚築壘，奠定昭覺設縣之基礎。及宣統元年，趙爾巽飭建昌馬邊諸軍會師牛牛壩。事定後，設昭覺縣於涼山中心，在清季夷務上，放一異彩，開從來未有之奇蹟。又創修雷建通道，以利交通。惜入民國後，不能維持固有威信，前賢功業付之東流，倮羅勢力日益膨脹。不獨新設之昭覺，全縣淪失，即固有之雷波馬邊，亦去其大半矣。

(三) 民國以來之夷務

前清對於涼山之治理方法，偏重於防。及其不能防也，則注重於安撫。迄於民國元年，百度更新，澈底整頓涼山之說，又甚囂塵上。於是四川都督府，有三邊屯務調查員之設，委任杜明燁何元體王秉基三人，馳赴雷馬峨屏，切實研究。其具體辦法有三：分道出師，掃穴擒渠，安官設治，計之上也。特設觀察使於馬邊，劃峨馬雷屏爲其屬境，督率官吏，簡軍實，修戰備，相機剿撫，改土歸流，計之次也。設墾務局，招民開墾，得寸進寸，得尺進尺，又其次也。並刊峨馬雷屏四縣調查表冊一卷，於四縣之軍事，夷務，生計，屯懇物產等，皆列之於表，至爲詳盡。惜調查之後，政府認爲茲事體大，籌備宜周，含糊了事。於是開發涼山之議遂寢。

民國以前，各縣兵費皆由省款協助。及民國成立，協款不能解到，巡防軍逐漸外調，制營相繼解散，改由地方招募土勇。於雷波成

立雷威新軍，於馬邊成立鎮邊營，於峨邊成立靖邊營，並於各縣分配若干漢軍，仍分防汛地。但總人數才二千餘名，較之清末兵力，已弱至五倍。不過襲前人之餘威，兢兢自持，尚無大患。然夷人見漢人之無力，已生心外叛矣。

民國初年，餉餉不繼，安撫之費，改由地方負擔。於是以前所封之土司、千戶，等職，不能按時得餉。名存實亡，而夷人遂老大不顧。以前尚爲官制所限，未敢公然擄掠，今則彰明背叛，蠶食邊地。政府自顧不暇，亦無奈之何。或有好事之吏，私結數支夷人，認夷人爲義子，藉賞賜之力，苟安一時，固亦和邊權宜之計，然所得保障，究屬有限。

至於包山保路之制，沿自前清，迄無稍更。此種費用，多由地方籌集，仍能照常支應。而耕地不由夷人負責，則無法栽種。道路不由夷人保護，則無法通行。經營農商者，亦願湊成此費。惟夷人之忠信禮義，恒建築於貪心之上，其慾望殆屬無窮。若機緣湊合，亦可放棄其責任心，而爲擄掠之舉動。以政府本無威力以懾其後，無金錢以安其心，自不能完全滿意。因此之故，居民除包山費外，常外加餽禮，以結好保頭。每遇保頭至家，尤須格外招待。而夷人遂得輪流轉食，終年騷擾，無敢觸怒者。

前清盛時，數耀兵威，縲繫猺夷，置諸犴狴。令其親族，定期相代，或作質當差之制。若該支出巢，即痛笞作質之人，立法未爲不善。雷馬峨屏數縣之質夷，共在二百以上，皆山中强悍之支族。漢人挾重質以制涼山，操縱自如，通巢在握。凡夷人舉動，纖悉備知，而夷人相互推諉，陰行劫亂者，猶時有所聞。及入民國，夷務敗壞，官箴不肅，貪婪之吏，遂以重賄賣質夷，爲在邊地生財之大道。官囊既充，邊地遂日就削弱，邊民從此深淪苦海之中矣。及今各縣質夷，皆在十人以下，又皆屬小支族，甚至爲白夷頂替者，一文不置，無足輕重，徒耗米

糧耳。

四川在民國五年以後，即漸入於紊亂時期。至民國七八年間，幾成亂世。羣雄混戰，各霸一方，競奪肥沃富庶之區。雷馬峨一帶邊區，無人過問。而草澤英雄，遂應運而生，就地崛起。憑藉險阻，養精蓄銳，以圖膨脹勢力，分茅裂土。其中之最重要者，爲楊春芳之兩次駐雷波。其第一次在民國五年，第二次在民國七年。當時漢地煙價頗高，涼山尙少快槍。楊春芳遂以九子槍換取鴉片，每槍換煙百兩，可獲十倍之利。其兩次入雷波所輸入之槍械，聞在一千枝以上。同時馬邊峨邊屏山等地土匪，亦相繼効尤，賣槍買煙。而涼山武器，遂燦然大備。夷人有此利器，遂乘邊民兵匪擾亂之後，大舉出山，搶擄燒殺一發而不可收拾矣。

在民國七年以前，漢人襲前代之餘威，雖夷務日形敗壞，而夷人懾於漢人之快槍洋砲，尙未至十分輕視漢人。故雷馬峨屏之疆域人口，及行政能力，雖稍有損失，固與民元不差上下也。及大規模輸入槍械之後，遂如虎生翼，爲所欲爲。同時雷馬各縣防軍，相繼外調，參加內戰。而地方槍亦被軍匪搜括以去，對獯獪之攻擊，毫無抵抗能力，任其宰割。邊地糜爛，遂從此始。故民國七年，實爲雷馬峨屏各縣夷務遽變之關鍵也。

民國八年，涼山夷人，更大舉聯合，由雷波之恩札家，阿着家，馬邊之烏拋家，越嶲之阿候家，素噶家，昭覺之八溪家，阿什家，等等巨支，聯合全山夷人，在一種有系統組織之下，分頭向漢地侵略。於八年五月，陷雷波之馬頭子汛地。六月陷三稜崗城，擄去人民八百，駐軍三百八十人，槍二百餘枝。於雷波境內，凡城西十五里，烏角以西百數十里之地，完全失去。而在縣地之東寧鄉，及在城東之青山鄉，李子坪等亦淪爲夷地。馬邊之油榨坪，煙峯等汛地，亦於是年相繼失陷。

昭覺則於八溪家及阿什等家合作之下，在八年六月中，全縣失去，故其受害爲最慘。惟峨邊甘家，未參加此項暴動，故得以無事。然小規模之失地擄人，亦所在多有也。

民國八年之邊務，殊值一特殊之記載，惟邊地之注意此事者甚少，而官家案牘，更鮮載及。蓋漢人喪師失地，已成爲不痛不癢之根性，無法刺激。涼山夷人，因支派複雜，恩怨各殊，能於自相混戰之際，舉行大聯合，以侵略漢人。其計劃之偉大，運用之敏捷，實可驚異。觀沿邊各城鄉失守之時日，多在民國八年五六月之中，即可知此種侵略之有組織。而以夷人支派之複雜，若能完成此種組織，其發動至少當在半年以上，而漢人毫不之覺，甚至任其將重要防地依次攻陷，實理所難解者也。

民八以後，夷勢既突飛猛進，各縣夷務，更毫無辦法。以前之撫夷政策，改爲媚夷政策。以小惠結其歡心，但圖苟安一時。而各地紳商，亦多交結涼山夷人，以爲身家性命之保障。至一般農工階級，則更找可靠保頭，年納巨金，以求苟全。有力者，則從遷地爲良之訓，舉家遠徙，蓋邊民至此，已入各自逃命時期，其情況之慘，非身經其地者不能領略也。

雷波因介在涼山與箐口山之間，東北西三面，皆屬夷地，故夷勢尤爲梟張。不獨人民遭受其害，即堂堂縣宰，亦時受其禍。民國九年，楔子村分縣夷叛，將縣佐黃能訓殺害。十五年秋，縣長羅正冠，又在楔子村被害，並失槍五百枝。可見夷匪之暴戾，并不足以警惕邊地官吏之注意其及身之禍也。

自邊政敗壞以來，亦有賢明長官，以肅清邊患自任者。如民國十九年，王麟生團長，曾身率士卒，由雷波入涼山，伐木爲路，編竹成橋，由大小谷堆，進襲黃茅埂。曾在裏腳槽，安營七日，並將附近白夷，編

爲保甲。雖不久仍退出涼山，而民國以來，漢人兵力能越過母狗坡以西者，當以此次爲首功。

至辦理夷務，卓著成效者，當推越舊之鄧秀廷團長。鄧氏利用猓僮之貪心，以利爲餌，凡投誠之黑夷，皆給以槍械，令其服從調動，剪除叛逆。以毒攻毒，聲威遠播。夷人畏而敬之。又於二十年間，數次出兵征剿昭覺三灣河，四塊墳子一帶，幾復昭覺。不幸川戰爆發，功虧一簣。然迄今大涼山猓僮，談及鄧秀廷之名，猶可令大人悚然，小孩止哭。亦民國以來，西南夷務史最光榮之一頁也。

第五章 動物

雷馬屏三縣,地居川西南高原,幅員廣大,山高林密,溪流交縱,氣候各地不同,人口分佈稀少,故所產動物種類頗繁。茲就此次考查所見,其富有經濟價值,而又與邊民關係較密切者,粗論大凡。

(一) 昆蟲類

(甲) 白蜡蟲 (*Ericerus peluchavaunes*) 屬於節肢動物門昆蟲綱,有吻目,白蜡蟲科形似浮塵子,其幼蟲能分泌白色蜡質,故亦名蜡蟲。普通所謂白蜡蟲者,乃其卵囊也。茲詳述於後:

一、卵囊之形狀及其內容: 囊殼狀如櫻桃,色棕紅或鮮紅,內含三種不同之卵,生成三種幼蟲,俗名荒沙,蟲沙,蜡沙。荒沙,在殼之最外面,乃營保護作用者;蟲沙次之,為結子留種者;蜡沙在內面,為結白蜡者。蜡蟲寄生於冬青樹,或白蜡樹上。卵囊成後,其外殼與樹枝相接觸處,常成各種形狀。俗稱有木魚口,砂罐口二種,蓋相形也。

二、摘卵囊期及運輸法: 在立夏節前十餘日,(陽曆五月間)卵已成熟,即可從樹上粒粒摘取。然後置於通風處晒乾之,再分裝為小包。(每包約廿兩重)運輸時,即可集數十小包為一挑,發售各地。惟須注意者,蟲性畏熱,正午不能行路,日夜須翻動數次。卵殼未乾或不通空氣則卵易死。過熟則幼蟲出殼不歸。普通摘卵後約五日,荒沙即去,次則蟲沙蜡沙亦相繼出殼。嘉定峨眉一帶,每

年須到川西建昌等處,購買蟲種。想係蟲沙出逃原因,或係該地不宜蟲沙之繁植。作者因未經實際考查,未敢斷言也。

三、放蟲期及收蜡期: 在立夏節前後,將蟲卵十粒爲一包,用樹葉包妥,掛於冬青或白蜡樹上。蟲沙即出殼向各枝幹分散。通常以嫩枝較多,因幼蟲以樹汁爲食,嫩枝便於吸吮也。至白露節前數日(陽歷九月間),樹枝即白若棉條,是乃生蜡成熟期。製蜡者集多量生蜡於鍋內,加水煮沸之,冷卻後,蜡質凝結在水面,雜質下沉,白蜡即成。但取生蜡時,宜留少許於樹枝上,以供蟲沙冬日食料,否則無種。但在氣候過熱地方,雖留蜡亦無種。生物學上所謂環境適宜,常不生殖之問題或此理也。

四、產區及產量: 屏山馬邊不產蟲種,雷波城附近產量亦少。其主要產地,爲大凉山美姑河沿岸,如鵝耳角,烏拋,拉烏哈角,及離明夾古等處。每年共計可產二千餘挑,每挑有六十四包,每包重二十四兩,約有卵囊二百粒。據云以前每年進大凉山作蟲商者有三千餘人。

五、價值及銷場: 凉山蟲價生銀一兩可購卵囊三包或四包,雷波可購包半。其主要銷場,爲犍爲嘉定,峨眉洪雅夾江等處。售出時每包改重十六兩。凉山產者,每挑六十四包,售洋二百元。雷波產者,則只售百元左右。若有專門學者,能將此蟲之生活史詳細研究,使可用人工繁殖,人工培養,蜡蟲業之前途正未可量也。即以現時之情況論,凉山年產蟲二千挑,雷波百挑,平均每挑值銀百五十元,兩地合計已達三十一萬五千元。法人巴斯德除蠶病以抵國債,而吾國白蜡蟲工業之改良發展豈無裨於中華乎。

六、大凉山蟲卵之優點: 據雷波久營蟲商者談:凉山產者,殼色紅潤可愛,顆粒大如櫻桃,全係木魚口。殼內蟲卵亦多,最奇特者,

鵝耳角之蟲有十二足,烏拋山之蟲有八足,但普通者有六足,且蟲體強健,不畏風雨,又無蜡狗(吃蟲之害蟲)及蜡蛆(蛆在殼內則蟲出)之害。故結蜡多,價值亦高。雷波所產者,多沙罐口,殼粒大小不同,爲棕紅色。蟲沙全係六足,並有蜡蛆蜡狗與底荒(荒沙在內先出致將蟲沙蜡沙推散),故結蜡少,價值亦低。按蜡蟲爲昆蟲之一種應爲六足,所謂八足十二足,或係頭部觸角與前翅之誤,不然當別爲一種矣。

七、白蜡之用途: 白蜡用途甚廣,如紗廠用以漂光,醫藥上製丸藥衣,並可製燭製紙,保護機器,封口,防腐,圖畫標記,等不可指舉。

(乙) 蜜蜂 (*Apis chinensis*) 雷馬屏各地,因地勢較高,氣溫亦低,除金沙江沿岸外,大部區域,皆不宜於種甘蔗。故民間日用食糖,多仰外來。但此區山深林密,顯花植物種類頗多,當今養蜂業高潮中,正宜及時提倡,若能用新式方法爲大規模之飼養,定可獲利。據云雷波涼山各地所產蜂蜜,質量頗佳,運往叙嘉市上極受歡迎。

(丙) 蠶 (*Bombyx mori*)

一、產區之調查: 全區蠶絲之出產甚少,屏山縣大龍溪沿岸,及金河沿岸,馬邊縣之馬邊兩河岸,及大竹堡附近,雷波縣金河沿岸,天姑蜜等地,間有飼養者。昔時雷波之東林鄉,曾以茶絲著名,現已淪入夷手,遂不復聞矣。

二、各區之產狀: 各區居民以養蠶爲副業,據此次調查所得,屏山城有土法小形之絲廠五家,龍華寺有三家,沐川不詳。惟該地土質氣候,與嘉定犍爲極相,當可設法提倡良改。雷波所產者多銷雲南,馬邊則銷犍爲。此兩處因氣候關係,與飼養法之不良,蠶多病,絲質粗,不及屏山產者之佳。

(二) 魚 類

全區所產魚類不下四十餘種,其詳細定名及形態之研究,將來有專刊發表,此文所叙者,只限於普通十餘種之食用魚類。全區居民以捕魚爲業者甚少,屏山金河內尚有數家,馬邊雷波多於秋收或冬季始操此業。各地皆無魚市,魚價逐地不同,謹將各地情形,分記於下:--

(甲) 屏山縣:

一、地點: 縣中之金河,及大龍溪,中都河,西寧溝等地。

二、主要食用魚類:

1. 鯉魚 (*Cyprinus carpio*) 鯉科鯉屬,吾國最普通之食用魚,分佈甚廣,縣內各區均有之,金河中尤多。

2. 青甲 (*Labeo diplostoma*) 與鯉魚相似,惟體呈圓筒形,爲長江流域之特產,亦普通食用魚類之一種,金河大龍溪出產較多。

3. 白甲 (*Onychostoma laticeps*) 與青甲 (*Barbus szechuanensis*) 兩者形狀相近。大者有二尺,惟前者頭大尾細,與後者不同。以中都河大龍溪出產較多,兩種繁殖極速,肉肥味美,與鯉魚同。

4. 細鱗魚 (*Schizothorax yunnanensis*) 大者長二尺,鱗細肉肥,爲食用魚之最佳者。因其味美,亦名嘉魚。產於西寧溝,係洞穴魚之一種。冬季入洞,春日桃花開時出洞求食,故又名桃花魚。雷波之東林鄉,馬邊之馬邊河皆產之。

5. 龍針魚 此魚標本作者未曾採到,據本地人云,產於縣西金河之急流中,鱗大呈棕紅色,頭大脊鰭延長,似屬燕雀魚亞科。亦食用魚之佳品。燒煎時,不須加脂油,其肥可知。

三、適作魚池地點:

1. 龍華寺,此地爲大小龍溪交會處,河身寬闊,水量既深而流速亦緩,甚宜於白甲青腩等魚之繁殖。如於此處闢池,可用夾江一帶之河池法,或另外鑿池,若嘉定之分池法皆可。且附近居民較爲富庶,距沐川與屏山城亦不遠,分發販賣,尙稍便利。

2. 迴龍場在中都河上流,其地勢與前者無大異,石爬魚,及細鱗魚在此皆可飼養,其附近有數大鄉場,銷路甚好。且離金河只半日程,如有大批生產,即運銷叙渝亦甚便利。

(乙) 馬邊縣:

一、地點: 馬邊河及其兩支流,由下溪到大竹堡一支,由下溪到雪口上山一支。

二、主要食用魚類:

1. 墨魚 (Gara pingi) 此魚初次發現於嘉定大佛岩下,體長二尺,頭呈鎗頭形,口下位,有顯著之吸盤,鱗大而黑,故名墨魚。俗傳宋文豪蘇東坡於岩上讀書,墨水滴於河中,魚食之因而變色,故此魚又名東坡鯉。終年不他去,冬則入洞深處,春暖時始出。肉細嫩,肥香可口,極爲馳名。此次考查所見,證明雷波之金河屏山之西寧溝,亦有之,而馬邊河產量尤多。此魚常在清水河中,故其保護色呈黑綠色,非東坡先生墨汁之力量也。

2. 細鱗魚: 形體前已叙明,惟此地產量豐富,爲作者前所未見。

3. 江鯉 (Laptobotia pingi) 此魚亦川省特產之一,其大者有三尺長,五斤重。巨口如鯰,鱗大爲黃色,間有黑斑,全身外被粘汁,觀之光耀入目。味美可口,較墨魚尤佳。惜所產不多,僅下溪到大竹堡支流有之。其他如白甲青腩,間亦有之,惟產量不及他區之多。

三、可開魚池地點:

1. 官田壩在馬邊城與下流之間,此處闢池可專養細鱗魚墨魚

等,作者曾見漁夫十餘人,於四小時內,捕獲重四斤之細鱗魚六十餘尾,其地勢之適宜可想而知。

2. 黃金壩: 在大竹堡與下溪間,此地闢為魚池,可專養紅鯉細鱗魚等。

(丙) 雷波縣:

一、地點: 馬湖混海子 (亦名冒水洞) 及涼山界內之美姑河溜筒河等地。馬湖分前後大三海子,普通所謂馬湖者,即指大海子而言。茲分述如下:

1. 大海子: 位於縣東北九十餘里,黃螂鎮南五里,為石灰岩經年浸蝕而成。長約三十里,寬八里,成不規則之橢圓形,海拔一一〇〇米,西端為產稻米最豐富之海腦壩, (現改為馬湖村) 有數小溪灌入,東為壩口,乃登船渡海之碼頭。據當地人云,湖水漲時,可直出壩口外溢。其下面有陰溝導水入前海,由此得知馬湖乃一交與湖故水質澄清,不若死湖鹽份之日益增加。此湖適宜於淡水動物之繁殖,不須深論。湖之週圍柳桑成蔭,海中有小島三四,扁舟垂釣,誠世外桃源也。

2. 前海子: 位於黃螂西一里許,高出海面一〇二〇米,長十餘里,寬則各段不同。最廣處約四里,以壩口與大海子分界,水由壩口地下湧出。據云雨水多時,噴口下有冒水孔數十。平時只一二較大者,經年不斷。水深丈餘,底為沙石亂坭堆成。淺處水草豐富,并有稻田數畝,築亭於此,堪稱佳勝。

3. 後海子: 海拔一〇〇〇米,在黃螂鎮北二里,海分為二部,大者約三十畝,小者約二十畝,水深約五尺,底幾為泥沙堆成,水草豐富,四週全為雜樹繞圍,產魚最多,且較前二者所產為佳,垂釣者恒集於此。

二、馬湖之食用魚類：

1.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普通食魚,大海子不產,多產於後前兩海子。

2. 鯉魚 (*Cyprinus Carpio*) 三個海子皆產,惟產於大海子者,肉粗不可口。

3. 鯰魚 (*Parasilurus asotus*) 多產於大海子有長丈餘者,肉粗且有異味,食之者頗少。

三、馬湖之應用：

1. 大海子宜於養鴨鵝。古語云,水深而魚肥。大海子水深數丈,深則深矣,其所產鯰魚長數尺,重十餘斤,可謂肥矣。然因湖水過深,陽光不易透入水草不生,鯰魚過大,其他魚類不易與之競存。於是洋洋大海,而所產魚類,只鯰鯰兩種。此兩種魚,以腐質敗草爲食,肉粗而味惡,不甚可口。據本地人云,每當大雨初晴,海水混濁,魚則羣向岸躍跳,鄉人就岸捕之,一小時可得魚數十斤。且鯉魚多子,每於產卵時期,海水淺處,常因之變色,生殖之繁,可想而知。就此兩點觀之,如能利用此地,飼養鴨鵝,不獨絨卵之利可觀,且免魚滿之患也。且兩岸產蛙亦多,若魚食不給,可以蛙代之。

2. 前海子宜於養魚。此海中之水草豐富,深度合宜。若能擇平均在水深丈內之地,多植水草,稍加人工管理,養魚最佳。且兩岸樹木成蔭,良田圍繞,食料改換,魚味自變。若設法將重慶一帶之菊花魚,移殖此地更佳。因此魚之生活能力既大,又爲食用之珍品也。

3. 後海子宜於養魚。此海中之水草亦豐,且流速不大,易於管理,爲養一年魚之最好地點。惜位於前海子之下方,否則此地作爲一年池,前海子作爲二年池,分別飼養,按期過池,則更天假人便也。

四、馬湖之魚價：湖附近無專操魚業者，魚價極低，每斤只售三分錢。較渝市魚價低十倍。若能大規模打撈之，製成魚脯發售各地，定可獲利。

冒水洞在縣城東門外五里，為一凹地，因其水質不清，又名混海子，水量消漲無定。最大時有七方里。水族不繁，惟螺蚌蛙蛇甚多，就地飼鴨亦甚合宜。

金河美姑河及西蘇角河皆因水流過急，所產者都為急流魚類，細鱗魚，石爬魚，黑魚等產量不豐，亦無專業捕撈者，茲不多述。

(三) 兩棲類

全區所產兩棲類不下二十餘種，茲將其重要者，加以說明。

1. 鮡魚一亦名娃娃魚（*Megalobatrachus japonicus*）體長約三尺，頭寬尾部縱扁，四肢短小，體色灰黃，眼極小，口大。喜居山麓，與流水中，並常伏水面石旁。肉嫩可食，又為研究發生學之最好材料。中國以廣西最多，川省馬邊峨邊雅州亦有之。

2. 白龍（*Batrachuperus sinensis*）體長五寸，與前者外形極相似。最初發現於峨眉山頂，本團此次於黃茅埂腳下採得，亦研究發生學之好材料也。

3. 青蛙（*Rana nigromaculata*）分佈最廣，全區各處皆有，水草豐富處尤多，以昆蟲為食，西人謂為農夫之友。

4. 木槐（*Rana tibetana*）為本地俗名，有兩種，生於高山老林中者（如屏山之老君山雷波之三鷄窩），體土黃色。生於馬湖附近者，體色灰綠。體特肥大，由頭端至後肢，長尺餘，後肢尤肥。較青蛙約大一倍。此區出產亦多，日人在東三省設專廠養育青蛙，年可收利數十萬。此地若設專廠飼養木槐，實亦裕邊之一法也。

5. 疥蛙 (Bufo asiaticus) 有兩種,大小不同。亦農民之良友,每蛙每日可食昆蟲數十隻。如能設法保護,使其大批繁殖,農家可免蟲災。又爲鴨鵝之最好食品,養鴨者更可利用之。

(四) 爬 蟲 類

全區爬蟲類約四十餘種,其中與人關係比較密切者,爲蛇類。蛇分有毒蛇無毒蛇兩種,多以地鼠山鼠爲食能爲農民除害。蛇皮及毒蛇液,爲工業及藥物學之良品。計此次所採者不下三十種,有毒者多居高山老林中,本團得標本八種,都屬腹蛇科。無毒蛇多居於平原草地,余等採得二十餘種,概爲游蛇科及溝牙科。大者有六尺長之烏燒,小者有四寸許之神皮花。餘如竹標,菜花蛇等亦有之。

(五) 鳥 類

全區所產鳥類有百餘種,僅將與人關係密切者,分益鳥害鳥兩類述之於下:

一、害鳥: 此區主要害鳥有二十餘種,分屬鸚鵡科,(大涼山產)雀科,鴉科。此類害鳥,嘴皆堅固,以穀爲食,喜羣居,常在穀之成熟期,及下種期,成隊聚食。爲害之烈,有時不亞於蝗蟲。

二、益鳥: 有可爲農林除害者,有可作食用者。其以昆蟲爲食,爲農家除害者,有燕科,畫眉科,鷺科,捲尾科。可爲森林除害者,有啄木鳥科。以鼠爲食,亦有益於農民者有鷹科。計共不下四十餘種。可作吾人之山珍鳥類,亦有十餘種,分屬於鴨科,鳩鴿科,鳩科,鴉科。雷波之錦屏山,馬邊之嚴家山,屏山之老君山,每年皆有大批鴉類及鳩鴿類之獵獲。據嚴家山之獵戶云,該地每年可獲三百餘隻,而馬湖等處之鴨科鳥類,多以千計。此項山珍,若能專局辦理,運銷

省外,獲利當亦不小。

(六) 獸 類

全區所產獸類甚繁,僅擇其主要者,分益獸害獸兩類述之於後:

一、害獸:

1. 野豬 (*Sus sp.*) 體高約二尺,長四尺,頭大嘴闊,吻長尾短,毛色黃灰。喜群居,晝伏夜出,以玉米爲食。作者屏山太洪寺附近,曾見良田數百畝,荒無人耕,乃因農民不堪其擾,已遷移他方。蓋邊地山高,以包谷爲主要作物。地廣人稀,農民瘠貧,無力購買火藥,以消滅之。此物性凶勇,單鎗獨馬又不成功,故雖間有築土牆竹籬以防之者,但收效甚微。每屆秋收,農家於田邊高築草棚,徹夜吶喊,或鳴金焚火以防之,夜夜不得安息。其予農民精神上物質上之損失,實不亞於傜夷之爲患。

2. 老熊或黑熊 (*Urus sp.*) 此物極普通,亦以包谷爲食,雖不如野豬成羣爲害之甚,農民所受損失亦不少。

3. 豬獾與青猴亦農家之勁敵,惟較易防禦,不若前者爲害之甚。

總計以上各種害獸,每年全區農民所受之損失,以作者估計,可當全收十分之三四,爲害劇烈豈容忽視哉。

二、益獸:

1. 鹿 (*Cervus sp.*) 雷波之麻柳灣,箐口山,馬邊之大竹堡,屏山之西寧溝皆產。其角及茸爲製鹿精之原料,肉可食骨可作膠。吾國以東三省出產較多,近來北平有設園飼養專取其茸者,收利頗大。雷波箐口一帶,氣候合宜,產量亦豐,頗可試辦。據本地捕鹿者言,鹿一隻可值大洋三十元,皮肉尙不在內,其利可謂厚矣!

2. 麝 (*Moschus sp.*) 其舉丸附近之腺體爲貴重之藥品,名麝香。

小凉山出產較多,雷馬屏各縣大山中亦有之。在民國七年前,夷漢安居時,常有多量之麝香,熊胆,熊掌,運出售賣。近年來小凉山多爲叛夷,專以搶人爲業,其產量已甚微矣。

3. 穿山甲亦名鱗鯉 (*Manis pentadactyla*) 產於馬邊雷波之高山中,其甲爲中藥內之良品,亦川省特產。

4. 豬羊牛馬等全區皆產。豬毛及牛羊皮爲出產之大宗,而大小凉山分界之黃茅埂,乃天成之牧場,寬三十餘里,長五百餘里,水草豐富,氣候寒冷,與川北之松潘同。凉山夷人,約有二三千戶,每戶平均養牛羊二十隻,皆以黃茅埂爲主要牧場。若能設法經營,亦邊民之福利也。所產之馬,短小精幹,用以運輸,爲邊地交通上之利器。

5. 狐 (*Canis sp.*) 水獺 (*Lutra sp.*) 九節狸 (*Ailurus sp.*) 白熊 (*Ailuropus sp.*) 等可製裘革之動物亦多。著名產地,如屏山西寧溝,馬邊大竹堡,雷波之馬湖,天姑密,大小凉山皆有之。而水獺野牛,白熊尤爲特種。不但爲裘革之珍品,亦動物學分類上之重要標本。在歐美各國之博物館曾出高價索買,因其爲科學研究極有興趣之動物也。

第六章 植 物

(一) 全區之植物羣落

雷馬屏峨及大小凉山各地,因地勢高下懸殊,氣候之溫寒,雨量之多寡,日光之強弱,蒸發量之大小,均各不一。是以在此區域內植物種類複雜,顯然分集爲若干羣落。茲就旅途所見,摘要述下:

(1.) 乾燥草原帶 在本區之南部,金沙江沿岸,自雷波之順河鄉以至屏山安邊,高度自三百五十米尺至六百米尺之地段,氣候炎熱,雨雪均少。昔時人煙稠密,森林大半斫伐,均已開爲農田。至今農村荒蕪,鞠爲茂草,童亦景象,觸目皆是。常見之植物,多屬禾本科如野古草 (*Arundinella anomala* Steud., *A. villosa* Am.) 山茅草 (*Ischaemum angustifolium* Back.) 雄刈萱 (*Cymbopogon nardus* Rendle) 烏芒草 (*Erianthus fulvus* Nees.) 等,次爲少數散生之樹木,如水桐,黃荊 (*Vitex negundo* L.) 餘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 金合歡 (*Acacia Farnesiana* Willd.) 等。農作物以甘蔗,花生,甘薯 (紅苕) 高粱,玉米,荳類爲大宗,田間夾植烏柏,油桐,蓖麻等小樹,因氣候溫暖之故,生長迅速,產量甚豐。

此區中最特異之植物,當推大戟科之霸王鞭 (*Euphorbia* sp.) 及仙人掌科之仙人掌 (*Opuntia Dillenii* Haw.) 前者高達二十餘尺,莖肥厚五稜形,葉匙形亦肥厚,內含乳漿。後者高四五尺,莖扁平,綠色,葉化爲針。又岩邊牆上常見有叢生之油蔥,葉亦肥厚多漿,呈紅綠

色。此皆極耐乾燥之植物,正可顯示其生產地炎熱而少雨之氣候也。

(2.) 常綠闊葉林帶 自六百公尺以至千五百公尺之地段,氣候溫暖,雨量充足,極適於常綠闊葉植物之生長。如其中主要成分爲石柯 (Pasenia) 錐栗 (Castanopsis) 柯木 (Schima) 山茶 (Thea) 桫欏 (Eurya) 冬青 (Ilex) 衛茅 (Euonymus) 灰木 (Symplocos) 鈎樟 (Benzoin) 楠木 (Phoebe) 黃葛 (Ficus) 石楠 (Photinia) 等樹木,而其中以石柯柯木最佔優勢焉。次層植物多爲竹林,在雷波各山多爲羅漢竹,在馬峨兩地多爲實竹。竹筍爲當地出產之一,故常有斫伐林木供燃燒之用,以培植竹林者。有時滿山滿谷全爲竹林所佔有,闊葉樹木反爲附庸,此則人工造成之植物群落也。

(3.) 落葉闊葉林帶 在常綠闊葉樹林之上,地勢高寒,冬季霜雪較大,則非冬季落葉之樹木不易生存。其中常見種類如多種之槭樹 (Acer) 與莢蒾 (Viburnum) 樺木 (Betula) 拱桐 (Davidia) 山櫻桃 (Prunus) 水青樹 (Tetracentron) 白楊 (Populus) 泡桐 (Paulownia) 茱萸 (Cornus) 山胡桃 (Juglans) 灌木則有花楸 (Sorbus) 釣鐘 (Enkianthus) 馬桑 (Coriaria) 懸鈎子 (Rubus) 繡線菊 (Spiraea) 等,林下草本蕨類苔蘚亦頗豐富。春夏之季枝葉萌發,濃蔭蔽日;秋冬紅黃凋落,枯枝滿林,頓改舊觀矣。

(4.) 常綠針葉林帶 自二千公尺以上直達三千餘公尺之高山地段常年溫度益較低下,有終年爲雲霧所籠罩者,有積雪不消達四五月之久者。在此種冷濕氣候之下,最適於針葉樹林之生長,如冷杉 (Abies) 雲杉 (Picea) 檜柏 (Juniperus) 均高大成林。林下有少數耐寒闊葉植物,如樺木 (Betula) 忍冬 (Lonicera) 葎 (Ribes) 薔薇 (Rosa) 柳樹 (Salix) 等等。而常綠之杜鵑 (Rhododendron) 有時亦與

冷杉林同時分布,初春時節均着美花,爲此鬱閉蒼老之樹林,增添不少顏色也。雷波所屬之黃茅埂,馬邊所屬之窪海大竹堡,峨邊所屬之老鷹嘴,均有大片冷杉林之存在,可爲本區之代表也。

(5.) 高山草原帶 在雷馬屏各縣間以大凉山爲最高,海拔在三千五百公尺以上,山高寒重,風力復強,年中春秋冬三季均可見霜雪。除矮小草本或灌木外,其他樹木不易生長。山脊蜿蜒,淺草平鋪,常見種類皆屬菊科 (Leontopodium, Sausaurca) 蓼科 (Polygonum, Rheum) 龍胆科 (Gentiana, Swertia) 毛茛科 (Ranunculus, Paeonia) 柳葉菜科 (Epilobium) 百合科 (Allium, Liliun) 等屬之小草。夏季七八月間羣花怒放,宛如織錦,一入深秋,立變黃褐,此殆黃茅埂名稱之所由來也。在此高山地帶,雖以溫度過低不適耕作,農作物之產量最爲有限,而天然生產之各種名貴藥材如貝母,當歸,赤芍,黨參等,則遍布山中,俯拾皆是。且山皆廣平,水草豐肥,若能闢爲大規模之牧畜場,則尤爲適宜處所也。

(二) 各地經濟植物之調查

(甲) 木 材

邊地森林廣布,年產大量木材。昔時廣銷嘉叙瀘渝各地,沿江木材,賴以供給。近年以夷患橫行,山場停歇,貨棄於地,良爲可惜。茲畧舉其重要種類及分布地點如下:

(1). 冷杉 (Abies Delavayi Fr.) 亦名泡杉。樹皮灰褐色,具深裂紋。小枝紅褐色,無毛,略具深溝。心材與邊材之區別,不甚顯明,材色黃褐略帶微紅。紋理直行,結構細緻。質輕鬆,不甚耐久。因生長迅速之故,大塊材料甚多,施工亦極便利。當地常用作建築材或棺槨材,含樹脂極少,爲造紙用之良好材料。此種樹木產於黃茅埂

下,二千五百公尺以至三千餘公尺之地段,在峨邊老鷹嘴,馬邊杉木崗二千公尺以上,即可見之。

(2). 雲杉(*Picea brachytylea* Pritz) 一名吊吊杉。樹皮深灰褐色,鱗片狀剝落。莖枝微垂,橘黃色,具微毛,且有宿存之短葉褥。心材黃褐色,邊材較淡。紋理直行,結構中等。木質堅韌適中,內含油脂,爲當地極好之建築材及板片料。若能廣爲開發,運銷外出,以之供建築電桿,枕木,箱,盒,傢俱等用,無不適宜也。曾見大涼山黃茅埂山脚,馬邊杉木崗,峨邊野鹿池,其分布較冷杉林爲低,或成混淆林而存在,數量不及前者之廣。

(3). 鐵杉(*Tsuga chinensis* Pritz) 樹皮灰褐色,鱗片狀剝後落呈不規則之縱裂。小枝微垂呈黃灰色,亦具宿存之葉褥。葉較雲杉略長而寬易於區別。其木材黃褐帶淡紅色,心材與邊材之區別不甚明顯。紋理直行,結構中等。當地常開爲厚板,經柴火烘烤之後,則顯具花紋,成批外運,以供棺槨之用俗稱花板。產量不及前兩者之廣,見峨邊野鹿池及大涼山各地。

(4). 檜柏(*Juniperus saltatoria* Rehder et wilson) 一名紅油杉,樹皮深褐,質柔略平,纖維質,老則成縱裂條狀剝落。葉鱗形,密生,小枝下垂。其心材與邊材之區別顯明,心材呈深紫色,邊材狹,黃白色。紋理直行,結構甚細。富香氣,頗堅硬。見於黃茅埂西側山腰,數量較少,爲建築良材。

(5). 桐木(*Schima Khasiana* Dyer) 茶科桐樹屬常綠喬木,高達四五十尺。樹皮深黑色,較薄,具褐色縱裂。心材與邊材之分界不明,材色淡粉至褐色。紋理直行,結構細密,極堅硬,乾後易生裂縫,爲當地常用傢俱料。屏山老君山,雷波黃螂,馬家山,馬邊帽盒山皆有之。

(6). 絲栗木(*Pasania Henryi* Rehder et wilson) 山毛櫸科石柯

屬常綠喬木,高達三四十尺。樹皮灰黑色,甚厚,有多數褐色皮孔。心材與邊材之分界,甚為明顯,色粉褐久則轉黯。紋理細密,質重而堅,空氣中乾久則生不規則隙裂,為常用建築及家俱料,產地同前。

(7). 大葉泡 (*Pasania* sp.) 山毛櫸科石柯屬常綠喬木,高達三四十尺。樹皮灰黑色,粗糙多裂。木質較前為疏鬆,當地供家俱及薪炭材。產地同前,數量較少。當地土人常與前二種合稱為正木,因其為當地主要之木材也。

(8). 樺木 (*Betula luminifera* winkl.) 樺木科落葉喬木,高達五六十尺,樹皮暗黃灰色,光滑常剝裂為薄條。心材帶紅褐色,邊材較淡。木質堅韌,結構細密,為常用建築及雕刻木器用材。均產高山地帶,常與冷杉林混合存在,馬邊縣杉木崗,雷波縣黃茅埂下有之。

(9). 泡桐 (*Paulownia Fortunei* Hemsl.) 玄參科落葉喬木。樹皮灰色粗糙,不規則裂開,外皮可剝為縱條。木質輕鬆,髓部常中空,邊材甚薄,僅達寸許,心材淡紅色,有灰色點。紋理直行或細密,結構中等。當地土人常利用之以鑿蜂筒,又為製造箱櫃及音樂器具之良材,馬邊縣盛產。

(10). 白楊 (*Populus lasiocarpa* Oliv.) 楊柳科落葉喬木,多生山谷陰濕之區,樹高三四十尺。皮灰黑色,粗糙多皺,有大形皮孔。心材黃白色,邊材不甚顯明。質柔而輕,極便工作。普通建築及家俱板片料,雷波馬邊盛產。此後如能廣為培植,可供火柴業及造紙業之用。

(乙) 藥 材

藥材在川省為重要出口貨物之一,其來原多產自邊區深山僻野,大小涼山尤為豐富。茲舉數種主要者如下:

(1). 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ume) 蘭科赤箭屬多年生草本。根部入藥有補益之功,亦有謂其根中澱粉作漿,用以漂染上等絲綢者。

在川西南各縣所產藥材,此爲大宗,其價值亦較昂貴,近年來經營者頗多。

此植物全體皆呈褐赤色,無葉綠素,營寄生生活。初春生一直莖,圓筒形,生長極速,高至四五尺。莖上有節,每節着以退化之鱗葉。稍上開花呈黃赤色,至秋則根苗俱枯。根爲橢圓形塊狀,徑寸許,長四五寸至六七寸不等。

產地多在竹林或雜木林下,採掘期在芒種至夏至節間。鄉人背雨具鏟刀及竹籠入林掘取,每日僅可得一二斤。採後去其花莖及外皮,水煮,入火籠中烘烤或日晒使乾。每百斤可乾藥材十八九斤。在叙府售價,每百斤可值銀一百四十五兩。此藥雷馬屏峨各縣皆產之,而大宗貨物,仍多來自夷地,如小涼山之中山坪大谷堆濫堪子,大涼山之鑼鼓拉達等處,因夷人不善烘烤,例須由漢商自行就地製作。在夷地大約食鹽一斤可易天麻四五斤,極爲便宜。經製作後,運至漢地,則利市十倍矣。

(2). 貝母 (*Fritillaria Roylei*) 百合科貝母屬宿根草本。地下鱗莖入藥,中醫用治肺病有奇效,價值昂貴。產大涼山黃茅埂各處之高山草原中,初春時即可掘取。葉細披針形,高三四寸,其地下莖烘乾後,爲粉白色卵圓形之小塊。在涼山夷人所採漢商每鹽四斤可易貝母一斤。經檢選提淨之後,在渝叙各地每斤可值銀四五元至七八元不等。

(3). 當歸 (*Angelica polymorpha Maxim.*) 屬繖形科,根部入藥。近年西洋各藥廠常提取精製,治婦科,有神效。

(4). 黨參 (*Codonopsis Tanshan Oliv.*) 屬桔梗科,根部入藥,爲補劑。產大涼山拉咩三稜崗馬頸子等地。

(5). 黃岑 (*Scutellaria baikalensis Gorz.*) 屬唇形科,根部入藥。產

小涼山濫池子野猪蕩等處。

(6). 黃蘗皮 (*Phellodendron* sp.) 屬芸香科,樹皮藥用。產雷波小涼山小溝松樹坪田家灣等地。

(7). 黃蓮 (*Coptis tecta* Wall.) 屬毛茛科,根部及地下莖入藥。產小涼山三稜崗野猪蕩等處。

(8). 牛膝 (*Achryanthus bidentata* Bl.) 屬莧科,根莖葉入藥。產小涼山三稜崗一帶。

(9). 吳萸 (*Evodia ruticarpa* Bth.) 屬芸香科,果實入藥。產雷波燕子岩,馬邊大竹堡等地。

(10). 柴胡 (*Bupleurum falcatum* L.) 屬繖形科,根葉均入藥。產雷波石板灘神農關一帶。

(11). 玉竹 (*Polgodonatum officinale* All.) 屬百合科,根部入藥。產大涼山高山草原中。

(12). 秦艽 (*Justicia gendaaussa* L.) 屬爵床科,根部入藥。產大涼山高山草原中。

(13). 瓜蒌 (*Trichosanthes multiloba* Mig) 屬葫蘆科,果實入藥。產金沙江沿岸各地。

(丙) 工業用品

(1). 烏臼 (*Sapinum sebiferum* Roxb.) 大戟科烏臼,俗名樅子。種子皮部被有白粉,含脂脂甚多,可供石鹼及臘燭原料,仁可搾油供燃燈用,油粕可為秧田肥料。沿金沙江一帶,田邊栽培最為茂盛。雷波近年可出三四萬斤,每斤價五六角。

(2). 油桐 (*Aleurites Fordii* Hemsl.) 大戟科罌子桐屬。種子搾油供燃燈用及油漆料,油粕亦為肥料。雷波年產達五六萬斤,每斤價值七角至一元。其他屏山,馬邊等溫暖區域皆盛產,運銷叙渝各地。

出口。

(3). 胡桃 (*Juglans regia* L.) 屬胡桃科,種仁含油甚豐。邊地盛產,價值最廉,惜尚無人加以製造推廣也。

(4). 漆 (*Rhus vernicifera* DC.) 屬漆樹科,邊區溫暖地帶,皆盛產之。惜栽培及製作方法,未加改良,銷路較少。

(5). 五倍子 俗呼梣子,有圓梣角梣之別。係寄生於野漆樹 (*Rhus japonica* Z.) 上之虫瘻。在受害之嫩枝及葉上即生瘤狀小塊,漸漸成長,即呈赤褐色之空胞。內藏之蟲體亦自幼蟲而成蟲,老則破皮而出。此皮含單寧質,用於藥料染料及鞣皮工業。邊地多荒山野漆遍布,結蟲瘻者極多,秋季即可採用,風乾後外運。近年因工業上之大批銷耗,梣子之價值增高,當地每百斤值約十元上下,為本省大宗出口貨之一。

(6). 白臘樹 白臘為四川特產之一。在川省嘉定峨眉夾江洪雅一帶,為產臘區域。而蟲種來源,則自建南各縣,其中尤以大涼山鵝耳腳離明加古烏拋等地為最優。此雖地勢氣候使然,而與白臘樹之種類亦極有關也。臘樹之種類有二:一稱白臘樹 (*Fraxinus chinensis* Roxb.) 一稱冬青樹 (*Ligustrum lucidum* Ait.) 二者同屬木犀科而極易區別。白臘樹為羽狀複葉,小葉五至七片,長卵披針形,有微鋸齒。冬青樹單葉,卵圓形,全緣。據老於是業者談,白臘蟲卵之生於冬青樹上者,殼口圓形 (俗呼木魚口) 含蟲沙多;生於白臘樹上者,殼口長形 (俗呼砂罐口) 臘沙多。雷波縣城附近及涼山烏拋鵝耳角等處所植均為冬青樹,極適於繁殖蟲卵之用。欲研究及推廣白臘工業者,對於白臘樹之培植與改良,不能不加以注意也。

(丁) 特產食品

(1). 蕨粉 為自水龍骨科蕨 (*Pteridium aquilinum* Kuhn.) 之地

下莖,所提取者。色白粉狀,加水沖熟可爲食用及糊料,味頗與藕粉相似。土人遇飢荒年,亦有和豆渣與罌粟子作餅,以代糧食者。

土法在秋季挖採蕨根,略風乾後去其表面泥沙,平放地上以棒擊之。將破爛之蕨根入清水中攪拌,則粉質下沉,去其表面渣滓,再用清水淘洗一二次,沉餘粉質團爲球狀,入柴草餘燼烘乾之即可上市。每團重一斤餘,當地售價僅值八九百文(約合洋四五分)。此種植物在邊地荒山分布極廣,生長迅速,若能大規模製作,運銷各地,亦一生產之法也。

(2). 蓴菜 產雷波黃螂鎮,屬睡蓮科 (*Brasenia purpuria* Casp.) 生於池沼中之多年生草本。葉橢圓形,有長葉柄如楸狀。夏日花生於葉腋呈赤褐色,其嫩莖與嫩葉被以粘液。春夏之際,採葉芽供食用,味頗鮮美。

吾國杭州西湖亦產蓴菜,傳爲當地珍饈。凡遊湖者無不一嘗蓴菜湯之滋味,且有製爲罐頭出售者。今能於此邊荒之區得之,最爲有趣。而當地土人不知採取,視同草芥,殊覺可惜。產蓴菜爲黃螂附近淺湖,俗稱小海子,與之接連者爲一長三十里之馬湖。沿湖皆有村廓,石礪三五,點綴湖側。環湖群巒疊翠,風景絕佳。將來若能點綴爲遊覽區域,則此馬湖蓴菜,將可與西湖蓴菜齊名矣。

(3). 芋片 爲天南星科蒟蒻屬,一稱磨芋 (*Amorphophallous Kon-jae* Koch.) 草本高二三尺,地下莖球形,葉掌狀深裂。取其球莖,磨爲細粉,加微火煮沸,並放石鹼水少許,即可凝固爲半透明之膠狀體,調味後可作菜食,如涼粉。此物在川中各地皆有之,而大宗出產地,則在川西南及川東南之邊區。農民常栽培田邊,歲有大批出產。切球莖爲薄片,曬乾或烘乾,即可打包外運,每百斤價約十五元,銷路頗佳。聞日人近年利用芋片之澱粉製膠,以塗雨衣雨具及汽球等

物,此後若能廣為培植可為大宗之工藝原料也。

(戊) 農作物

雷馬屏峨各縣氣候溫暖,雨量適中,土壤肥沃,又多山水灌溉之便,故農作物之出產,至為豐富。春季作物,以稻玉米為大宗,秋季作物,則以小麥、大麥、蠶豆(伏豆)、豌豆、粟、為主。他如芝麻、蘇麻、火麻、苧麻、草棉、甘薯、高糧、天星米、落花生等,皆產之,惟數量較少耳。雷波小麥麵粉,色白味長,頗為馳名。沿金沙江一帶,可種甘蔗,農作物歲收三季,最為富源。

大小涼山各地,因海拔較高,氣候較為寒冷。普通為春季作物,年僅收穫一次。大都為油麥、蕎麥、洋芋(馬鈴薯)蘿蔔四項。略低之處,亦出玉米、甜蕎、豆類。至如夷巢腹地美姑河沿岸,及舊昭覺縣城附近,則廣產紅穀,與漢地無異。惟夷人耕耘之法,極為簡單,略經鋤犁,即行撒種,不知施肥而輪流放荒,或利用牧羊遺糞肥地之法;故所佔耕地面積極廣,而年中之收穫量,並不增多,實覺地力有未盡也。詳見書後附錄農作物調查表。

第七章 地 質

(一) 時 代

雷馬峨屏及大涼山之地質,與四川東南部,稍有不同。又間有火成岩夾雜其間,岩石有變質者。以地質而論,亦自成一區。其最古之岩層,爲寒武紀。最新之岩層爲白堊紀。其間惟泥盆石炭二紀未見出露。其他各時代,均有代表。今分述於下:

寒武紀爲此區之最古岩層,出露於西蘇角河谷中,可分爲三部。下部爲紫頁岩與石灰岩薄層,交互組成。多變質成片岩,或作紫色,或作綠色,厚在三百米以上。中部爲石灰岩,夾燧石薄層組成,約厚三百米。上部爲紫頁岩,夾薄層灰岩組成,厚五百米。此紀岩石,皆堅硬,極耐風化,褶皺極多。

奧陶紀出露於芭蕉灘黑角一帶,爲黃灰色之石灰岩與青色石灰岩交互組成。上部稍帶砂質,現龜裂紋。岩石之中,亦常夾紅色頁岩。此層岩石,在芭蕉灘一帶,褶皺特甚。未見化石。以其位置及岩石性質而論,當屬奧陶紀也。厚度約及四百米。

志留紀岩石,多屬灰色頁岩,黑灰色頁岩,中含筆石化石。全厚約八百米。分佈之處,爲大岩洞,沙灣,雷波,夾夾石,三鷄窩,等地。

二疊紀岩石,幾全體爲石灰岩組成,僅在中部有薄層頁岩,中產四射珊瑚,及腕足類化石極多。不含煤層。燧石極少。分佈於冒水孔,黃螂,竹核,沙坪,老鵠溪等地。厚度約及三百米。

在上述之灰岩之上,有玄武岩一層,厚薄不一。最厚者,如美姑樹葉溝附近,則達二百米。其他各地,或數十米,或百十米不等。有時結晶較粗,成爲輝綠岩。此種岩流,係在二疊紀中期以後,噴出地面,廣被大地。因成層時各地高低不同,成層後又經侵蝕,故現存者,厚薄亦異。此種火成岩,亦常穿入較古之地層,成爲岩牆。則多屬安山岩,其斜長石之晶紋頗著。

在玄武岩流之上,爲一厚層之紫色頁岩,中夾沙岩及黏土層,總厚約一千米,中含薄煤二三層,皆相距不遠,質劣而硬。在大涼山中,並含瑪瑙極多,質不甚佳,而到處可見,爲此層之一特徵。此層岩石,極耐風化,多成高山。黃茅埂即爲此層所成。此層外形及地位,極似飛仙關係。但在黃茅埂之東側,曾採得大羽層植物化石(*Gigantopteris*)當屬於二疊紀。故此系岩石,雖非全屬於二疊紀,亦當爲二疊三疊紀之過渡層,因稱之爲黃茅埂系。屬二疊三疊紀。

三疊紀岩石,爲石灰岩組成。厚約二百米。極易風化。相當於嘉陵江灰岩。

侏羅紀岩石,在屏山以東,多爲厚層沙岩,厚約百五米。中夾煤層及鐵鑛。在屏山以西,大涼山以內,即爲頁岩與砂岩之互層。頁岩帶灰黃色,亦含煤層,鐵鑛則少。

白堊紀岩層,分爲二部。下部爲紅色頁岩及粘土之互層,厚約八百米。大涼山中亦有之。上部爲硬砂岩,作磚紅色,成層極平,此區中僅露出一部。大涼山中,完全無之。

除上述之諸種岩石外,尚有花崗岩一種,出露於大渡河畔,五渡以北之牛郎墳附近。侵入於二疊紀石灰岩內,非古生代物,但未與其他時代岩層接觸,故其侵入之確切時代,未易決定。

本區地質構造,在大涼山本部,較爲複雜。黃茅埂之所以高起,

由於斷層。至牛牛渠近,則斷層更多,地層褶皺更甚。峨邊一帶,又形簡單,變動之跡至微。

地形之變化,與地質亦有關係,如二疊紀之石灰岩,成高山時,則峯巒陡峭,壁立數百尺,攀登不易。如雷波之錦屏山是。又侵蝕過甚,則成爲平地,甚至陷落成爲湖泊。竹核之平原,乃由於二疊紀灰岩侵蝕後,其上之黃茅埂系陷落所成。馬湖亦在同一岩層之上,以同一原因構成,惟下陷較深,故成爲湖泊。黃茅埂系之岩石,則多組成高山如五指山及黃茅埂是,因其極耐侵蝕,故亦成斜坡地,爲最好之牧場及農田。三疊紀之岩石,薄而易被侵蝕,故不能成一特別之地形。侏羅紀之砂岩,則成平坦而連續之山脈,如黃丹一帶是。其頁岩殊易於風化,成平坦之斜坡地。白堊紀地層,亦較軟成丘陵地後,極便耕作。

(二) 鑛 產

一切鑛物之出露,皆與地質有關係。蓋某種鑛物之出於某種地層,屬於何種時代,皆秩然不紊。故調查鑛物首須了解該地之地質明晰何種地層無鑛,何種地層有鑛。乃據地質之分佈及出露之情形,爲探鑛之標準。然後能尋求鑛產,爲開發之準備。非徒僅據官書傳說,鄉人告語,即認爲鑛藏豐富,五寶俱全也。

雷馬峨屏及大涼山一帶,夙以鑛藏豐富著名於世。考其含鑛之地層有五:一爲奧陶紀石灰岩。二爲二疊紀石灰岩。三爲二疊紀玄武岩。四爲黃茅埂系頁岩。五爲侏羅紀砂岩。

奧陶紀石灰岩中之鑛,多爲方鉛鑛,皆成脈狀。分佈不規則,而產量不豐。在雷波沙灣之鉛鑛,即屬此類。此種灰岩中,亦產黃銅鑛,量亦稀少。

二疊紀石灰岩，爲本區中產礦之主要地層。最重要之礦產，爲方鉛礦及輝銅礦。方鉛礦成脈形，可成大規模之礦床，多與閃鋅礦共生。如獐子村、高家山等地所產是。此等鉛礦，含鉛在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爲鍊鉛之佳礦。以前羅正冠在雷波知縣時，誤以爲含銀鉛礦，在獐子村大事開採，用以鍊銀，致蒙絕大之損失。輝銅礦亦成脈形，多在石灰岩頂部保存完善之區，有時與藍銅礦及孔雀石等伴生，並產自然銅。此因二疊紀石灰岩上，即爲玄武岩及輝綠岩之厚層，銅礦本產在玄武岩中，經風化及雨水溶解之後，乃沉積填充於二疊紀灰岩之罅隙中，爲次生富集之礦。故所有銅礦，皆成脈狀。又因輝銅礦溶於水後，銅質析出，遂成爲自然銅。多生於銅礦附近泥土中。然自然銅之產量，並不豐富也。二疊紀之礦產，在本區中，當以銅礦爲最有價值。蓋其分佈較爲廣大。昭覺所屬，尤爲著名。如烏拋山及挖苦山，皆曾經開採，卓着成效者。但現已陷入夷巢，不易深入。

二疊紀之玄武岩流，爲本區銅礦所從來之地層。故亦含銅，多成爲孔雀石等，成分稍差，而分佈則廣。凡有玄武岩輝綠岩之地，多其痕跡。

二疊紀之黃茅埂系，爲本區古生代煤之產地，多出露於本系下部。有煤一厚層，全厚約三尺，質極硬而光澤強，灰分頗多。着火不易，土名爲石炭。分佈頗廣。凡有黃茅埂岩石之地，皆有之。如黃螂、馬湖、牛吃水一帶是。因本區木材燃料豐富，故未盡量開採，已開採者，僅龍華寺西側之紅岩壩耳。在大涼山內，黃茅埂系中，含有多量之瑪瑙。此等礦物，多爲填充所成，若從事大量之發掘，亦有經濟價值。

侏羅紀岩石爲產生煤鐵之重要地層。在大涼山中，侏羅紀皆

含薄煤一二層,每層厚約一尺,極少開採。在大涼山外,株羅紀多為硬沙岩組成。底部有煤二層,或三層,煤質頗佳。在黃丹附近之煤,尤為豐富。而煤層,亦較他處為厚,每層可至三尺。煤層之上,通常有鐵鑛一層,最厚者可到一尺,薄者亦只二三寸,多屬菱鐵鑛。如屏山廣東坪開採,及宋家村,馬邊火谷山,雷波中山坪等地之鐵鑛,均屬此類。亦有成赤鐵鑛結核者,然為量極少。

又屏山附近,下東橋地方之白堊紀地層中,有油質岩一層,分析結果,每噸含油29加侖,似屬良鑛,然而全原僅十厘米,面積縱橫不過百米。此蓋油質岩之一點痕跡,尚無開採價值。

各處之重要鑛產地層,約如上述。惟其真有開發價值之鑛產,則當以銅為第一,其次乃為鐵鉛及煤等。今將各縣調查之鑛苗露頭地點,列表於下,以備參考。

(甲) 雷 波 縣 鑛 產 表

鑛 別	地 名	距城方向及里數	出 口	里 數	備 註
銅	板 板 房	西南 280	金 沙 江	30	曾 辦
	乾 渝	,, ,,	,,	,,	,,
	密 姑	,, 300	,,	100	,,
	家 灣	西北 150	,,	170	,,
	分 水 嶺	東北 40	,,	60	,,
	龍 頭 山	東南 200	,,	50	,,
	鳳 凰 溝	北 130	,,	150	,,
	大 寶 頂	東北 80	,,	100	,,
	黃 茅 埂	西 140	,,	70	,,
	建 昌 垠	西北 ,,	,,	150	,,
	烏 拋 廠	,, 320	,,	260	鳳昭覺境曾辦
	挖 苦	,, 360	,,	260	,, ,,

鐵	蟒 蛇 灣	西北	160	金 沙 江	130	曾 辦
	東 林 鄉	,,	150	,,	140	,,
	牯 牛 垵	,,	200	,,	100	,,
	中 山 坪	,,	130	,,	150	,,
	濠 垵 子	,,	140	,,	130	,,
	古 魚 垵	,,	160	,,	150	,,
	盤 路 口	,,	120	,,	100	未 辦
	沙 灣	東	166	,,	江 岸	曾 辦
鉛	龍 頭 山	西南	200	,,	50	,,
	梅 子 岡	,,	210	,,	40	,,
	大 灣 子	,,	210	,,	40	,,
	火 寶 頂	東北	80	,,	100	,,
	二 坪 子	西	100	,,	90	,,
水 銀	牛 坪 子	西南	130	,,	10	曾 辦
煤	燕 子 岩	西北	,,	,,	2	,,
	普 口	東北	60	,,	100	,,
	祛 裏 密	東	,,	,,	30	,,
	黃 鄉	,,	120	,,	40	,,

(乙) 馬 邊 縣 鑛 產 表

鑛 別	地 名	距城方向及里數	出 口	里 數	備 考
銅	銅 廠 溝	西南 45	永 樂 河	35	曾 辦
	西 安 子	,, 100	河 口	20	,,
	銅 廠 崗	,, 110	,,	25	,,
	大 崩 坎	,, 80	,,	20	,,
	稀 泥 溝	,, 120	,,	30	,,
	廻 龍 溝	,, 65	下 溪	25	未 辦
	陰 戲 崖	,, 40	,,	50	,,
	六 谷 坡	西北 65	,,	30	,,

	先 家 溝	西北	140	馬 邊	140	未 辦
	向 陽 坪	,,	,,	,,	130	,,
	大 垵 坪	,,	170	,,	,,	,,
	花 板 岡	,,	120	,,	110	,,
鐵	火 谷 山	北	100	利 店	20	理 辦
	茶 條 溪	西南	150	河 口	60	曾 辦
	袁 家 溪	南	80	蠻 跳 水	50	,,
鉛	牛 寶 山	北	80	下 溪	90	,,
	橙 子 崖	西北	110	下 溪	85	,,
	烏 拋 垵	,,	170	馬 邊	170	,,
	西 安 子	西南	100	河 口	20	,,
煤	小 溝 汛	西北	130	馬 邊	120	現 辦
	涼 山	北	65	下 溪	25	,,
	曾 家 溝	西南	120	河 口	30	曾 辦
	河 口	,,	70	馬 邊 河	江 岸	,,

(丙) 峩 邊 縣 鑛 產 表

鑛 別	地 名	距城方向及里數	出 口	里 數	備 考
沙 金	沙 坪	東北 70	大 渡 河	近 岸	現 辦
	毛 坪	,, 140	,,	,,	,,
銅	蠻 河 壩	東南 70	沙 坪	77	曾 辦
	沙 墩 耳	,, 10	,,	80	,,
	楊 柳 溪	東 20	,,	50	,,
	琵琶 岡	,, 60	,,	40	,,
	牛 岡 子	東北 70	,,	45	,,
	黃 泥 岡	,, 70	,,	15	曾 辦
	鉛 山 岡	,, 80	,,	40	,,
	銅 廠 坡	西北 150	白 灘 渡	45	,,

	鳳 凰 嘴	南	6	沙 坪	77	,,
	槲 栗 坪	,,	40	,,	130	未 辦
鐵	中 岡 子	東北	70	,,	45	曾 辦
	流 黃 水	西北	100	羅 麵	25	未 辦
鉛	楠 木 園	,,	150	金 口 河	20	曾 辦
	大 火 地	東北	240	毛 坪	60	,,
煤	和 尙 田	東	15	沙 坪	,,	,,
	鐵 壳 嘴	東北	75	大 渡 河	近 岸	,,
	接 官 坪	北	10	沙 坪	60	,,

(丁) 屏 山 縣 鑛 產 表

鑛 別	地 名	距城方向及里數	出 口	里 數	備 注
銅	朝 天 馬	西北 350	黃 丹	30	曾 辦
鐵	宋 家 村	,, 250	清 水 溪	50	現 辦
	黑 迷 子	,, 220	,,	30	,,
	五 雷 山	,, 190	,,	110	曾 辦
	沙 坪 子	,, 250	乘 夷 場	130	,,
	板 栗 溪	,, 240	,,	110	,,
	香 爐 坪	,, 260	,,	,,	,,
	雙 石 嘴	,, 230	,,	100	,,
	廣 東 坪	東 100	,,	50	,,
	濫 池 子	西北 320	榮 丁	40	,,
煤	小 灣 子	,, ,,	黃 丹	20	現 辦
	高 灣 子	,, ,,	,,	,,	,,
	倒 溝 兒	,, ,,	,,	,,	,,
	填 兒 上	,, 310	,,	,,	,,
	碾 房 灣	,, ,,	,,	,,	,,
	大 石 坎	,, 280	,,	,,	,,

大 崖 匡	西北	230	黃 丹	„	現 辦
石 溪	„	50	金 沙 江	8	„
張 崖	„	100	黃 丹	30	„
紅 崖 坎	北	70	屏 山	70	„

(三) 土 壤

本區之土壤,於地質圖上可以見其大概。雖其分佈或有差異,然多少總可以吻合也。

(甲) 成 因

就土壤之地質言,由石灰岩風化所成者,多為粘壤。若為稻田,則極為肥美,出產豐富。若為旱地,則土層淺薄,多雜磚石,土瘦而蓄水力不強。不能耐旱,極難耕種。故此種土壤,在平地則為沃土。其關係全在地形坡度之是否宜於雨水之停積及土壤之保存也。本區此種土壤尚少,多為雜木林地。

由沙岩所成之土壤,帶沙質,多在山地。滲水力强,蓄水力大,為極好之森林土。層次分明,表土多帶灰色,心土多作黃褐色,為種植雜糧之良土,不適於種稻。株羅紀岩層分佈之地,多有之。

由頁岩所成之土,多為粘壤。土厚而滲水力良好,土質疏鬆,土層界線不明,多含腐殖質及微菌,極為肥沃。若為平原,則適宜於種稻,若為山地,則為種植雜糧之上土。此種土壤,在此區域中,分佈極廣,凡志留紀黃茅埂系,及白堊紀分佈之區皆是。

在高山上,由石灰岩所存之土,極為瘦瘠。故覘一山之是否適於農業,當視其山上之石灰岩之多少也。蓋石灰岩風化後,即溶解於水,難成為土壤。且風化後殘餘之岩石,零星散播於地上,防礙耕

作。本區域內之石灰岩,分佈不多。至大涼山以內,石灰岩更少。凡黃茅埂上,牛牛垵竹核昭覺等地,皆屬頁岩風化後,所成之殘積土,故極為肥美。即以高出海面三千四百米之黃茅埂山垵而論,亦到處叢生牧草,及大小灌木。至二千八百米處,則更為大森林。此固本區氣候之適宜,抑亦土壤之肥美也。

(乙) 分 類

又就土壤之種類而分,則本區可得四種土壤:一為邱陵土,二為坡地土,三為高原土,四為草原土。

邱陵土之分佈,皆在大涼山以外。最發達之地方,為沐川龍華寺,及馬邊一帶。其海拔高度,在三百米至一千米之間。皆為邱陵地排水良好,滲水力强,腐殖質多被洗去。然土中動物遺質特多,可以糾正其缺點。是以生產力極强大,宜種稻亦宜雜糧。現時屏山馬邊之農戶,皆集中於此種土壤之上,已無餘棄矣。

坡地土壤,皆分佈於高山兩側。其高度自一千米至三千米。在雷波沿金沙江一帶,馬湖沿岸,及西寧溝等地,馬邊之大竹堡,雪山口,瑪瑙一帶,及蠻子岡等地均是。氣候較冷,腐殖質不易失去。土層顯着,適於雜糧。在涼山中,大部屬此種土壤。因其富於腐殖質,故夷人種植,均不施肥。但行隔年休息法,而收穫仍然良好,可見其肥美。此種土壤,僅開發一部,其他則為森林及荒地也。

高原土壤,為高地上平原及高山上窪地中之土壤。其分佈範圍,由海拔一千米至二千米之地帶。土壤極厚,含微菌及腐殖質極多。土層極鮮明,表土帶灰黑色,而心土帶黃色。土質為黏土。排水不良,極適於作稻田。如雷波之黃螂,峨邊之化林坪,及大涼山中之竹核垵與昭覺河沿岸之地皆是。此等區域,極有價值。然皆屬

夷人盤據之區，多未開發殊爲可惜。

草原土壤，皆分佈於高山之頂，多在海拔三千米以上，日積月累，狀如泥炭。高山地多平坦，積水成潦，沮洳潮濕，極適牧草之滋生。此等土壤，在性質上固爲肥美。然以其位置太高，氣候太寒，不適農作。故爲牧畜之最好場所。在涼山中，最特別之處，即爲雨水豐富，土多黏壤，不如其他邊地之終年苦旱，而土薄石多。故高山之上，尙多池沼，水草亦多。故此等草原土，雖不宜於農作，而確爲牧畜業之理想地點。現時利用者僅其一小部，未能發揮其經濟上之價值。

以現時獯獯據居之地而論，凡雷波以西，昭覺以東，美姑以北，峩邊以南之地，皆無邱陵土壤。其中之坡地土，約佔十之五。高原土約佔十之三。草原土約佔十之二。高原土及草原土，皆不爲夷人重視，尤有盡量開發之價值也。

第八章 開發大小涼山之商榷

現今雷馬峨屏四縣之唯一嚴重問題，爲涼山獠羅之騷擾。清代對此問題之處置偏重於防守工作。沿邊要地，安置防汛，遍駐重兵。計雷馬峨屏各地，共設副將一，參將二，防軍一萬數千人，汛地及分卡多至一百九十餘，年耗餉銀三十萬數千兩。而獠羅出沒爲患者如故。於無可如何之中，乃定作質當差與保路包山之制。並設夷官，崇其爵賞，以收其心。而終清之世，成效邈然。逮乎民國，邊政不修，防軍內撤，夷焰日熾，於是二十年間，雷馬峨三縣之人口，由十六萬驟減爲六萬，土地喪失其半，而昭覺一縣，全入夷人掌握之中。及今沿涼山一帶之人民，日處水深火熱之中，家產蕩拆，親族流離，求生無路，惟有就夷人淫威之下苟延殘喘而已。情境之慘，非言可喻。而夷人肆其毒焰，有加無已。方厲兵秣馬，以向漢人。若再有不法之徒，屈身事虜，加以組織，則十萬之衆，可以立聚。將使東之叙瀘，西之建昌，北之嘉樂，不安枕席矣。禍機之烈，寧不可懼。夫涼山介在腹地，本非邊隅，乃成腹心之大患，蓋非獠羅之強，實漢人從不加以注意，視成甌脫之區，執政者安於羈縻，不思澈底開發，使之化爲漢人土地，以致養癰成患，貽害千年，長此以往，將不可收拾矣。

世人對於邊地，皆以窮山荒野視之。故能者不往邊地服務，富者不向邊地投資。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之訓，蓋已深印於一般士大夫之腦海中，牢不可破矣。而不知雷馬峨屏之非一般邊地可比。

以言其地位之重要，則扼叙府建昌之中心。北出嘉定，可通成都，南渡金沙江，鄰接雲南，實川南之中樞，西陲之要地。故據其地者，可以北擾成嘉，東侵叙瀘。昔武侯北伐，先事南征，以除腹心之大患，實攘外必先安內之意。且涼山橫塞叙府建昌之間，因獠獞盤據，交通爲阻，行旅之往來，輒繞越千數百里。費時間，耗財力，莫此爲甚。今建昌千里之地，半未開發，亦由與內地隔絕之故。誠能溝通涼山，則不獨開發雷馬峨屏，亦所以開發建昌各縣也。又近人侈談開發西康，而西康土地磽瘠，其糧秣之所資，將惟建昌是賴。現在建昌未闢，不能爲強有力之後援，則開發西康之說，亦徒囂塵上而已。故欲開發西康者，當先開發建昌，而尤當先自開發此在漢人腹地中之大小涼山及雷馬峨各區始。

以言涼山出產之豐富，則烏拋山之銅，獐子村之鉛，中山坪之鐵，盡人皆知。而雷馬峨屏各縣產鑛之地，已知者達九十餘處之多。天產豐厚，實可經營。至其地之適於農耕，尤非其他邊地可比。蓋此區多頁岩，風化之後，皆成良壤。雖在海拔三千米之斜坡地面，猶可耕種。大小涼山中，夷人不施肥料，不善耕耘，間年栽種，即可收穫。若再加以人工，施以肥料，當可連年耕種，有大宗雜糧之出產也。且涼山高處之草原地，約佔全面積十分之三，地勢平展，水草豐肥，皆爲經營牧畜事業之良地，而川省不可多得者也。又涼山中心美姑及西溪二河沿岸，海拔較低，地勢平坦，極適於種稻。其他高平之地，如竹核昭覺一帶，更爲產米良區，經營開發，極爲容易。至若雷馬峨屏現時淪失之區，皆昔年曾經開發之熟土，雖已漸就荒蕪，收回整頓，至爲簡易也。

以言涼山氣候之適宜，則雨量常在一千公厘左右，溫度雖稍覺低下，而較之西康青海等不毛之區，則又溫暖多矣。夫移民實邊，最

難者爲氣候之適應。若氣候不適，則墾民不能居住，農業不易開發。於是食料不易接濟，人口不易繁殖，而成效難圖。今涼山區域之內以土壤適宜，氣候之溫潤，其在農業上開發之價值實與下川南各地不相上下，實爲一理想之墾殖區域。若能有一良好之開發計劃，澈底執行，能使墾民安居樂業，世外桃源，未有不欲嚮往者。

四川內地，人口過剩，而西陲邊地，則地廣人稀。故移民實邊，乃爲當今之急務。然如在松潘理番一帶，地皆苦寒，土壤磽瘠，難資耕作。氣候亦與內地大殊，居者苦之，而鑛產亦屬稀少。故其地在漢人掌握之中，已數百年，而荒蕪如舊。此固人力有不及，實亦地勢及氣候之限制，有以使之然也。至若西康之地，高山深谷阻隔實多，宜農之區，更爲稀少。且鑛產亦不多見，僅可謂爲邊防要地，非殖民之區域也。

而在涼山本部，東西凡四百里，南北凡八百里，約共三十餘萬方里之面積，現有猓，合黑白夷計之，爲數僅及十萬。至收回涼山之後，以該區地土之肥沃，每方里之地，至少可容十人住居，則涼山本部，即容猓寄居其間，亦可容墾民二三百萬人，誠西南不易得之殖民地也。夫涼山之地位如此其重要，出產如此豐富，氣候如此適宜，皆非其他邊區所可及。而與西南國防有關係之西康，又將惟涼山之開發是賴，是開發涼山，始有非常之價值也。

涼山之重要，歷代皆知之，故清廷不惜傾四川糧額之半，以充雷馬峨屏四縣之軍實，爲防猓之用。歷來談涼山夷務及開發涼山者多，而成效甚少，此概皆因失之於支節整理，未能顧及全體之故也。夫猓之第一難制，爲頭腦太多，無一中心人物，可資鉗制。漢人歷來所辦夷務，如安撫也，則此服彼叛；如防堵也，則此靜彼亂；如剿辦也，則此戰彼和。故欲箝制涼山中之少數猓，以收復全體，猶治亂絲，

實屬不可能之事。其能治也，當從快刀斬亂麻之古訓。

所謂快刀斬亂麻之辦法，並非全恃武力。當於武力之外使政治與民衆事業，相互維繫。而其惟一要旨，在使此區域與現行縣制之各區，各不相混，成一純粹之墾殖區，於官督民辦之下，作成整個的政治組織。使此區成爲生氣蓬勃，公平正直之樂土。其進行之辦法，分爲三項，同時進行，即武力蕩平，法制立信，及墾殖開發是也。茲畧述梗概於下，以就教於邦人君子之前。

(一) 武力蕩平

所謂武力蕩平，係專對涼山猓羅而言。夫猓羅盤據涼山，數千年於茲，猶不能沐浴王化，日肆刼奪漢人，實屬自陷賤劣。所謂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之防堵安撫等政策，早已試驗失效矣。故用武力以掃除敗類，實屬不得已之事。昔道光十七年，馬邊夷人滋事，四川總督蘇廷玉、成都將軍凱章及提督張必祿，會同奏請撥餉三百萬，調漢土官兵二萬人，由峨邊、越嶲、馬邊分道進剿涼山，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奏上，奉嚴旨詰責，以爲各邊夷務，自來無此辦法。原奏諸臣，並降黜有差。至同治十一年，邊事日壞，峨邊通判于騰，乃請兵剿剿；以爲畧中支應夷人一切賞卹，夷目，夷約工食，及說事夷人往來米、酒、布、匹等項，每日開支十餘兩或數十兩不等。廳署入不敷出，不勝其擾。乃請調兵專剿黑夷，乘勝移師諸夷寨，令縛獻首惡，軍前正法。悉還所擄人口畜牲，爲長治久安之計。書上奉批切責，謂黑夷亦天地所生，豈容盡滅，況滅之亦豈易言，斷不可行云云。蓋前清政府，對關心夷務者，不以爲危詞聳聽，即以爲好大喜功。切責不已，嚴譴隨之。朝廷以之率督撫，督撫以之率縣吏。養成風氣，莫敢或改。於是猓羅侵我土地，擄我人民，遂成爲事所當然，不足以動社會之聽聞矣。然

而天地間之奇辱大恥，即在乎是。此而不投袂興起，將養成劣根性，即亡國滅種之慘，胥可無動於中。故用武力以蕩平涼山，乃爲必取之政策。

進取涼山，用兵不在乎多，有精卒萬人即足。但須屬於同一指揮之下，其系統一致，或進或退，皆可互相策應，方可應付裕如。夷人從來無組織，未經團體之訓練，無新式之武器，無充足之子彈，僅恃險負固，出沒山林是其長處。若臨之大兵，則戰勝之券必操之於我也。

昭覺故縣，處大涼山獠獍巢穴之中，由建昌至昭覺，僅一百八十里，皆康莊大道，極易通行。而縣城附近，田連阡陌，農產極富。故當先由建昌，規復昭覺。據糧秣充足之區，握交通便捷之地，以扼涼山之背。然後由雷馬峩越各縣，同時進兵，則涼山雖有十萬之衆，不難一鼓蕩平。歷來征伐涼山，多由雷馬一帶進兵，路途既險，糧秣困難。且黃茅埂東側險峻，西側平緩，夷人扼黃茅埂之東，據險而守，即成天塹，漢軍遂無法飛越矣。至昭覺收復之後，即無轉運糧秣之煩。又深處獠獍巢穴之中，東入涼山越牛牛垵以臨黃茅埂之西側，路皆平坦，甚少艱險。故由昭覺，以取涼山，則黃茅埂失其險要，當無往而不利也。

黑夷好亂性成，又自命高貴，不與漢人同化，故與漢人爲難，歷世無改。故對待黑夷，當以剷除兇惡爲唯一要着。即不完全消滅其種族，亦當使其失所憑依，不得不與漢人同化。其最有效之辦法，爲將較爲馴和之黑夷，分移內地，使其自耕而食，習勤習禮，或能改其粗暴之根性，常與漢人通往來，結婚媾，方能漸進於文明之域也。

白夷原爲漢人轉變而來，然多歷世代，其奴性早已養成。且爲虎作倀，忘其本源，其作奸犯科，與黑夷之爲惡實不相上下。故當毫不寬假，翦除其狡詐者。至其渾渾噩噩之流，則情有可憫，抑亦黃帝

子孫，當勤施教化，令其歸真返璞，同爲涼山之墾民，亦就地取材之意也。昔之談夷務者，每欲聯絡白夷以排斥黑夷，是不知白夷之地位，較漢奸尤爲接近黑夷，其生活習慣，早已完全墾化，已爲獮羅之一份子，安能復爲漢人用乎。

在軍事期中，即當清查涼山戶口，將黑夷白夷，如上所述，分別處理。其存留涼山之白夷，則與漢地墾民，同編爲保甲，以便管理。所有夷人武器皆由政府沒收。所有被擄之難民，皆送回故鄉，令其家人完聚。以前之保路包山及作質當差等制，一律廢除。一切治安及墾殖事業，皆由漢人官民自行處理。夷人既經分散，復無槍械可憑，自無死灰復燃之可能矣。

雷波至建昌之大道，關係涼山之開發及雷建一帶之治安，至爲重大。當於軍事初期，迅速完成，於經過之要地，如田家灣美姑竹核等處，設置重兵。並於沿途尖宿之地，設置汛地，以保護旅客及商店，而樹墾殖事業之初基。

對涼山用兵，如過於迅速，則夷人挺而走險，亦非所利。當用積極之精神，穩健之步驟，循序而進。得一地即開發一地，組織墾區，以推動各項事業。得一支夷人投誠，即徹底解決一支夷人，毫不假借。則漢人勢力日盛，夷人勢力日蹙，行之數年，即可奠定全區，闢三十萬方里之沃壤，可爲我三百萬同胞增加一居留地。而雷馬峨屏及建昌各屬之曾經獮夷佔據而不能耕種者，亦將因夷患永息，而可大事開發，猶可容百萬以上之人口。則全區可容納之人口，至少在四百萬以上。雖西康青海之大，其能移殖之數，恐猶不及此也。

(二) 法治立信

軍事成功，同時即當以法律維繫人心，不分漢夷，同等待遇，方能

樹永久之基礎。以前對於夷人之犯法行爲，即殺人越貨之事，亦予以優容，故養成夷尊漢卑之習慣。夷人見無所制裁，即不知殺人越貨爲犯法。稍有拂意，即可爲所欲爲，養成忘自尊大之習慣。故涼山平定之後當嚴厲執行法紀，夷人犯事，亦同科罪，並不寬宥。則夷人知所驚惕，不難變野蠻爲馴良也。

邊事之敗壞，固由於夷人之難制，而夷人之難制，每由於漢奸之勾通。蓋漢人之虛實，皆由漢奸洩漏之。夷人之槍械，皆由漢奸供給之。甚至有勾結夷匪，殺人擄人，以報私仇者。其倚夷自重，魚肉同胞，實屬罪大惡極，非嚴繩之以法，不足以靖亂源。然處理漢奸，當非常審慎。蓋漢奸之可恨，邊地之人，類皆知之。邊地之漢奸，頗如內地之反動份子，可令談者變色，於是誣譏陷害，皆可以漢奸構獄。毀家滅門之慘，時有所聞。而遭殃者類皆良善，真正之漢奸，則每常逍遙法外莫如之何。此種黑暗之象，非零落之邊區所宜遭受。當以法律爲標準，破除此種恐怖也。

至移居邊地之人民，除別有抱負之士而外，類多無力之平民。其移居邊地，已屬有難言之隱。當盡力以使其生活得有保障，使其所居之社會，正直公平，乃得安居樂業。並須取締土豪劣紳，不使其在邊地存在。人民稍有委曲，即可上達政府，不致爲此種人物所蒙蔽也。

年來墾殖事業之提倡亦曾風行一時，其間欲於邊區作實地建設者固大有人在，然而藉名招搖，別具希圖者亦屬不少。此輩提倡墾殖者，非欲登高一呼，領導羣衆；即懷抱野心，欲於邊地，求一陞官發財之捷徑。并非爲國家爲人民造福利者，實爲墾殖事業之蠹賊。政府當嚴行取締，不使其投機取巧，在邊地剝削墾民以阻將來墾殖事業之發展。此後當使到此區之墾殖團體及民衆，同在一種法律

組織之下。標準既立，則工作方法，全體一致，投機取巧之提倡家，即無標奇立異之可能。而墾殖事業，乃能向一直線上發展矣。

前清時代認邊區各縣爲繁劇之職守，故提高邊縣之地位，對於官吏之選擇，任才使能，亦皆非常慎重。又爲減輕邊區負擔之稅率，即邊區之軍費及建設費用，亦多由省中撥款協助，不以累諸邊民。官吏既少向人民直接征糧納款，即可免去許多貪污之舉動。終清之世，邊民雖苦於夷禍，尙能沾政府之德惠也。近則邊地縣缺，以稅收不旺，竟被視同無足輕重之物。協款既全無，即有賢明官吏，其生活所需亦不得不仰給於人民。而省中對於邊地，實覺鞭長莫及，不與聞問，於是不肖之吏，遂可爲所欲爲，暴戾貪橫，有同霸主矣。二十年來，相習成風，其陰霾慘毒之氣，非可筆述。邊地人民，既日處水深火熱之中，視邊區爲人間地獄，相率向內地遠徙。民國以來，雷馬峨一帶人口之所以驟減，半由於獐獍之爲害，半由於此身爲民牧之不肖長官，乃迫之使走也。故邊地吏治，亟應整頓，貪黷之吏，須嚴加懲戒。然後能示民以信，使其安處，以招徠遠之人。又所任官吏，不獨行品廉潔，且須能力優長，方能推進邊務，主持建設事業也。

(三) 墾殖開發

辦理墾殖，首須注意之事，爲雷馬峨及大小涼山建昌諸屬，皆當劃爲一特別區域，不與內地各縣治相同。現時涼山附近各縣之設立，皆偏重於防夷，故不問所設之縣，土地之廣狹，人口之多寡，交通之便利否也。然邊地情形，與內地實大不相同，強其與內地各縣，同一組織，已屬不倫，而更強其與內地各縣，同負擔等量之義務，尤屬失當。故宜澈底改革，將現有之雷波馬邊峨邊三縣治廢除，與涼山中各地，一律分爲若干之墾殖區，每區設一區長，直接對省府負責。執行法

治并任指揮墾務，組織墾民，維持治安，普施教育，丈量田地，征收糧稅，統計等事。

區政府之組織，當使其極端簡單，而極有威權，事事集中，不容稍有偏假。辦事效率，乃能增加。其工作當以爲國造福，爲民造福爲目的，處處須與民衆合作，尊重民衆之意見。區政府之下，不容有工會農會鄉公所鎮公所等似是而非之民意機關之設立。以杜土豪劣紳之亂謀，則民情得以上達，政治得以健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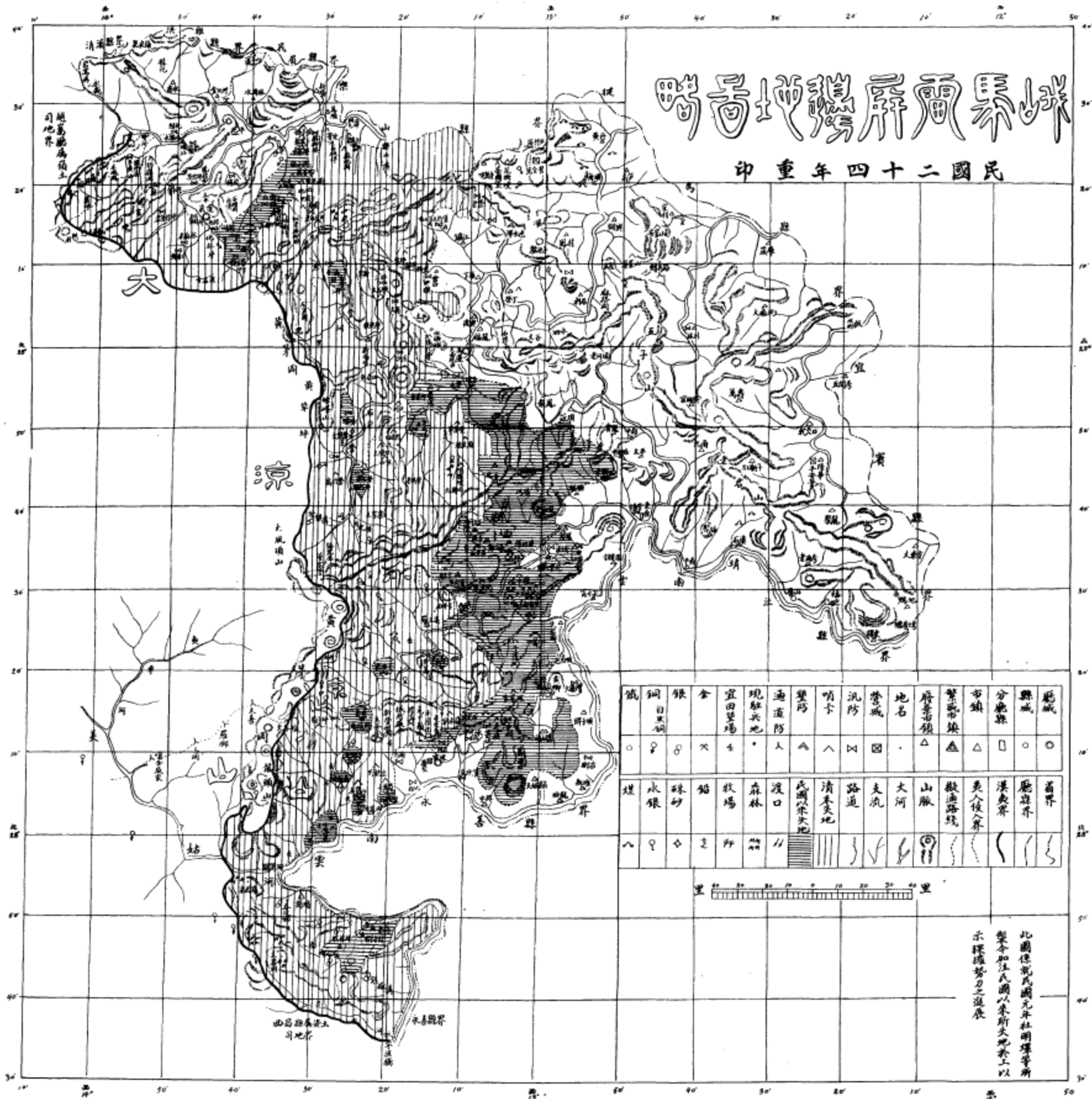
墾區人民，皆由遠處遷來，無朋比之惡習，而其起居飲食之所需，皆不能不互相倚賴，且夷禍近在眼前，尤不能不互相援助。此即組織人民，訓練人民之絕好機會。當由政府加以編制，使成有系統之活動，以養成其合群愛群之心理。然後能守望相助，患難相扶持，而自私自利之心，遂無由得生。人民習於公衆生活，則事事可令其預聞，事事可令其自治。經十年之教訓，可使雷馬涼山一帶風氣丕變。而貪污之官吏卑劣之豪紳不能託足於其間。則今之墾殖區，亦即將來之模範區，行見流風所及，於民族精神之改革，放一異彩。

墾殖區內之道路，爲開發實業之命脈。當使其四通八達，無崎嶇之險。其雷波到建昌一線，須使其可行汽車，以利軍運。其他各線，則以修石板大路，便利肩挑騾馬即已足矣。切不可陷於市俗之見，及時倡修馬路。夫開發雷馬一帶之目的，原爲移民實邊，非求在邊地運財寶來內地。雖開發之後，當然爲生產區域，然在最短期中，總無若干貨物可以運銷內地。以邊地財力之薄弱，民力之可貴。萬不宜勞民傷財，修此無用之馬路，爲壯觀瞻之豪舉也。

開發涼山，首重農業，以其易於從事，易於收効，且易於吸收大量之移民也。但有價值之經濟事業，仍在開發礦產。故當在資本充足之時，着手採鑛。如中山坪之鐵，烏拋山之銅，獬子村之鉛，皆須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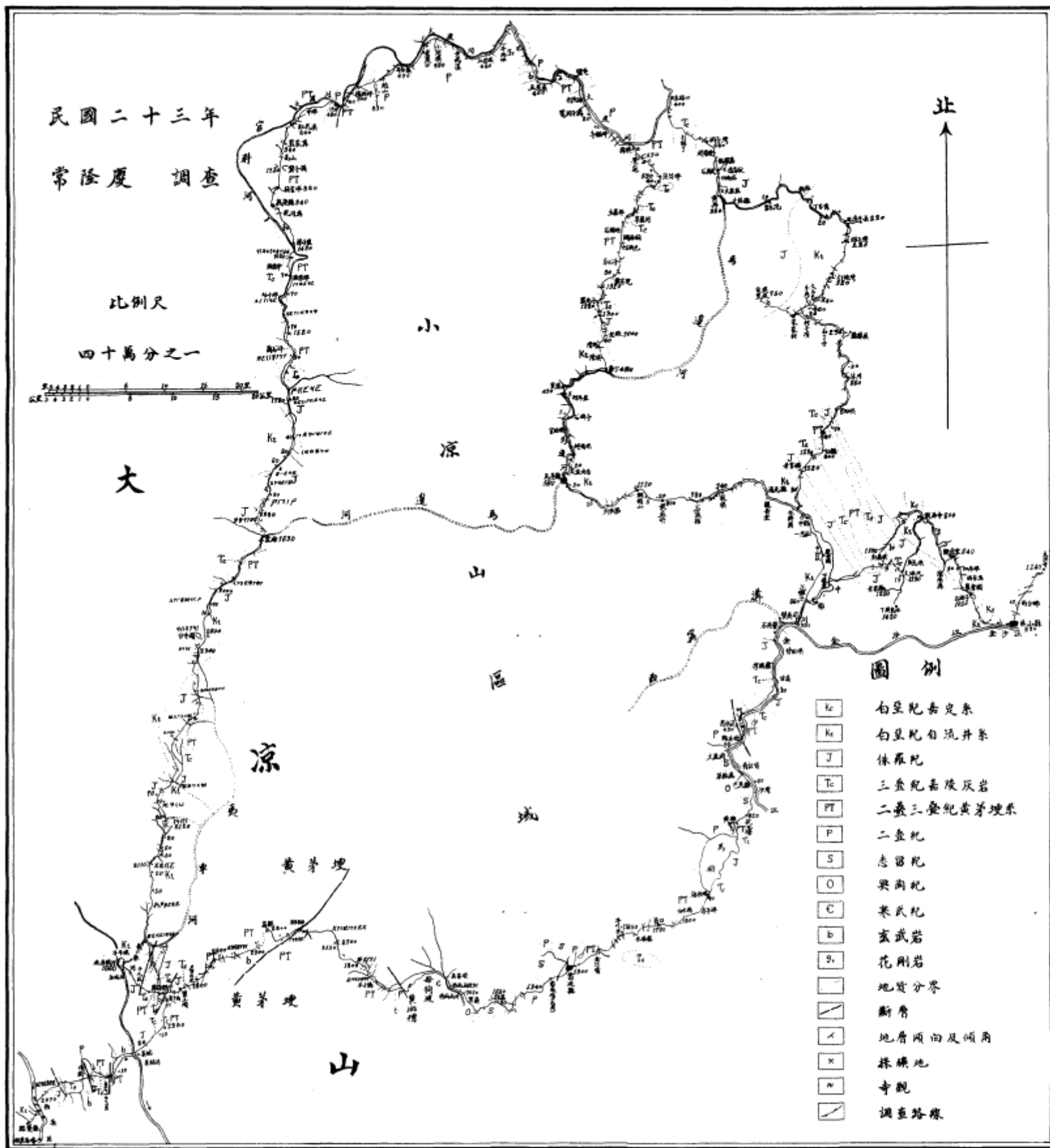
第開發,方能使地盡其利,以福國裕民。有此大規模之企業,即有餘力以擴充各項建設事業。於是由涼山以及於建昌,更遠至於西康西藏,皆可逐漸經營矣。

雷馬各屬,除屏山一縣,仍可設為縣治外,其他各縣,皆須改作墾區。計可劃作墾區之地,為雷波,馬邊,峨邊,昭覺,馬湖,西寧溝,獐子村,田家灣,牛牛坝,竹核,窪海,萬石坪等處。其中雷馬峨三區現時全在漢人之手。其所以設為墾區者,亦為增加墾殖効率起見。其他各地,現仍皆在夷人掌握之中。昭覺一區,為經營涼山,首要之地,當於軍事開始時,即行收回,對開發涼山,乃能得事半功倍之効。至馬湖一區,則介在漢人所居地帶之間,為由屏山入雷波之大道所必經。稍有武力為保障,即可經營,當首先開發。其地有湖山之勝風景之幽,地勢之便,可為各區之冠。而其範圍,北自大寶頂山南至天姑密那古鄉一帶,以至於金沙江岸,皆屬廿年來新近荒棄之熟土,一炬之後,即可耕種,開發之易,成効之速,莫此為甚也。



此圖係就民國元年杜明燁等所製今加注民國以來所失地於上以示擴張勢力之進展

大涼山地質圖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峨屏考察团报告书 雷马峨屏调查记

作者 = 常隆庆等著

页数 = 1 2 4

出版社 = 中国西部科学院

出版日期 = 1 9 3 5

S S 号 = 1 0 5 2 3 6 1 7

D X 号 = 0 0 0 0 0 5 8 8 9 6 7 2

URL = h t t p : / / b o o k . s z d n e t . o r g . c n / b o o k D e t a i l . j s
p ? d x N u m b e r = 0 0 0 0 0 5 8 8 9 6 7 2 & d = 2 5 0 0 6 9 1 7 8 C 3 6 C B 9 2 9
6 0 8 3 1 1 0 E A 2 2 6 7 0 2

封面

版权

目录

缘起

第一章

旅程纪要

第二章

地理

(一)

疆域

(二)

山脉

万石坪山，大风顶山，乌抛山，八溪山

(三)

河流

金沙江，大渡河，官料河，马边河，沐川河，龙溪河，西宁河，西苏角河，美姑河，西溪河

(四)

交通

叙府至雷波，峨边至马边，雷波至马边，雷建通道

(五)

气候

温度，雨量

第三章

猓猓

(一)

种类

黑夷，娃子，白夷

(二)

生活

装饰，饮食，房屋，交通，职业喜庆，疾病

(三)

语言文字及历法

(四)

社会组织

家族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家与家的关系，武备

(五)

夷族分布

附夷族调查表

第四章

夷务

(一)

猓猓之为害

附雷马峨屏四县正征粮税加減表及人口加減表

(二)

民国以前之防夷办法

防堵，附清季雷马峨屏兵备表

安撫，夷官，包山保路，作质当差，附清季抚夷费用表

(三)

民国以来之夷务

第五章

动物

(一)

昆虫类

白蜡虫，蜜蜂，蚕

(二)

鱼类

产地，名称，饲养法

(三)

两栖类

鲃鱼，白龙，青蛙，木槐，疥蛙

(四)

爬虫类

有毒蛇，无毒蛇

(五)

鸟类

害鸟，益鸟

(六)

兽类

害兽，益兽

第六章

植物

(一)

全区之植物群落

乾燥草原带，常绿阔叶林带，落叶阔叶林带，常绿针叶林带，高山草原带

(二)

各地经济植物之调查

木材，药材，工业用品，特产食品，农作物

第七章

地质

(一)

时代

寒武纪，奥陶纪，志留记，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

(二)

矿产

方铅矿，辉铜矿孔雀石，煤，玛瑙，油质岩

附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各县矿产表

(三)

土壤成因

邱陵土，坡地土，高原土，草原土

第八章

开发大小凉山之商榷

(一)

武力荡平

(二)

法治立信

(三)

垦殖开发